



培正輝社離校卅五周年

增刊

孫心平

文章與作者

1.	序	林英豪	1
2.	輝社同學齊集多倫多市慶祝離校卅五周年	雷仲宏, 梁鑑源	3
3.	輝社畢業三十五周年聚會花絮	梁果行	5
4.	輝社離校卅五年慶會	報 道	6
5.	楓葉國的風情點滴	莫伯豪	10
6.	鄭國輝蒞臨東岸	梁果行	12
7.	煙雨迷濛中的魁北克	鄭國輝	13
8.	培正與我	楊寵健	17
9.	給鄭國輝信	江達信	22
10.	金色的獎章, 金色的年華	楊 葱	23
11.	給楊寵健信	余鴻瑞	26
12.	小傳	何應龍	30
13.	哈哈笑	盧遂業	30
14.	小傳	陳賢勵	31
15.	小傳	陳少銘	31
16.	給梁果行信	單倫理	32
17.	給梁果行信	黃漢超	32
18.	初三善	盧遂業	33
19.	至善至正	黃開旺	36
20.	感謝主, 祂重重的使用我	單瓊珠	37
21.	孩童的表情	林桂生	38
22.	衝擊	馮 津	39
23.	中州鴻爪	鄭國輝	41
24.	江逸峰世姪婚禮後感懷	鄭國輝	45
25.	輝社江達信同學喜作新翁	梁果行	46
26.	麻省偶憶	陳鈞賢	48
27.	蟹佬的故事	雷仲宏	49
28.	逆子	胡露施	50
29.	記尼亞加拉瀑布遊	羅柏泉	52
30.	給鄭國輝信	蕭文波	53
31.	給鄭國輝信	張啓滇	53
32.	給鄭國輝信	鍾銘鈴	53
33.	教育有感	趙文權	54
34.	父母心	趙文權	55
35.	骨肉情	趙文權	57

36.	人生雜感之二	趙文權	58
37.	牛拉松	司徒民	59
38.	給梁果行信(一)	莫伯豪	60
39.	給梁果行信(二)	莫伯豪	61
40.	花旗參種植巡禮	劉湛平	62
41.	孝道與老人問題	趙榮光	64
42.	評柏楊	雷仲宏	65
43.	改善學生的粵語程度之我見	雷仲宏	66
44.	給鄭國輝信	楊寵健	67
45.	聞雞起舞	司徒民	68
46.	良賈深藏	盧遂業	69
47.	我地重有無啤酒	司徒民	70
48.	給鄭國輝信	雷仲宏	72
49.	香港之旅	梁果行	74
50.	廣州之遊	梁果行	78
51.	多倫多輝社同學歡宴林英豪校長	雷仲宏	79
52.	流月去無聲	盧遂業	81
53.	相囑	盧遂業	82
54.	編後話	鄭國輝	83
55.	財政總結與預算		87
56.	部份輝社同學修正地址		87

序

輝社同學在一九九二年七月上旬齊集多倫多，舉行離校卅五周年大會。各地同學連家屬參加逾七十人。兩代歡敘無間，氣紛溫馨融洽。同學們重溫昔日何文田生活趣事，又得張亦文，張啓滇二老師前來參加，確是難得的盛會，我夫婦在同年七月下旬移居多城，錯過了和輝社同學晤面機會。其後由國輝，仲宏，福年各位暨參加同年十二月卅日輝社同學敘會時獲悉當時各項多姿多采的活動，並決定出版特刊以紀大會盛況。

一九四八年秋我回香港母校服務，當時輝社同學尚在小學四年級肄業，按母校傳統，升上小五才成立級社，而每年舉行之全校運動會，小五以上學生方可參加競賽（自是編入丙，丁組。）輝社同學在運動場上初試啼聲，觀眾大喊“一把火加油”之聲不絕（輝社社旗以火把為徽號）。輝社同學體育精神之表現，已深深印入師生及校友們的腦海中。我認識輝社自當時開始。其後輝社同學升入中學，我當時授初中二及初中三數學科，與輝社同學兩載朝夕切磋，感情日深，同學離校後亦時有往還，亦師亦友，今輝社同學在海內外各處均有良好建樹，同學間聯系緊密，敬師重友，發揚紅藍精神。足見

輝社成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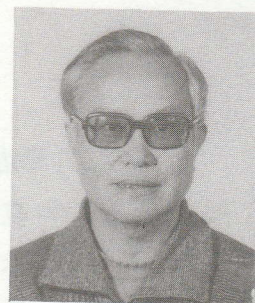
社友情深

謹祝輝社同學今後

友誼永固，家庭生活愉快

林英豪 一九九三年夏於多倫多





張啓滇老師

紐約同學和黃啓堯，
馮秀華，吳華英，
許明光四老師



林英豪校長



鍾銘鈴老師金婚紀念



張亦文老師鑽婚紀念

輝社同學齊集多倫多市慶祝離校卅五周年

雷仲宏, 梁鑑源

一九九二年是輝社離校三十五周年，北美洲同學早已決定熱烈慶祝了。其實這次慶祝是分兩方面進行。在靜的方面，我們印發了 '培正輝社離校卅五周年' 特刊，以報導同學近況及本社活動消息。同學均踴躍撰文。這刊是由三藩市同學負責：鄭國輝主編輯，胡露施中文打字。他們在上次籌備三十周年紀念刊中累積了不少經驗，這次真是駕輕就熟，刊物於是順利地在六月面世了。此刊加強社員的聯繫，使大家可以藉以懷舊。在動的方面，大家已老早決定在七月初齊集於多倫多搞個大集會，這就是本文要詳細說的。籌備責任當然落在多倫多同學的身上了。

最初，主要籌備委員是盧遂業和倪福年。在一九九一年間多倫多同學曾經開了兩次初步會議，討論關於怎樣籌備這次聚會。後來盧遂業去紐約任職，而倪福年又有要事回香港，於是在一九九二年三月的一次集會上，推舉梁鑑源主理此次籌備事務。其他委員都是附近同學；李宗辰，雷仲宏，何其俊，倪福年，潘福輝江美蘭夫婦。在尚未正式定下地點及活動範圍前，委員先要做些聯絡及準備工夫。尤其是用膳情況，梁鑑源及李宗辰曾去過數間餐館酒樓，先嘗味道，才可比較各處的平貴好壞。有了充份的資料，便可草擬節目，及發信通知各地同學們。六月初接到同學的熱烈反應及提議。委員會作多次檢討，直至第五次委員會議才全部確定活動細節。現在要提一下的是：依照本社美洲東岸以往習慣，慶祝活動會要請培道五七年翔社同學參加的，理由是大家都相熟，更何況有些培道同學還是本社 '社嫂' 呢！今次培道籌備委員是盧遂業的姊姊張盧而簡。

這次真是輝社在北美空前的活動。參加的培正培道同學及家眷合計有一百人。大部份是來自美國東西岸及加拿大，亦有由海外迢迢萬里趕來的：上屆社長趙榮光（香港），林桂生（德國），蕭沛錕（澳洲）。到賀的貴賓有張亦文老師（二四年級群社）及師母，張啓滇老師（四零年毓社）及女公子肇淇（六九年昇社），加東培正同學會會長劉輝醫生（三八年融社）伉儷。其他還有江達信弟弟江達旋夫婦（六八年仁社）和多年沒有見過面的黎偉庸及太太。

我們的第一個節目是在七月三日晚假九龍燒臘海鮮酒家敘餐，也可說是歡迎晚會。本地同學先到，不久其他同學亦陸續來到。許多同學在卅五年來都未見過面，首次重逢，自然有說不盡的話，講不完的事。我們大部份都是面貌依然，活力不減，惟頭髮略露歲月的痕跡而已，故此大家仍然認識，不需全靠身上佩戴之 '名牌'。老友相逢，定要拍照留念，一時鎂燈四閃，此明彼暗。不覺時間不早了，聚餐就在八時正式開始。首先由梁鑑源致開幕詞，並介紹嘉賓給大家認識。當介紹至張啓滇老師時，大家不約而同地大叫 '夾衲蓋美女 ...'。這廿一字是老師教同學記憶電動次序表的口訣。離校多年，大家仍是記憶如新，可見張老師教導有方！張亦文老師雖已屆九十高齡，仍是容光煥發，談笑自若。繼由李澤洲致詞，勉同學們以後多聯絡。鄭國輝代表三藩市區同學致詞，並介紹刊印 "培正輝社離校卅五周年" 特刊的經過。以

後侍役正式上菜，大家仍是盛年，狼吞虎嚥，不在話下。這樣，第一次聚會就在很歡樂的氣氛中結束。外地同學多宿於市中心假日酒店，離餐館僅數街口之遙，況且當晚天氣溫和，於是大家一同散步回酒店，一面走一面敘舊，亦一樂也。很多同學還在酒店暢談至深夜。

次日早上我們乘巴士旅遊多倫多市。兩輛旅遊巴士早已在假日酒店門前等候，不久即出發。我們遊覽多倫多市中心，市政廳，安省議會大廈，多倫多大學，高級住宅區等。車子一面慢慢走，司機一面解釋附近名勝及歷史沿革，說話風趣，製造不少笑料。沿途停站共三次，讓各人下車閒談拍照。多倫多同學平日忙於工作，未暇理會市區細節，今天得這個機會欣賞名勝，可算是外地同學之賜。最後巴士停於湖濱酒店。此酒店座落於安大略湖北岸，對面最遠處是美國，近處是由數島合成的中央島。同學們稍作瀏覽湖邊景色，隨即登上二樓餐廳午餐。我們租用整個會議廳，故可操用自如，不受外界干涉。大家一面吃，一面高談，一面遠眺窗外湖景。午餐後，大家拍照留念，培道同學及家人先拍團體相，然後輪到培正。結果發現培道的先生們竟有多人是培正男兒漢，由此可見兩校聯辦活動的好處。散席時已是二時，以後就是自由活動，有的探親，有的相約聚舊，有的忙於找網球場與老友較量，真是各適其適。

七月五日(星期日)晚上我們在香山酒家舉行歡送宴會。到場者共百零五人。在未開宴前，我們已約好酒家開一套房，以討論推背圖。這預言書是唐太宗時袁天罡及李淳風的合著，預測中國二千餘年大事，由鄭國輝主講，間由雷仲宏補充，聽眾約五十人。因時間只限一小時，只能討論我們正在生活中的四十至四十五象。八時晚宴正式開始。席上異常熱鬧，許多人發言，尤其是盧遂業，鄭國輝，梁果行，各人妙語連珠，使氣氛增加不少。這次菜單最特別的算尾棧，除了甜品外，另加荔枝。許多同學由小鎮來，這是多年來首次嘗到中國果品，視之如獲至寶。黃開旺致詞，介紹三藩市同學贈送的卅六吋大蛋糕，是由該處包裝直接帶來的。我們請張啓滇老師主持開刀禮。他先在蛋糕上縱橫各切一刀，以後的事就由酒家服務員負責了。李澤洲見眾人都吃得肚滿腸肥，有暇聽他說出怎樣慶祝五年後的離校四十周年。他於是主持投票，以決定下次慶祝的大綱。大家同意在一九九七年六月前分別在香港及三藩市舉行慶祝。最後，大家起立，合唱校歌及校旗歌。三日的盛會於是正式結束，同學們在歡笑中握手言別而離去。

正式宴會雖已結束，但餘興還是未了的。美加州大群同學聯同去加東遊玩數天，然後回家。本社又請同學們寫些文章，紀念這次盛會，以便在培正同學通訊及將來的社刊發表。

在此值得一提的，未來多倫多聯歡前，三藩市同學在六月二十日作一小聚會。一部份同學又先去美東，由江達信設宴相聚。這樣，一些未能抽暇來多倫多的同學也有機會跟其他同學相敘了。(見鄭國輝的新聞簡稿)

這次盛會的成功，除了得多倫多培正培道籌備委員盡力外，各同學合作才是最重要的關鍵。真是大家的成功！預祝下次慶祝辦得成功！

輝社畢業三十五周年聚會花絮

梁果行

一九九二年七月三日至五日，輝社同學舉行離校三十五周年聚會，地點是多倫多。雷仲宏兄和梁鑑源兄，已將盛會過程詳細為文。鄭國輝兄再挑大樑，身任主編，吩咐筆者寫一些花絮助慶，筆者覺得義不容辭，於是再執禿筆，使盡九牛二虎之力，撰短文如後：

* * *

七月四日早上，一部份輝社同學，步行去唐人街吃早餐，大家選了‘食為先’餐室。升堂入室之後，筆者看見一對聯，甚有意思，特錄下和同學分享：

“冷暖人間難見本來面目，糊塗世界顯明各樣心腸。”

今次三十五周年敘會，同學們覺得時光倒流，和三十五年前一樣，大家赤子之心，無需裝模作樣，盡顯本來面目。我們分桌而坐，每桌點了兩碟芽菜炒麵及粥品。餐館正值忙碌，筆者桌上先來了兩碟炒麵，但胡露施同學那桌卻要等候。我桌同學，於是發揚紅藍精神，先將一碟傳去鄰桌，此所謂有福同享也。

當筆者起立送完炒麵之際，鄰座有一位中年先生，以為筆者是侍應生，便向筆者叫菜。筆者當時和同學在一起，心情愉快，為不想掃他的興，便將錯就錯，假扮侍役，一聲‘攞掂’，向餐館人員替他叫菜，演了一幕‘張冠李戴’。

* * *

七月四日晚自由活動，幾位光班同學在三和飯店聚餐，到會有李佐明夫婦，李宗辰夫婦及公子，趙文權夫婦，梁果行夫婦，及雷仲宏兄。宗辰兄風趣不減當年，頻頻勸食。冷盤中有一樣是雞腳，宗辰兄大公子在加拿大出生，筆者知道他可能不習慣吃雞腳，於是提議他嘗試，正如盧遂業兄的“太浩湖集會”詩云：“要叫人生多嘗試”。他起初面有難色，後來宗辰兄替他打氣，結果他鼓起勇氣，吞下雞腳。繼續上菜，其中一道是炸鵝鶉，筆者沒有下筷，宗辰兄勸食，筆者答道不敢食鵝鶉，宗辰兄說：“你膽大包天，竟然不敢食鵝鶉，無人信也。”引得筆者大笑。想來自己勸宗辰兄長子食雞腳，自己卻不敢食鵝鶉，的確汗顏矣。

* * *

七月五日下午，筆者和鄭國輝及趙文權在唐人街散步，討論晚宴節目。國輝兄想起盧遂業的“太浩湖集會”詩中，用輝社同學姓名砌成，甚有意思。為製造笑料，國輝兄提議筆者詐傻扮矜，在席間請遂業兄解詩意。其中一句是“不可捉摸少銘嫂”，筆者故意讀成“不可捉，摸少銘嫂”，遂業兄富於幽默感，當場解釋詩中原意。國輝兄乘機趁熱鬧，故意誤解“要叫人生多嘗試”一句，加鹽加醋，令各人捧腹不已。

* * *

在輝社三十五周年特刊中，莫伯豪寫了一篇“浮生的浮雕”，文章香豔纏綿，緊張刺激。伯豪兄自稱酒徒，但願長醉不願醒。筆者自號半醒老人，伯豪兄一時興起，自封半睡老人，半睡半醒，一唱一和，堪稱難兄難弟。

在伯豪兄的大作中，引經據典，其中“羊角哀與左伯桃”的典故，竟然考起輝社全部到會的同學。七月五日晚大家在香山酒家聚餐，筆者趁著機會，飛象過河，從樓上走到樓下，向伯豪兄當席請教。不過說來話長，不久龍蝦上席，筆者請求暫停，奔回樓上本位先啖龍蝦，然後繼續聆聽，伯豪兄見聞廣潤，聽者得益良多也。

* * *

想當年，何汝顯是踢波子主將之一，如今童心未泯，攜帶波子赴會，可惜同學久未練習，不能組隊比賽。又倪福年在三十周年聚會時，是個人踢毬冠軍，團體組培正小勝培道。筆者曾建議再作比賽，可惜無人附和。汝顯兄和福年兄，今次英雄無用武之地，唯望四十周年聚會時，再顯身手。

一九九二年九月十三日于新澤西州

輝社離校卅五年慶會

慶會分三地舉行：(一)六月二十日在SAN MATEO的海霸王，由社代表何汝顯負責主辦，筵開三席，全是三藩市同學，飯後共赴翁希傑府上吃甜品。翁君夫婦熱情款待，直至深夜方散會。(二)六月二十八日江達信在紐約麒麟閣酒樓宴請遠道而來的吳華英，馮秀華，許明光老師及許師母，並三藩市來的摯友鄭國輝(筆者)。其他嘉賓有紐約同學會的李可喬會長，黃啟堯老師，紐約區的輝社同學和配偶，還有高班學長多人，共二十四人。江君夫婦好客，席上全是海陸珍味。四位老師雖是高齡，但精神矍鑠。尤是以黃，吳二師最為健談。黃老師住長島，往返紐約華埠要取道地鐵，筆者問：「據聞紐約治安不好，有掛慮否？」，黃老師笑答：「吉人自有天相，難道不出街嗎？」。吳老師現住CALGARY，很喜愛此城市的空氣清新，山景奇偉，大有「此鄉不老老何鄉」之感。(三)七月三、四、五日在多倫多舉行一連三天的大會，詳情將由雷仲宏同學撰文寄香港通訊。場面熱鬧，單是同學便有五十多人。有來自德國、香港、和澳洲的。貴客有張亦文老師和師母，張啟瀟老師和千金昇社張肇淇同學，多倫多同學會的劉輝會長和夫人。七月五日六時半，在華埠香山樓晚宴前兩個鐘頭，鄭國輝舉辦「推背圖」講座。劉會長和夫人也來捧場。張啟瀟老師安居於多倫多鄰埠SCARBOROUGH多年，生活頗寫意，最近曾到俄國古巴各地旅行，領略共產餘味。笑謂他「逢請必到，逢到必早，此乃退休人士之心聲也」。因為從士嘉堡到多倫多要轉幾次車，花一個鐘頭以上，啟瀟老師不以為苦。對輝社愛護之情，溢於言表。張亦文老師是廿四年級群社老大哥，但健步如飛，無遜年青人，見到了筆者便問：「我有教過你嗎？」，遺憾是我初中三便離開了培正，未能親聆良師訓誨，亦文師是盧遂業同學負責接送的。多城三日，見到失落了近四十年的舊同學，興奮之餘，終夜失眠，真是飽嘗「孤燈挑盡未成眠」之苦。「孤燈挑盡」只是詩的形象吧。其實是在旅店的大堂和老友「打牙較」至零晨二、三點。總概而言，多倫多大會是一終生難忘的經歷也。



大會主人的
多倫多同學



黎偉庸從香港飛來，
突然出現，中烏從
德國來的林桂生

三藩市灣區
同學在多倫多





樓永靜,梁果行,何汝顯夫婦
在多倫多街頭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三日多倫多會議

多倫多大會上
張啓滇老師和
王曦光,姚慶同



多倫多大會席上
羅文坤,倪福年等



多倫多街頭上--
李佐明夫婦,
潘福輝,江美蘭



於單瓊珠按立典禮
後與到會同學合影



雷仲宏和李宗辰



何應龍



梁鑑源,胡露施,張啓滇老師,
樓永靜於多倫多大會上

楓以葉名，楓葉蘊藏著多少古今騷人墨客的感情與歌頌，輝社離校三十五周年慶會在楓葉國多倫多舉行，更是沾染了詩樣的風情，盛會已有多個同學為文記述，見獵心喜，我就搜索一些不成系列的點滴一伸盪漾的情懷吧！

與梁果行有同感，這次聚會是我四、五年來最快樂的三天。三、四十年前我們同時成長於同一個的教育搖籃，畢業後，渡過了悠長的歲月，幾盡人事的滄桑，經歷社會種種磨練，又一次輝社的成員由各個不同地域前來歸隊，歡聚一堂，互訴衷曲，雖說明了人生緣份的奇妙，我們永恆的內聚力還是值得表揚的。

當我知悉美西諸同學在芝加哥奧哈拉機場轉機時，我刻意選擇了同一班機前往多倫多，這樣我可以爭取多一小時的機上共航的相聚，四年(太浩湖之遊)一別，曦光夫婦，開旺夫婦，汝顯夫婦，春柳夫婦，露施變化不大，若說汝顯和曦光已增添兩根白髮，開旺頭上脫落了三條毛卻是可信的，必興可是我三十四年來的第一次會見。同行還有廣州輝社的羅柏泉和夫人，不知一九四七年那年是否已經在培正小學就讀，若是，當年可能打過架也記不起了(一笑)！機上的座位自然不能有圍坐的方便，也不宜高聲談論，每當我環視中遇上某一同學相似企圖的眼神時，我們就一眨眼，一聳肩，一抿嘴地交換訊號，譯成文字就是'你好'？'我好'，'多好'！

在假日旅店裡，我快要辦妥登記手續時，突覺右肩被人輕輕地按著，接著聲音響在背後說："我剛從香港飛回，來不及通知你，要是你已經註冊，住上一天就退房，明天要搬進我家來"！回頭一看，赫然是倪福年。欣悅中我沉吟地念著'君乘車，我戴笠，...'

在福年家作客三日兩夜，備受殷勤招待。他的洋房座落於環境幽靜區，款式間隔品味高，室內的擺設頗具書卷氣。(大概嫂夫人的精心設計吧!)娛樂室，福年置有家庭式卡拉O.K.的音響設備。當我們各執一味作其食雪糕筒狀時，腦海呈現的卻是四十年前狗仔麥(RCA)留聲機的我與他：我們和著雄壯的音樂唱著"歌唱我們親愛的祖國，從今走向繁榮富強"。四十年後，現實告訴了我們甚麼？歷史反映了甚麼？'寬廣美麗的土地'，無辜的碧血遍洒！唉！還是為我們不褪色的友情鼓掌吧！

第二天的日程表：清早有專僱的巴士載我們遊覽多倫多的名勝古跡。多倫多無疑是我所見過的大都市中給我印象最好的一個，建築物既有現代式的摩天大廈，(我仍在思量著那'擎天一柱'究竟是甚麼東西?)也有前二、三世紀歐陸風格的古樸，市容整齊清潔，滿有生氣，導遊員職業水準高；這兒是著名的大學，那兒是最神聖的教堂，馳名的醫院，古舊的劇場，高尚住宅區的景貌，漁澳海堤的風光，包羅萬有宏大的市集，最現代化的頂蓋大運動場，津津樂道，頗令聽者神往。途中小息，各同學紛紛拍照，小組照相，四十年前組成的野草籃球隊居然有六個隊員在場；那是亞美，飛仔，肥黃，亞創，樹衡與我，要是矮柴，荳角頭，烏龍王，蔗仔鍾，嘉立，萬霖也能到會該是多好！

初中三那年便離開了培正輝社的黎偉庸(蟹仔)，過去一直任事於香港政府公職，這次聚會得蕭沛錕的聯絡，特別由香港前來參加。回想四十年前的校中級際籃球賽，蟹仔已經是五呎八吋的甲組大漢，我還是介乎乙丙組的瘦弱小子，初二、初三兩個暑假勤練游泳的結果，使我體高達五呎十吋，驟然相見，他瞠目不知此公是誰？我忍俊不禁地取笑他'縮左水'，他連稱非也非也！偉庸在人生路程上已做妥了應做的作業，前月已經宣佈退休，洗腳上船又多一員。(希傑在美西已昭告各友好，福年的動

向只是我意會的忖測而已。) 會話中涉及到上一代華僑家長的頑固與矇蔽，偉庸的身受，同情以外禁不住興起了'同是天涯淪落人'之感！

梁果行，我怎能遺忘高中三時與他在九龍塘某空置草地上練習擲標槍的幹勁，我們互相交換手法與前跑的步法，我倆都不是'大隻佬'（我只有一百三十八磅的體重，他比我更渺小！）可是在校運會我與他分別在甲，乙組得著驕人的戰績，令許多"擲死槍"的"件頭佬"氣結。（陳能方老師的諄諄善誘，功不可沒！）這位老來嬌年過半百，衝動十足，所到處，冰溶凍解，朝氣勃勃，自稱半醒老人實是自貶。看了他的醒獅語集，但覺行文流暢切題，用字簡樸而鏗鏘有聲，立志鼓吹中華民族自強，三十多年來，文章武術，自我鞭策，追求的是圖強的積極人生，暗念自己早年也曾有過熱情熱血，也曾以天下事為己任，可是經不起時間考驗，感情用事，慨當以慷，好走偏鋒，糾纏著無數的人與事的紛擾，獨善其身尚且不暇，惶論治國平天下！能與他並稱'半醒半睡'的'難兄難弟'簡直是禿子跟著月亮走，沾光的是我。

承詢及羊角哀與左伯桃的典故，那是洪門三把半香的忠義香："頭把香來出周朝，羊角哀與左伯桃，二人結成生死交，角哀受壽趕秦國，旌旗義表蔡伯桃，塔邊葬有惡王墓，角哀自縊報故交，生死之交真難得，生死事輕，真情不負，季子掛劍仍覺遜色。洪門詩以通俗淺白傳意為主，沒有華麗的詞藻。又承過譽拙作，自己復讀數遍，只覺得仍是雕蟲之作，可告慰的是拙文要是能表達本人的感情，那感情卻是掏自我內心的！（露施曾感慨地懷疑過：有誰願意掏出心中的話。）

第一天的聚餐晚會能與睽別多年的馮秀暉會見（是我崇基外文系的同學，亦是李雅倫夫人。）實在是意外的驚喜。普林斯頓之會，僅見著雅倫，真是緣慳一面。這次偶遇，那情不自禁一擁就是時光倒流的掣機：她念念不忘我在芝加哥（她剛從東京來，途經芝加哥）作東享以牛扒的往事，我卻回味著我倆在 New Haven, Conn. 一起觀賞 Pink Panther（傻豹長篇卡通）那坦蕩的赤子之情。翌年她與雅倫的婚宴我帶著衷心的祝福前往參加，我還記得喜筵設在堅尼路的台灣酒家，那年我的生活很潦倒，在紐約工作的所得全讓有急需的朋友借用了，我已記不起'謹具薄儀奉賀'的世俗表示曾否做到。八、九年後，我途經紐約，致電問好，雅倫的立即反應就是飛車前來中國城接我到他家。雅倫知道我嗜酒，而他待客的竟是尊尼獲加的黑帶---我愛好的蘇格蘭威士忌。他也陪我淺喝，秀暉也沒有勸阻，我們天南地北夜談至東方微白，帶著'醉鄉路穩宜頻到'的滿足終結了我的絮絮叨叨。那年別後，一恍就是二十年，二十年內變形變質的事物太多了，難得我俾予秀暉的印象還是那麼完整不變，她柔和的眼神，摯誠的語句親切地問著別來事，每字每句都是關懷，信任，祝福的混凝，我們擬定後會，希望不要等到四十周年聚會才再相見。

離別的晚會，我破戒地喝了數瓶啤酒（我自律不喝酒已有十八個月），我的情緒很高漲，本是老來情味減，但由於自己的心願：揀有趣的話來說，揀有趣的事來做，揀有趣的人相聚，在這個場面裡完全實現了，禁不住有仰天長嘯的衝動，快哉此行！我揮走了腦際迴繞的憾事，每個同學都是我希望相聚交談的對象，勿論過去來往疏密，在此時此地是沒有比較的。可惜時間走得太快，没法與各同學有較具幅度的暢談，離情依依，還被指派為這次慶會作文寫敘。猶記得中學寫日記，與同學通信時，落筆千言，絕無拖泥帶水。時光溜逝，年華漸老，文才靈感變得像止水，像英泥，像橡樹，沒有風或外物的投入就起不了漣漪，沒有水的混和就不能凝聚，不被砍割就不能流露本質，果行與馮津的來信引起了一連串的作用，因而成就了一幅輕淡的素描。

----- 輝社消息 -----

梁果行

鄭國輝蒞臨東岸，江達信設宴歡迎

輝社同學，定于七月三日至五日，在加拿大多倫多，作畢業三十五週年聚會，這次和培道五七年度同學聯合主辦，陣容強大，一共有一百十五人參加。

達信兄和國輝兄是總角交，達信兄邀請國輝兄，在六月底先來東岸遊覽聚舊，並於六月廿八日，設宴紐約唐人街，替國輝兄洗塵。筆者欣逢其會，被邀作陪客。

筆者雖然和國輝兄素未謀面，但神交已久，我們以文會友，經常通訊和在電話中暢談。國輝兄才高八斗，學貫中西，不愧為輝社才子。在此又想起黃漢超兄，漢超兄是筆者功夫老師之一，又是國學大師，文武雙全，可惜漢超兄今次不能參加三十五週年聚會。

達信兄經商多年，長袖善舞，成就非凡，為人慷慨仗義，可謂輝社孟嘗君。達信兄喜愛中國文學，經常口出成章，和筆者在電話中互拋書包。

當晚除輝社同學，尚有四位體育老師，和幾位學長，全部名單如下（排名不分先後）：

除主人江達信夫婦外，有嘉賓吳華英主任，馮秀華老師（吳華英夫人），許明光老師及師母，黃啓堯老師，劉榕學長（奮社），朱大壯學長（偉社）及夫人（輝社胡曼滋同學），李錦源（偉社）學長及夫人，林國治學長（誠社），李可喬會長（忠社），鄺萬霖夫婦（夫人梅心清是銳社同學），鄧鎮鄂夫婦，姚慶同夫婦，鄺建庸，唐翦，及梁果行一共二十四位。

當晚酒筵豐富，各人大快朵頤。飯後大家閒談，筆者向吳華英主任行禮，然後道出童年趣事：筆者高中時代，非常羨慕吳華英老師心胸生毛，聞說用生薑擦心口會生毛，于是在家中嘗試多次，結果沒有成功，吳老師聽後微笑不語。筆者又請許明光老師回香港時，代我向單倫理老師問安。至十時才盡歡而散。當晚拍了不少照片，附上一張，希望登在培正同學通訊。

煙雨迷濛中的魁北克

鄭國輝

在 Kingston 盤桓了片刻，我們一行十四人：何汝顯夫婦，孫必興夫婦，羅柏泉夫婦，王曦光夫婦，廖春柳夫婦，黃開旺，黃笑珍，胡露施和我踏上了旅遊車，向加拿大第一大城蒙特里爾邁進。車外見到的是一片蒼翠平原，都是些灌木矮樹，沒有崇山峻嶺，茂密叢林，風景平平的，遠不及剛才遊河見到千島的嫵媚風光。但在這平平中卻給我有心曠神怡的感受，加拿大地廣人稀，不像美國在大城市間地圖上點滿了密密麻麻的小鎮。

旅遊車上三十個座位竟無虛席，其他遊客都是剛從台灣，香港，東南亞各地來多倫多定居的中國人。導遊巴巴拉女士，大約比我們青十多年的，恐怕在這幾個鐘頭內太無聊了，領導各種集體遊戲，其中一項是奇風異俗問答，答中了是‘有獎’的，羅柏泉搶先回答，王曦光輕輕地問：“係唔係答中一條，巴巴拉錫佢一啖？”我跟著說：“羅柏泉已答中了三條，巴巴拉應咬佢一口啊。”黃開旺笑道：“你估好似擺 fair 會，三隻 Bear 仔換隻大 Bear 咩？”各人軒渠大笑。另一節目是變相的“音樂椅”，有一次我們“培正輝社團”輸了，黃開旺，孫必興竟領導我們唱起校歌來。車上各人凝神傾聽。歌後還要求我們解釋歌詞，黃長老一股正經，逐句分析，贏得各乘客熱烈鼓掌。



跟著來是在電視機上放映廣東鬧劇：“我老婆唔係人”和“笑太極”，這是我們牙齒運動開始的時候了。原來笑珍，春柳，露施，汝顯嫂，柏泉嫂五位女士在多倫多市集上買來大批新鮮荔枝，龍眼，拿出來和各人分享，想不到在這北國土壤上享受到嶺南珍品，飽餐一頓後，有人在看電影，有人在欣賞車外風景，有人在打瞌睡，突然有一聲音在我前面發出“我叫你無訓教，你仲訓，扯起鼻軒來，醜死鬼番。”王曦光說：“喂，Bella，我聽到你鬧老公番。”

已近下午五時了，公路上有一連串法文指路標，我已知蒙特里爾已在望了。汽車駛過跨越一大河的鐵橋，房宇愈來愈密了，遠處見到了很多摩天大廈。蒙特里爾建城於一六四二年，在渥汰華河和聖羅倫士河交匯處一小島上。很少人知道在一七七六年，美國革命時，美軍攻陷此城，佔據了七個月，所以此城一度曾屬美國。但只是歷史上的曇花一現罷，後來便被法裔居民光復了。

將近入城的一剎那，曾下了一陣傾盤大雨，但當汽車停在 St. Joseph's Oratory 門前時，已是雨歇雲收了。這是一座很巍峨壯麗的教堂，令我聯想到意大利米

蘭大教堂和德國的科倫大教堂，似乎可以比美。我們只有四十分鐘左右，所以要急步密行，而寺院深深，轉彎抹角，上上落落，導遊要我們緊跟著，以免迷失。內面文物令我最注目的，是 Brother Andre 的生活遺跡，他是建立此教堂的唯一功臣；此教堂是他的夢想實現。因為時間無多，所有文獻，我要用一目十行的功力匆匆去讀。突然櫥窗內有一件黑油油的東西搶入眼簾，原來是 Brother Andre 的心，死後被剖，陳列在此。一股陰森寒氣，侵入我的脊椎。我想起在秘魯利馬大教堂見到了半腐化了 Francisco Pizarro 的遺体和在 Spanish Inquisition 時某大主教被斬首後的頭，難道拉丁文化有此可怖的一面？轉角有兩洗手間出現了，笑珍要搶進女的去尋求‘大解脫’，開旺一手攔住：“難道你不可稍候片刻，我們會迷路的。”笑珍一語不發，繼續密行，用上乘內功‘忍’住，好野！

離開教堂後，車子駛上 Mont Royal，這是蒙特里爾命名之意，下了車有‘空山新雨後’的景象，吸入的空氣也是甜甜的，Mont Royal 並不很高，在市中心，居高臨下，一望無際是煙雨迷濛中的蒙特里爾城，‘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市中心有些樓宇已是華燈初上，正是：“八百里河山，知是何年圖畫；十萬家燈火，盡歸此處樓台。”在 Mont Royal 去看蒙特里爾，此城的雄偉瑰麗，神奇美妙，盡顯無遺，不愧是北美洲的巴黎啊！

我們都是腹如雷鳴了。幸好巴巴拉及時帶我們到華埠用晚飯去。蒙特里爾華埠入口處有牌樓，街道是石板路，給人有古色古香的感覺，在北美洲各城市中別具一格的，餐館是一鑄射餐室，即是用時下流行玩意兒卡拉 O.K. 作號召的，但那長駐女歌手奇劣，唱國語歌唱到“離晒譜”，曦光說她“是街邊搵番黎的”。一席只能坐十二人，“輝社團”多出了二人，春柳和姑爺禰德仕先生自動走往別的席上，所以我們沒有“雲手太極”推讓的表現。他們在另一席上竟結識一位紅藍女兒，是偉社姓熊的師姐和她的外省丈夫黃先生。席間飯稀菜薄，吃完了曦光夫婦嚷著去吃雲吞麵充饑。最難堪的，女歌手和她的男朋友在台上聲嘶力竭地大叫：“皇后大道中，轉入皇后大道東，如何皇后大道無皇宮”。我們掩耳不迭，匆匆離去。據聞當夜笑珍整晚失眠，腦海內就縈迴著“皇后大道東”一句。慘矣！

在旅館整頓片刻，巴巴拉要帶我們行夜街。旅館一轉角就是 Rue St Catherine，蒙特里爾的通衢大道。兩旁都是時裝店，精品店，咖啡茶座...等。鋪裡櫥窗擺得很精緻，貨品琳瑯滿目。我回想，巴黎的林蔭大道亦不過如是罷。於是，我漸漸神往著蒙特里爾的情懷，陶醉在這法國浪漫韻味很濃的加拿大第一名城。

翌日大清早我們便起床。在旅館飯堂一角各輝社同學狼吞虎嚥般享用豐富的早餐以補昨夜不足。旅行團要爭取時間一早出發，首先我們參觀了 Baseline of Notre-Dame-de-Montreal。大概這是模仿著巴黎聖母院的。裡面玻璃窗上都刻劃了聖經不同的故事，當然，限於時間，我們不能流連太久，便回到汽車。蒙特里爾的市容，就在驚鴻一瞥式匆匆一看，汽車駛離市區，開往公路，踏上往魁北克的征途上。

時黑雲密佈，有隨時下雨的趨勢。車外真是‘天蒼蒼，野茫茫’，巴巴拉行過來向輝社團問安，對我們說：“告訴你們一個秘密，昨晚是我的第一次，回多倫多時再和你們說。”第一次甚麼？匪夷所思了。汝顯對我說：“邊個老公尋晚走私左？”我微笑不答，心內暗說：“亦有賊喊捉賊的可能呀”。巴巴拉真是個好導遊，因為從蒙特里爾往魁北克城需要三個鐘頭車程，避免太冷場，於是詳述蒙特里爾的夜生活，當說及一夜總會有脫衣表演，亦有來賓客串的，每脫一件，有觀者多人向表演者塞銀紙...話未說完，汝顯向巴巴拉說：“此事不難，只要你肯塞銀紙，我亦肯表演。”巴巴拉立即向各乘客說：“何先生現在就表演，請各位在金錢上支持我。”必興搶著回答：“我一於傾囊支持。”我暗忖，難道汝顯有奇材異稟，要向人炫耀一番，若然的話，



真是良賈深藏若虛了。

時近中午，汽車駛進一厚厚的城牆，已入魁北克城市區。魁北克城是北美唯一有城牆的城市。此城建於一六零八年，是加拿大最古的城市。法國人 Samuel de Champlain 當年見此地形勢險要，地近懸崖，下臨深淵——即聖羅倫士河在下流過。正握北美洲第一大河的咽喉。在崖上建堡壘，有「一夫當關，萬夫莫渡」之勢，這就構成了魁北克城的雛型，從一軍事要點，形成了城關，最後擴展為都市了。此特殊的地理環中間是一闊大的廣場，紀念境做成魁北克卓絕的風格。上城是在懸崖上，

碑矗立其中，古堡式的旅館和有中世紀式的，有 Gothic 式的建築物環繞著，空曠的一角就是崖的邊緣，有石級直通下城。廣場側邊中間有一條大道，就是魁北克城商業區的中心了。市內的建築物都涂上很鮮豔的顏色，但屋頂總是綠的，這是銅氧化後的結果。我們選擇一間紅身綠頂的餐館午餐。烹調是法國風味，但比巴黎便宜得多了，餐室內的陳設，情調也是頂法國化的。

我們很悠閒地吃完了午餐，大多數同學，由露施帶頭漫步沿正街 Av. Dufferin 向商業區行購買衣服什物等。只有汝顯夫婦和我沿著蜿蜒曲折，樹木掩影的石級，走下崖坡，趨下城去。在石級的轉角處有一衣著斯文的街頭音樂家在彈大提琴，他那如怨如慕，如泣如訴的琴音，打進了我的心絃，使我凝神靜聽，低迴不已好一陣子，我輕輕把一張二元紙幣放在他面前的小簞內。除眼光略示謝意外，他面無表情地繼續在彈，彼時汝顯夫婦已把我遠遠拋在後面。我順便到崖邊憑欄遠眺，見到了滔滔不絕的聖羅倫士河，及河中小島上一大片青翠欲滴的樹林，我不禁有「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的思古幽情。魁北克城的歷史萬不及君士但丁堡的悠久，從一六九零年起，英法的魁北克爭奪戰的戰場就在此地，一七五九年英將 James Wolfe 從亞伯拉罕平原（即現在的 Battlefield Park）攀登危坡，用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動擊敗駐守魁北克城堡內 Marquis de Montcalm 的部隊。於是整塊魁北克地區便被撥入英國版圖。但戰果是表面的，不是精神上的勝利，法裔居民絕對未有受到同化，直至今日的加拿大，英法兩裔仍保持著尖銳的矛盾。魁北克獨立運動，若斷若續，給渥太華聯邦政府一個很棘



手的問題，看來，十七世紀末至十八世紀中英法在此地的拉鋸戰，最後一章還未寫在歷史上呢。

走完了石級，便是下城的所在了。這區是以紀念建城者命名的 Quartier Petit Champlain 瀕聖羅倫士河主要街道是一狹長筆直的小巷，兩邊商店林立，每一商店門品種的鮮花。每隔四，五間鋪位就有一前必掛著一花籃，內有不同燈柱，柱上燈蓋發出柔和的黃色光彩。遙遠一望好像一方塊巨型琥珀鑲在燈柱上。在精品商店內又遇著汝顯夫婦。我們在店內瀏覽片刻，出來正洒著密密綿綿的毛毛細雨。幸好我隨身帶著小傘。街頭佇立一望，魁北克的下城美極了，這條街道就籠罩在煙雨中，又淒迷，又朦朧。持著不同雨傘的行人在熙來攘往，這若詩若畫的情景，令我目眩心醉，這不是人生藝術生活的最高峰嗎？

看看手錶，時間已差不多了，我們急步沿石級登山，不然，我們要坐登山纜車了，在極端依依不捨情況下，我離開了魁北克城，人生的遇合是很偶然的，不知何時再有機會重遊此地，遠望將來，亦是煙雨迷濛的，和目前景象一樣。汽車在公路上奔馳，很快便返回蒙特里爾了。

進城後第一站是 Olympic Park，據說一九七六年的世運，蒙特里爾虧蝕了很多錢。世運場內很多建築物已被拆除，但那彎彎的，形狀古怪的紀念塔仍在。囿於時間限制，我們只參觀了泳池。我是運動的門外漢，設備如何新穎，完善，是一無所知的。

晚飯後，巴巴拉帶我們乘地鐵往市中心瀏覽蒙特里爾的夜市。蒙特里爾的地鐵網不及紐約，倫敦，巴黎的龐大。但很乾淨，很新，最少是一個耳目的享受，和紐約污穢，嘈雜，真是雲泥殊別。據聞地鐵站商店甚多，有些地鐵站地下是連貫相通，步行可達的，是蒙特里爾有名的地下城，可惜夜間都關了門，我們沒有眼福。

夜市很類似三藩市的 Street Fairs。每攤位都擺著精緻的手工藝品或悅目的藝術創作。間中雜有街頭藝術家或音樂家在表演。也許外國的月亮也是圓的，我總覺得此地的品味比三藩市的高很多。遊完夜市，很多人都作鳥倦知還，乘地鐵回旅館休息了，但露施，汝顯夫婦，曦光夫婦，開旺，笑珍和我餘興未盡，向著聖羅倫士河行。抵達河畔，見沿河的建築物燈火通明，燈光反映在河面上，更顯得搖曳多姿。我們沿河漫步，感嘆著三十五年前，在校就讀時，怎會想到今日能結伴同遊，在蒙特里爾留下些鴻爪泥痕啊！雨後的空氣很清新；夜色是很迷惑；人生的聚散是很無常。我想，生命不能活得太認真。若顯微鏡照得太清楚了，便顯得醜惡的一面。總是煙雨迷濛中的美最撩人，最耐人尋味啊！

後記

此文是記及一九九二年七月六，七兩日三藩市輝社同學參加多倫多大會後作加東之遊的一部份。後又有首府渥太華之遊，但已離開了魁北克，不在本文範圍內了，回到多倫多時，巴巴拉的 '第一次' 之謎揭曉了，原來她是第一次作導遊，第一次帶人行夜街，當然，第一次有如許卓越成績，值得我們誇獎一番。對不起，她的 "第一次" 令幾位男同學想入非非呢！

培正與我 ---- 往事與感懷

楊寵健

我的十二年中小學階段中的十一年半，都是在廣州培正度過的。

我與培正的淵源，要從我祖父講起。我雖然從未見過我的祖父，但從小就熟知他的事跡。在培正創校前期（一八八九年）他擔任華文書記，參與起草了“創校緣起書”，以後並擔任培正第二任校長（一八九二年 -- 一九〇六年）。在培正最困難時期（一九一六年）他揮淚發出了“我願我們先培正而死，不能讓培正死在我們手中！”的名句，培正得以度過危難。他，就是在艱苦創校時期為母校鞠躬盡瘁二十多年的楊海峰牧師。

繼他之後，從一九一四年至一九四二年間，我伯父元勳先生也三度出任培正校長。我父親是工程師，但在二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期間，也曾兩度任職于廣州培正中學。我母親則于二十年代任教于培正女校。在這樣的家庭背景之下，我所有的兄弟和堂兄弟都出身于培正，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也許可以說，我們的家庭是一個相當典型的“培正家庭”吧！

一九四五年九月，抗戰剛剛勝利，我家就從內地回到廣州。但當時培正仍分散在澳門和湖南等地，一時未能恢復東山校舍。所以一年級上學期，我只能暫讀于興華中學附小。但在半年之內，培正的復校工作很快就已完成。所以從一年級下學期，亦即一九四六年二月東山培正復課之日開始，就正式開始了我十一年半的培正生涯。

當我進入小學一年級時，還差幾天才滿五歲，與現在的“法定入學年齡”大相逕庭。這就注定了在以後的每一個年級，甚至直到現在，我都只能是“小弟弟”而已！初小四年，記得的事不多了。當時是每年編班一次，身邊的老師和同學都不斷“大換班”。所以名字也記不得多少個。不過當然，敬愛的林恩光校長和鮑賽玉監學我是不會忘記的。還有兩位劉老師：一位是劉浩天老師，他當時是教國語課的（現在叫語文課），講課時中氣十足，因而得了“大聲公”的雅號。七十年代他是在東山區另一小學任教，成了德高望重的老教師了，且剛好與我內人是同事，所以我很高興地能與他重新相認。第二位是劉慕良老師，直至一九八四年我來美國前（也可能直至現在！）她都一直是東山培正小學的老師，甚至連我的女兒也當過她的學生。她當時是教勞作課。我很感謝她的是，從小學一、二年級起，她就讓孩子們認識自己的能力，培養他們的自信。我記得大約是二年級時，她已經教我們用木板自製書架了！這一個用五塊木板（上面還要鋸出一些花紋，刻上名字），釘成的案頭書架，我一直用到高中畢業。劉老師服務于培正應該起碼有四十個寒暑了，如果不是獨一無二的話，也是極為難能可貴的了。

當時小學部與中學部一樣，是設寄宿的。雖然我住得近，不必寄宿，但我知道學校對宿生的管理是相當重視的。我記得在一次晚會上曾看過一部報導宿生生活的小電影。看到自己熟悉的老師和同學出現在銀幕上，對當時只是小孩子的我們，是多麼新奇而又興奮，所以印象頗深。管理宿生的是鮑監學和另一位也是上了年紀的女老師。現在的小學都是不再設寄宿的了。可知當時要每天二十四小時對著這麼一群“小馬騮頭”是多麼頭痛之事！可是兩位可敬的前輩卻不辭勞苦，率心照料，而且辦法很多。我特別記得電影中那“開餅櫃”之熱鬧場面：每天下午放學後，在宿舍裡就會有如此這般一個壯舉，這樣，宿生們一放學就肯定會自動馬上回到宿舍！

我對初小時的另一記憶，就是“打芒”。那個時代的孩子，沒有多少玩物，課餘時間除了“捉兵賊”和打波子之外，就是打“芒”。我記得我們這些男孩子，都是

左邊一禱袋的波子，右邊一禱袋的“芒”。“芒”者蝸牛殼也。(爲甚麼這樣叫法，無從查考!)尖頭頂尖頭，不破者爲勝。校園里的“芒”早已被掃光，所以一到放學後，就四出“執芒”。(宿生們可沒這個福氣!)我最早的兒時好友是林潤生。我們常常從他啓明路的家出發，穿過廟前西，直出兩廣醫院旁邊那條雜草叢生的小徑，邊搜索邊鬥芒。有時甚至一直巡到鐵路邊，直到鄺盤石醫院一帶，都有我們的足跡。終日的夢想就是要找到一個“芒王”!

四年級時，我患了一場當時被稱爲“腸熱症”的病，綴學了大半年。但經補考後居然合格，照升五年級。高小部是在恤孤院路對面的另一校舍(原培正女校)，五年級的一件大事是輝社成立。當時老師曾召集五年級生開了一次會，給我們講解成立級社的意義和社名的含意。之後，在一次周會上宣佈輝社成立。不過，可能由於當時年紀小，或者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吧，輝社成立之後，沒有給我們很深的印象，而且以後也並沒有多少次以級社名義的活動。所以很不幸，輝社雖然成立了，但慢慢地又被我們這些輝社成員自己忘記了。一直到七十年代末，才如夢初醒：原來世界上有一個我們自己的組織，叫做輝社!

五年級和六年級的班主任，分別是岑禮文老師和鄭靄容老師。兩位老師對學生都很關心體貼，處事細心。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岑老師幫我破過一個“案”。我從小喜歡集郵，到五年級時，藏品相當豐富，貼在一本“來路”的集郵簿上。同班也有幾位“小集郵家”，我們不時會一齊互相欣賞和交換郵票。一日，我又把集郵簿帶回學校，但到放學時，發現已經不翼而飛了。我一時不知如何是好，報告給了岑老師。第二天，她在班上宣佈了這件事，但沒有責怪任何人，只是以很親切的口吻希望那位同學能夠認識錯誤。此外，她在“集郵家”們中間，也做了一些調查工作。總之，第三天早上，那本集郵簿自動地又回到了我的抽屜裡來了!

當時擔任高小美術課的是黃橋溪老師。(又名黃雨農，是一位有成就的中國畫家，現居美國)我記得當時校門常常都掛著他的畫(是用膠粉畫的宣傳畫)，每隔一定時間更換一次，他的畫室也在校務處。所以我天天都到校務處跑幾次，看他畫畫。有一次，一位老校工的形象竟然活龍活現地出現在他的畫上，使我驚嘆不已。從此激起了我對人物畫的興趣。現爲廣州名畫家的徐東白先生，也給我們代過美術課。他給我們欣賞過一幅他畫出的油畫，解釋“東白”是甚麼意思。

從培正小學畢業可以直升培正中學，不必經入學試。我被分配到初一己班。班主任是李葆檀老師。在歷屆學生中，早已流傳著一個送給他的著名的綽號。但在這裡爲了對李老師的尊重，不再披露了。李老師嚴肅認真，不輕易有笑容，我們對他是敬而畏之。數學老師卓錦棠是副班主任。卓老師早已到了退休年齡，和靄慈祥，但卻又不得不要裝出一副很威嚴的樣子來嚇唬學生，因而常常成了“百厭精”們作弄的對象。有一次周會課(初中時各課室都有小喇叭，有時周會課就在課室內進行)，他作爲副班主任，照例坐到黑板前靠角落的那張椅子上，而椅子上早已放著一粒已經粘糊糊的糖果。卓老師一坐下去，就覺得有些不妙。但爲了保持其威嚴，仍然是一本正經的樣子。知情者看見了都掩著嘴笑(多麼慘無人道!)。坐在正前方的李老師見有動靜，不明所以，站其來在課室巡視一周，但又發現不了甚麼破綻。大約半節課以後，卓老師才慢慢站起來，側著身子黯然離開課室... 噢，可憐的卓老師!

我最喜歡上的課自然是美術課。因爲我覺得，好像輕輕鬆鬆地就可以拿到不壞的分數。何樂而不爲?美術老師是吳馥餘。以我的印象，培正中學歷年來，好像除他以外就沒有另一位美術老師了。吳老師是一位很有造詣的畫家。但我們當時從未見過他的畫作，僅知道他是“吳生”而已!吳生的教學內容包羅甚廣：素描，水彩，圖案，人物速寫等面面俱到。甚至叫我們用右手畫左手的各種動態。那一次我交了

作業後，意猶未盡，上其他課時在課本上也畫滿了我自己的左手！

物理課也是我喜歡的課之一。我班主要由邵明耀老師執教。邵老師對物理教學很有辦法，把複雜的科學現象講得深入淺出。在他的教導下，很多學生對科技的興趣大增。當時我在家裡也製作了不少“私貨”。比如，造了好幾具簡陋的天文望遠鏡（起碼可以看到月亮上的環形山），造了一個電鈴（起碼可以響，用檯曆上的“U”形鐵和罐頭盒製成），還造了一部單管收音機。甚至還膽敢把一部破舊的五管機拆下來重裝。（但這一回慘遭敗北。經我“手術”之後，原來的微弱聲音完全消失。最後下場是以五元代價賣給廢品收購站！）

此外，我還有另一類“私貨”。就是我的口袋裡，有一段時間每天總袋著一個巴掌大的本子。在上課或課餘（主要還是上課！）時間偷偷地畫老師和同學的肖像。幾年來，不少同班同學都入了我的本子。而老師呢，只要是教過我的，則無一倖免！用老師來充當模特兒，我認為最合適不過，因為其動作不大，可以長時間地任你觀察捉模，而且一張畫不好的話，下一節課又可以再畫第二張第三張。而自己呢，可以裝作十分留心聽課的樣子定睛望著他。當然，手在動著——記筆記而已！但這些本子我從不輕易示人——怕“告密”！只有很少幾個信得過的“死黨”如豆漿（李道章）和鴨嘴（敖振鵬）看過我的本子。

在吳生的指導下，有一兩個學期搞了一個牆報畫刊。好像是兩星期出版一次，放在美洲堂樓下樓梯旁，吸引了全校師生圍觀。版面約有兩公尺高，三公尺長。貼滿了他手下的大將和小卒的作品，大多是創作的。最高產的是“大師兄”邵偉堯和“二師兄”劉仁毅。他們都比我高班。小弟也塗抹過一些東西混在裡面。當時正是老師的“思想改造”運動期間，我記得邵偉堯畫過一套全校老師的鉛筆速寫像，每期是一個科的老師。他們兩位現在已是國內相當知名的畫家了，而只有小弟卻流落異邦，這是後話了。

還值得提一下的是音樂課。老師是當時已經有點名氣的男高音歌唱家蔡曲旦。他選的教材都是相當動聽抒情的歌曲。比如有中國民歌“刮地風”，“二月里來”，有蘇聯歌曲“列寧山”，“小路”。其中有一首特別令我刻骨銘心的蘇聯歌曲，叫做“朋友”。我現在把第一段歌詞抄在下面。我絕對相信沒有一個字記錯：

“我親愛的手風琴你輕輕地唱，讓我們來回憶少年時光。春天駕著鶴群的翅膀，飛到了遙遠的地方。過去的事情就讓它過去，我們並不惋惜。我們深厚的戰地友誼，就在那行軍的路上，溫暖我們的心。道路引導我們奔向前方。嗨，那道路引導我們奔向前方！”

我不知道，當時只是十二、三歲的我，為甚麼對“回憶少年時光”這樣的詞句，會有這麼大的感觸。但是，四十年來，這一首歌的確是時常在我心中迴蕩，不時“輕輕地唱”。兩年前，當我女兒十五歲（而我五十歲）時，我一個人躲到房間裡，偷偷地錄下了自己唱的這首歌和其他幾首我青年時代喜歡的歌曲，送給了她作生日禮物，（沒有多少人會相信吧，你這個不聲不響的洋蔥頭！）

啊，回憶少年時光！

我還記得一年一度的新年晚會。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晚上，十一時多以前，是各種節目，包括足球場舞台上的文藝表演和集體舞（還記得 i 6 46 嗎？），水泥籃球場的交誼舞，和教室裡的遊藝等。但一到十一時半之後，就一齊擁到青年會二樓禮堂。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一九五三年。當新年鐘聲一響過，台上霎時燈火通明，帷幕拉開，露出了閃閃發光的“1953”幾個大字。擴音器裡開始播出當時最流行的一首群眾歌曲“火車在飛奔，車輪在歌唱...”。那年是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第一年。百廢待舉，百業俱興。祖國的未來在向我們招手。瞻望著那光輝燦爛的前景，

我們歡呼雀躍，心潮澎湃，躊躇滿志...

也就是在一九五三年，亦即是我們初中二年級的時候，廣州培正中學被改名為廣州第七中學。萬幸的是，校門前的馬路，仍然一直都叫做“培正路”，使得“培正”這個詞總算未有在人們的記憶中完全消失。

初中畢業升上高中，要經過全市統考再統一分配。錄取名單是在報紙上發表的。我很幸運，仍然得以回到自己母校。這時，我們這一屆已經從初三時的六個班，擴大成高中的十個班了，而且每個班都有五十餘人之多。我被編入高一8班。

我班的課室仍然在白課堂。按以往多年的規矩，只有初中生要“踔”白課堂。一上高中，則榮升美洲堂了（當時已改名第一課堂）。這一年因為班數大增，高一的其中幾個班仍要留在白課堂，我班是其中之一。而且結果一“踔”就又要兩年！其實，我是很喜歡白課堂的。這座東山培正最早的建築物，樓下每個課室的兩邊都有門口。一出門就有足夠的活動地方，左右逢源。兩旁也都有窗戶，光線充足。對於某些同學來說，又等于多了幾個“跨欄設備”。而我們其中一年的課室是在二樓最西邊，連第三面牆也開有兩個窗戶。嗨，這真是全校最“正”的課室了！有些同學是直至老師進入課室的最後半秒鐘，才從“後門”一躍而入！（當然，其後果也可想而知了。）

馮福民老師在高中的三年裡都是我們的語文老師和班主任。他的教學方法有自己的風格。講解古文時特別龍精虎猛。在班工作中善于培養和使用班幹部。班幹部們都有相當強的獨立工作能力。班內同學也相當團結友愛，並沒有特別頑皮的學生。常被馮生“點名批判”的有兩位同學，也只是遲到稍多而已。我記得高二時馮生製作過一個表格，每週評比一次，紀律及出勤較好者插紅旗，較差者插黑旗，有一個同學得黑旗較多，因而被其他同學戲稱之為“黑旗軍司令”。

有一次，上李志潛老師的俄語課，我在回答他的提問時，也許把“鉛筆”一詞的發音讀偏了吧，從此，我就多了一個外號，叫做“卡懶打輸”（大家應該會記得這個發音吧？這是俄語“鉛筆”一詞的音譯，重音在第三音節）。也許就是因為這樣，就注定了我要一輩子跟鉛筆打交道了吧！（無論是繪畫或機械圖，都離不開鉛筆！）

中學幾年裡，功課的壓力並不大，課外活動的時間很多。我認為這點很重要，只有不過份鑽進功課裡，才有可能全面發展。當時每天下午第七、八節，基本上都是自由活動時間。而其中星期三下午這兩節課，則是課外小組活動。我參加過一段時間的無線電小組，甚至參加過“達爾文小組”（其實我對生物科並無多大興趣，只是喜歡上張真想老師的課而已）。不過最後還是重返吳生旗下。學校組織過到沙河銀河鄉的農忙勞動，組織過幾次植樹和“滅四害”等等。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學校曾經邀請過一位前幾屆的校友回校作報告，講述他在柴達木盆地進行地質勘探的經歷。長年在大西北的野外工作和露宿，生活是很艱苦的。但他熱愛這個工作，講得很有感情。當我聽完之後，在回家的路上，漫步在廟前直街的路燈之下，有一個奇怪的感覺，好像剛從另一個星球上回來似的！此後每逢轉換一次環境，我都自覺不自覺地與柴達木的野外生活作一個比較。這樣，對物質生活就不會過于追求了。

我班自己組織的活動也很多，原因是有一批能幹的積極分子。其中佼佼者當推余鴻瑞。他為人爽朗，對工作熱情，時常都會有很多好主意。大家還記得周末黃花崗附近山崗的夜營，越秀山頭的野戰，和到中山大學的“追縱”嗎？探望病中的周錦雄，也成了某個時期的一個重要課外內容。因為他患了嚴重的腳疾，一段長時間不能回校。我們輪流探望和給他補習功課。我班同學還喜歡唱歌。在課間或課餘，時常會有教唱歌的時間。執教者有時是大炮鴻，有時是伍穎芬。

不論培正或者七中，對體育運動都十分重視，體育比賽成績也很出色。但偏偏我班就缺少這方面的尖子。但並不表示我班就不重視體育運動，而是恰恰相反。從幾個事例可以看出來：第一件事是我班曾拿過全校廣播操比賽第一名。當時體育老師張俠夫的評語是：“你們操得像丹麥操一樣”(!?) 第二件，有幾名大隻佬如黃耀武，朱梓韶等，天天都到健身房練舉重。第三，這才是主要的事實：每天下午第七、八節，我班大多數同學，都會到大操場去作體育鍛煉，極少人留在課室。甚至寒假暑假，每天也會有十多位同學回校進行晨運。積極份子有李能登，余鴻瑞，何培根等。連小弟也不時混跡其中。本來在初中以前，我是不大愛運動的，甚至有體育考試不及格的紀錄。但到了高中，在這股風氣影響之下，竟然也產生了相當濃厚的興趣。而且，因此體質也有了“有目共睹”的變化：在高一上學期的體育課上，我是排在男生的隊尾的，與黃華樞手拉手。但在兩年之間，竟然不斷“向上爬”。到了高三下學期，已經躍升至七、八名之內，直逼肥陳和茂佬了。(當然，永遠追不上偷哥，奈何!)

大家還記得高二時我班舉行的小說“海鷗”和“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讀書晚會嗎？那時候我們大都喜歡看蘇聯小說和電影。蘇聯的文藝作品對當時的年青人來說確是有相當強的感人力量。這兩本書中的主人公，特別是保爾·柯察金，是五十年代青年人心目中的偶像。這種感情與現代青少年對偶像歌星的崇拜是完完全全不同的兩碼事。那時候的我們，是那麼純潔無瑕，我們滿懷激情，對未來充滿幻想。在我們的面前，我們看到的只是一條廣闊而平坦的大道，我們會願意為那壯麗的理想而貢獻出自己的一切！... 是啊，那確是那個年代 -- 五十年代的我們！

選科系，報名，高考前的夜車... 忙碌緊張了一段相當長的日子。在高考之後與放榜之前的那段空檔時間，我班進行了最後一次集體活動 -- 西樵山的五天野營。陳達賜，鄭大道等幾位飛毛腿作為先頭部隊步行前往部署一切，然後大隊人馬乘夜船抵達，紮營於“雲泉仙館”外邊的山嶺。無葉井，百步梯，蘑菇石，飛流千尺... 我們陶醉在大自然的水光山色之中，我們盡情享受那最後幾天的集體溫暖相處的美好時光... 但是，時間畢竟會過去。在愛群碼頭，我們依依不捨，揮手話別。再幾天之後，高考錄取通知書收到了。一個新的人生路程，擺在我們每一個人的面前。

開頭幾年，我班還有一個“聯絡站”，就是余拔志的家。每年寒暑假，都可以召集到一二十人。後來，隨著拔志遷港，大家見面的機會就少得多了。以後，在二十年的漫長歲月裡，我們天各一方，各自耕耘，再沒有機會聚首一堂。只是偶而萍水相逢，偶而魚雁往還... 這樣，一直到了一九七九年。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我突然在東山龜崗見到了“培正中學九十周年校慶”的招貼。我一時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怎麼，培正？培正又回來了？... 啊，是的，培正又回來了！我迫不及待地一直等著那一天。那是自從一九五三年以後，第一次以“培正”名義舉辦的集會。知道的人並不多，但也擠滿了作為會場的科學館樓下的東邊大課堂。台上坐著很多可敬的前輩：這不是林恩光老校長嗎？這不是冼子隆老先生嗎？這不是林瑞榮老師嗎？... 我貪婪地呼吸著那重新煥發出來的母校培正的清爽氣息；痴痴地望著台上那寫著“至善至正”的紅藍校徽。而當我一聽到久違了四分之一世紀的培正校歌時，我的眼眶再也控制不住，濕潤起來了。啊！“培正培正何光榮，... 永為真理之干城。”親愛的同學們，我們之中有對這首歌或許會感到陌生，特別是高中才進來的同學。可是對於我，是多麼熟悉，而又多麼親切！我很想大聲地唱，但是卻唱不出來...

從此，我們又回到了培正大家庭之中。輝社也恢復活動了，重聚的同學一年比一年多。幾年後，培正中，小學也復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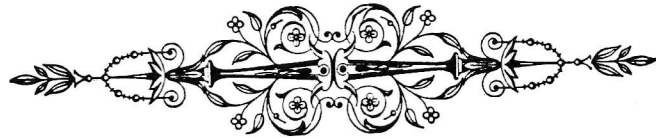
雖然有一段時間，人們好像把她遺忘了。但是實際上，她一直都沒有消失。她

-- 我們的母校，過去，現在，將來，都叫做培正！

那麼我們自己呢？三十五年來，我們每人都各自走過了一段重要的人生歷程，我們都已經年過半百，兩鬢開始花白。雖然我們各人走過的路程不會相同，對生活的見解也不盡相同。可是，但願我們多年的友情不會泯滅，但願我們赤子之心不減當年。大家還記得保爾·柯察金的名句嗎：“人的一生是應當這樣渡過的，當他回首往事的時候，不因碌碌無為而羞恥，也不因虛度年華而悔恨。”是啊，一轉眼間，開始到了由我們來“回首往事”的時候了。也許，我們很難說自己有沒有“碌碌無為”和“虛度年華”，但是我相信一點：大家都不會覺得羞恥和悔恨！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們不單要“回首往事”，還更要放眼未來。不要以為未來全是年青人的，我們仍然有份！

“過去的事情就讓它過去，我們並不惋惜。我們深厚的戰地友誼，就在那行軍的路上溫暖我們的心。道路引導我們奔向前方……”

一九九三年新春，脫稿于美國加州山河市



國輝兄：

拜讀大作，你真不愧為輝社才子。學貫中西，使我這個不學無術之人欽敬萬分。屢度提筆，而文思不暢，千言萬語，竟無法向老兄交代一紙文章，“書到用時方恨少”，回念少時荒嬉學業，歲月蹉跎，馬齒徒增，即使捶胸自責，於今亦無補於事！行年未算過老，而已經髮蒼蒼，且視茫茫，記憶力苦於銳減。下筆行文，縱使絞盡腦汁，搜索枯腸，卒至廢然掩卷，不敢再徒以自苦，遂至洛陽紙貴而交卷無期！

這拾多年來習於恬淡清靜的生活，雖未至做到心如止水，不慕名利，但當年的雄心鬥志，亦隨著歲月的增長而煙消雲散，偶爾因業務上而涉足風月場所，逢場作戲，往往乘興而去，敗興而返，回想昔日舞榭歌台，酒綠燈紅，高唱“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的日子裡，到如今只剩下無限追憶，塵海浮沉，禍福靡定，沒有當年的享樂，何以体味出目下的無聊？

年來業務上往返香港途中路經大埠，稍事停留休息，常得你熱誠款待，班齊灣區各同學聚首一堂，大話桑麻，使我旅途寂寞頓減，誠一樂事也！

祝

近好

弟

達信上

5-5-93

金色的獎章 金色的年華

楊葱

舞台上，幾條漢子在力竭聲嘶地吵得不亦樂乎。一位“詩人”在朗誦他的炙手可熱的詩篇，一位“將軍”在吹噓他的赫赫戰功，一位“哲學家”在口若懸河地大談他深奧的人生哲理……他們的目的是要贏得“諸神之王”宙斯手中的金質獎章。但最後，宙斯把獎章給了在一旁一聲不吭的教師。宙斯說：“沒有他就不會有你們！”

這就是五十年代在廣州母校上演的獨幕話劇“金質獎章”的場景。這個劇是我們高三8班參加學校文藝比賽的節目。

我記得在整個中學六年里，這樣的文藝比賽並不多，只舉辦過好幾次歌詠比賽。而綜合性的文藝比賽好像是只此一次而已，所以大家都很賣力。我也記不得演這個劇是誰的主意了，也不知道希臘神話中究竟是否真有這麼一個內容。但是劇本肯定不是現成的，可以說是集體創作。實際執筆者是我班的“文豪”黃竹三。而角色的分配幾乎全部都“物如其人”！

就先講這一位其高瘦如黃竹，其形如漫畫“烏龍王”里的方茂（因而外號“茂佬”）的黃竹三吧。他順理成章地扮演了劇中“詩人”的角色。他的詩作有如驚濤駭浪，洶湧翻騰，一瀉千里。突然聽他大吼一聲：“啊，我要擁抱太陽！”——真是一時異軍突起，石破天驚！這位才華橫溢的詩人，後來到了中山大學中國語文系繼續深造，但畢業之後就杳如黃鶴，不知所蹤了……啊，親愛的詩人，你現在在太陽的哪一個方向呢？

本劇的“監製”兼“導演”是我班各項活動的熱心策劃者，歷屆“文娛委員”余鴻瑞，又名大炮鴻。此君粗眉大眼，精力充沛，聲如洪鐘。“將軍”一角自然不作第二人想了。炮氏有豐富的戲劇細胞，演來神韻生動，入木三分……之後，將軍解甲，果然歸田！如今，隱居加拿大溫哥華，自辦了一個規模不小的農場。以他當年踏平神聖



“啊，我要擁抱太陽！”

羅馬帝國，遠征君士但丁堡的驚人氣魄，經營這麼一個農場，當然得心應手，游刃有餘了。在大發其冬菇大豆芽的同時，相信其荷包也發得不清不白了吧？

扮演宙斯的陳子強，曾任班長。由他來演“神王”，也算是‘眾望所歸’了……話說當年宙斯把“金質獎章”送給教師之後，未幾即大呼後悔：“老子把獎章掛在自個家中，豈不更妙？！”于是乎，一個筋斗栽將下來凡間，選了一間師範學院來收心養性，發誓要當個好教師，把獎章捧回去……“失蹤”多年之後，他終於再現形了。不久前看到了一些同學近照，噢！當年英姿颯爽的強哥，已經白髮蒼蒼矣！在照片裡我看到的是一位可敬而又風度翩翩的大教授。看來，他已經捧回了不祇一個金質獎章了吧！

“哲學家”錢杰夫，深度近視卻又不肯戴眼鏡。所以，雖然大隻雷雷，卻只好長年屈坐課桌第一排。（前排右起第二張桌子是他的永久包廂，三年不變！）我印象中的錢老兄，就是整天眼矇矇，書本碰到鼻子跟前的“學究”形像。他平日言語不多，但在劇中卻必需大吹大擂，上至蘇格拉底，下至亞里士多德的喋喋不休，想必相當辛苦了。扮演教師的是楊其祥，是班上的“老好人”。在劇中幾乎一言不發，卻撈到了一個大獎章。冷手揀個熱煎堆，最輕鬆不過！他們兩位當時是班里的團幹部，現在又同是深圳市的大幹部。既然是大幹部，肯定仍然保持其“哲學家”和“教育家”的當年本色吧。不過當然，不會再是蘇格拉底和亞里士多德那一套了！

按我的記憶，全劇似乎不祇五個人，好像還有一位“商人”出現，但我忘記是誰扮演的了。定稿之前，為此曾征詢過好幾位同學的意見，但大家也都記不起來了。只有一位同學提出可能是李釗常，但我又不能肯定，一時又無法找到其本人來對證，所以在此不敢妄發議論。如果這個意見是對的話，只好請常兄原諒了。

敝人當時是擔任部份服裝和道具的製作。製作重點自然是那個金質獎章，還有那套“將軍服”。為了突出舞台效果，所以獎章做得很大，足有四吋直徑，用紙皮和金紙糊成。上端飾有紅綢，式樣是“蘇式”的，不倫不類。但敝人自鳴得意的是，獎章是可以“閃光”的。里面裝了小電珠和小電池，用很細的漆皮線引出來，兩個線頭則操縱在宙斯的姆指和食指之間。當宙斯手持獎章時，不停地“食指大動”，就會閃光了。在五十年代中期，能製出如此“高科技產品”，怎不沾沾自喜好一陣子呢！將軍的盔甲和頭盔，是參照歷史教科書，用較硬的紙板加以剪裁，再塗上顏料製成，也費了我不少功夫，而其他大多數人的服裝，則剪裁不得！因為那都是從幾位老師處借來的農襖睡襖乾溼襖之類，再加上彩旗和毛巾被搭夠。不能動剪刀，只能夠橫穿反穿，左勾右搭，拖泥帶水而成。這方面的工作，就由劉曼媛，伍穎芬等幾位女同學別出心裁了。在他們的打點之下，把那幾條漢子裝扮得倒相當似模似樣呢。但從上往下瞄，那就糟了！將軍腳上穿的是雨靴（未知兩千多年前有無這號物體呢？），其餘諸仁兄則以波鞋或皮鞋上陣。至于佈景，在舞台左方有一棵畫在硬紙上的樹。在舞台中間偏左處有一個宙斯站立的樹樁，是用板凳，木條和硬紙等釘成的。我忘記是出自誰的手工了，敝人只是在上面塗抹顏料而已。

排練大多是在每天下午第七、八節進行。排練的形式是很活潑的。而排練過程中又不時會有“新料”自動爆出。一次，某個可憐的傢伙不自覺地坐到了臨時權充樹樁的板凳之上，被“驕傲的將軍”看見，飛起一腳就把他踢高三尺！以後，這個動作就一直保留到了正式演出之中。（請放心，炮氏很會掌握力度！）

經過了多少次緊張的排練和忙亂的製作，張羅，好戲終於開鑼了！在一個晴朗神爽的秋夜，全校師生聚集在我們的無上蓋禮堂——足球場上觀看匯演。我們的演出相當成功，演員們非常老練，沒有人怯場。因為忙于自己班的後台工作，沒有功夫去看其他，所以我已經記不起該晚其他班有些甚麼節目了。現在也記不起這個劇究竟得了第幾名，只記得確是取得了名次，但不是第一名。不過這並不重要，重要

的是我們能夠通過這個機會，大家同心協力，共同度過了一段緊張愉快而又難以忘懷的時光！

這是在我們金色的年華裏的一段金色的插曲。雖然過去了這麼多年，仍令人回味無窮。唯一遺憾的是，從排練至演出的整個過程，沒有拍下一張照片留念。當時也有人提議，不如演出後盛裝出巡，到華華攝影院照一張相，但後來不知怎的又沒去成。（事實上攝影院也應當已關門了。）少了這張照片，真成了終生憾事！如今，我只好泡製一張如此這般的漫畫出來“填補真空”了。（既是漫畫，“尊容”免不了會被誇張。如有任何冒犯之處，萬望放小弟一馬！）

陳子強後來捧回去了真正的金質獎章。而我製作的那個冒牌貨卻一直保存在我手中，我捨不得丟掉！但遺憾的是，八年前來美國時未有把它帶出來。因為當時我所有的皮箱都塞得漲鼓鼓的，而這個紙皮東西我怕壓壞了（因為是“立體”的）。所以把它和另外一些雜物包在一起，留在廣州，暫寄放在親戚處，等以後有機會再清理。所以，我以後是會再見到它的。

金色的獎章可以再得到。但是，金色的年華卻是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可是同學們不要喪氣。還記得高一語文課本裡何其芳的那兩句詩嗎：“生活是多麼寬廣，生活是多麼芬芳。凡有生活的地方，就有快樂和寶藏！”經過了三十五年的風霜，或許我們對這些天真爛漫的詩句不一定會完全苟同。但是無論如何，青春雖然消逝，但“生活”畢竟還未離我們而去。況且，我們擁有的是真摯的友情，還有那永不會消逝的溫馨的回憶！

----- 猴年歲末，于大洋彼岸

後記：本文初稿寫出後，蒙炮兄過目，並提出寶貴的補充意見。特此致謝！

楊寵：

知您們會在六月到溫哥華一遊，真是高興，我們已經有三十多年不見了！我會通知鄧才豔和梁愷懷（他們開餐館），希望到時我們能有一次愉快的相會！

電話交談中，提到輝社三十五週年紀念刊，你說希望我把我的經歷寫出來，我現在只寫出一些大綱，不知合用否？

用很概括的話來形容我近十多年的經歷，就是：“不懈奮鬥；屢敗屢戰。”直到今日，雖然未有甚麼成就，但希望再捱三幾年會有新景象。正是：此地無山，愚公有之！

自一九五七年中學畢業後，一九五七 -- 一九六一，就讀于華南農學院園藝系，畢業後在廣州工作了一年多，一九六二年十月帶病到香港，一九八零年四月移民加拿大。

在香港將近二十年，其間曾在香港音樂專科學校攻讀四年，可惜學而無成。

爲了生活，我曾任信差，雜役，攝影師，百貨公司副經理，與及在浸會機構任聖樂部及出版部幹事，並曾在盲人音樂訓練所任職。

時間最長的一份工作，是在香港兒童合唱團當幹事，共十一年多，與孩子們在一起，甚爲開心。且更有機會同他們一起到澳洲，歐洲，美洲及東南亞各地演出，大開眼界。孩子們與我關係極爲融洽，直至如今，合唱團的孩子們 -- 現在已經三十多歲了，還有和我聯系。

孩童時代，好似一朵花。青年時代，好似一盞燈，都是值得記憶的好時光！

一九八零年，移民來加拿大溫哥華。那時我四十二歲，到處找工作，但是十分困難。原先打算買一個小型農場經營，可是當年地價飛漲，以我手持有限的資產，無法購買“無限”的生意。

幾經周折，我決定自己設廠種芽菜。由于我帶來的錢已經買了屋，買了車，剩下只有六千元。

“持六千元開廠，真是少見。”這是我的會計師說的。

由於沒有本錢，一切只有從簡做起。本來種芽菜有全自動芽菜機，可惜無錢買，於是乎自己動手，安裝一套自動系統。無能力請工人，我們自己每日工作十六小時以上。



“風華正茂”年代的余鴻瑞

楊寵畫於一九六一年（素描）

(當時我太太全職在老人院當護士，下班再來做，她弟弟也在工餘時間來幫我忙。)慢慢地生意開始上了軌道。我們嘗到了初步的甜頭。

如是者夜以繼日的極為辛苦地工作了一年半，我們開始有能力請一位工人協助。後來，生意愈做愈大，租來的地方不夠用。於是，拍拍心口，決定自置廠房。終於，買了一幢合用的廠址，並且安裝了自動化生產線。

當時溫哥華只有五間芽菜廠，我們的產量估計排第二。每日產芽菜幾千磅，供銷溫哥華市及溫哥華島各市鎮，甚至遠銷至北方各省市。(那兒整日冰天雪地，沒有新鮮蔬菜，對芽菜的需求量頗大)。但是幾年之內，溫哥華的芽菜廠增加至十三間！雖然我們的產量穩步上升，但因為競爭大了，生意就難做了。要鬥便宜，鬥質量，還要鬥服務周到，鬥來鬥去，永無寧日。

種芽菜有一個問題，就是，它的生產週期是五天，而我們的曆法是七天一週，假如你是星期日休息，星期五就無芽菜供應。所以一年三百六十五日無法停得下來！雖然那時我們已經有六個人工作，也很難安排有固定的假日休息。就這樣，做牛做馬，而且馬不停蹄，捱過了七年。

還有另一個問題，就是，芽菜太便宜，其售價僅為三毛錢一磅。我們要維持六個人的收入，就需要有很高的產量。產量增加了，就需要開闢更多的客戶，但這時因為芽菜廠多了，競爭極大，生意愈來愈難做了！

需要另想辦法了。我想，芽菜比較易種，所以多人競爭。又因為太便宜，所以辛苦，那麼，可以不可以找一種特別難種而又價錢較貴的東西來經營呢？這樣，競爭少了，價錢又可以貴些，不必生產太大量，也可以維持收入。這就是說，又可以同時解決太辛苦的問題。

有人提議我種人參，我考慮過。還有其他一些品種，我都反覆考慮和比較，最後決定：種植食用菌！主要是冬菇和鮑魚菇。

我決計向政府申請租用農地，竟然如願。我就租了一幅二十五英畝的荒地(合計中國制一百五十畝)，在荒地上我們請人開了一個深水井，從二百六十呎深的地底吸水。又請推土工公司推平了一大幅土地，在那兒建了約一萬六千平方呎的菇舍。其中有接種室，育種室，消毒室，高壓消毒爐，製種室和出菇舍等。

本來，可以向銀行貸大量的款，有錢在手萬事通，可是我們沒有這樣做。我一切都自己動手！自己繪工程圖，自己入紙工務局辦理繁瑣的申請手續；自己動手建造，只是請了一些散工協助，其中辛苦只有自己知！花了兩年多的時間，工程終於完成了。經工務局審核，最後批出了入伙紙。

忙完工程之後，一口氣我也沒有歇，馬上又忙於種菇。不久後我們有了第一批菇。除此之外，我們還試種其他各種食用菌，甚至試養兔子，山雞，鴿子，葵鼠，鯉魚，神仙魚等。這段時間，我就好似蚯蚓在黑洞洞的地裡鑽來鑽去似的，希望能找到個好的出路！

但是，前面等著我的是很大的風險。冬菇並不易種，因為這是一種微生物。種食用菌的過程就是與雜菌鬥爭的過程。在經營及管理上的每一個環節如在營養料配方，入包過程，消毒過程，接種過程及育種……以至菇舍管理甚至廢料，污染料及垃圾的處理等，稍有一點不慎，都有可能引起失敗。更不用提甚麼病害及蟲害，市場供銷，生產季節安排，人力，成本及其他管理上的一切一切，都會是失敗的因素。

所以，因種菇而破產者這幾年有十餘宗之多，不能不叫你心寒！我們分析每一

位經營者的失敗，主要是他們以為得利很大，因為菇類售價頗高，而成本又不大，但是幾乎所有失敗者都沒有把上述的失敗因素好好做一個估計。而且他們企望太高，希望賺大錢，結果失望。他們花費成本太大，全部用最新最尖的“洋辦法”，樣樣用料上乘。有三兩位在菇舍未建成前已無力再建，而又因花費已經太多，終於傾家蕩產。

我不是有錢人，也不打算賺大錢。所以一切都是慢慢的由平地起，一步一步，穩扎穩打。雖然至今尚未有大成就，但我已擺脫了以往七年多種植芽菜無法休閒的日子，現在我假日可以休息，而且有了初步的成績。

由於我未種冬菇之前，已經知道這是一個難度高的專業。所以即管失敗，也屢敗屢戰。生活總是由一個框框跳到另一個框框，談不上那一個框框最好。無錢時有窮困的煩惱；有一點兒少少錢的時候，也有一點兒小小的煩惱；我想，如果有一日我有許許多多的錢時，勢必煩惱更甚。

人就是永遠生活在一個個煩悶苦惱之中。

所以，我所祈望的不是甚麼理想的日子，只是希望因今天的努力，而使明天會更好。

我的近況在電話交談中也提及了。您在三藩市遇見其他中學同學時請代我問候他們，很久沒有黃耀武的消息了，他近來好麼？

想當年我們八班，真是真摯的一群。幾年的生活，使我們心連心的永遠在一起，超越了時空！

問候您太太和孩子，下月見！

鴻瑞

五月十日

----- 楊寵後記 -----

我原來想請鴻瑞兄給我提供素材，由我執筆寫一篇小文，但看到他的這封來信，我覺得我無能為力了。他寫的都是他自己的切身體會。以小弟之禿筆，無法用第三人稱來再作改寫了，而且也無必要，這封信本身就是一篇極好的文章！

鴻瑞兄熱情而有魄力，是當年班內的活躍人物。外號“大炮鴻”，是因其聲音洪亮，率直爽快之故也。當然囉，有時也會扯開嗓門，滔滔不絕地車其大炮。（有時甚至會是雙響炮，連珠炮……可是，如果沒有這些大炮，我們的日子也許會過得悶些了！）但他辦起事來，卻決不放空炮！中學之後，在華南農學院園藝系畢業。到香港之後又攻讀音樂，在葉惠康先生著名的香港兒童合唱團任幹事達十一年之久。並帶隊周遊列國。我有個姨甥當時也在團裡，二十年後的今天，仍然很懷念這位和藹可親的“余叔叔”呢！

八零年移民加拿大後，又回到了他的老本行——園藝。以六千元本錢，其實是全靠自己的雙手，以驚人的毅力，和付出了極為艱苦的勞動，辦起了規模不小的農場。小弟深為折服。炮兄在這些年裏，已經打出了很響的一炮。在今後的日子裏，我衷心地期待聽到來自溫哥華的更響亮的炮聲！



三藩市同學結伴
遊尼加拉瓜瀑布

穗校余鴻瑞，楊寵健，梁愷懷，鄧才
豔與澳校鄭乃良老師歡敘於溫哥華



參加多倫多大
會的部份同學



何應龍小傳

最近十多年，本人一直在電視台（香港 TVB）任職，職位是 COPYWRITER，做的是宣傳推廣上的文字工作（中文），主要是宣傳電視台所播映的電影，工餘喜歡攝影，聽古典音樂，閱讀等。至今尚是單身一名，因為已過了應結婚的時間，亦不打算娶妻了。

除了正職，我保持了廿多年香港影評人的身份，必須有固定地盤（框框之謂），經常發表影評，而被人認為該“地盤”有份量，才可被人確認為影評人，影評人有優先看未上映電影的招待場的權利。

本年七月一日，我已跳槽新成立的“九倉有線電視”，它比 TVB 先進及規模大得多，因為 TVB 只有兩個頻道，有線電視是收費電視，暫定用戶每月為 198 港元。

我在有線，仍作 COPYWRITER，做 MOVIE CHANNEL 及 PREVIEW CHANNEL 宣傳工作，工作較以前忙得多，亦受上級器重，薪金比 TVB 好得多。

我最想知道加拿大陳慶鏗同學（望班）的地址，查了許久，亦查不到，在六十年代，他在加拿大常有與我通信，我對他十分懷念。



哈哈笑

何文田上一把火
海角天涯各奔騰
三十五車同回日
北國湖邊述前跡
把臂握手喜相逢
踢完波子又水槍
又奔又波是人生
天行健自強不息

延文禮士淑女多
東南西北德意志
九十多人齊相聚
滿路飄香尋舊情
同說當年戲老師
還是培道斯文重
半醒半睡求奮存
四十周年寶安會

---- 記一九五七培道翔社培正輝社
三日同慶（七月三日至五日）
遂業寫於多倫多
七月七日

(Colin) Yen Lai CHAN - 1957 to date

陳賢勵

After graduation, went to Bendigo Technical College, Bendigo, Victoria, Australia to study Diploma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in December, 1957. Transferred to the Royal Melbourn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elbourne in 1960. Obtained Diploma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in 1962.

Married Ann (nee Vains) in 1962. Met Ann while studying in Bendigo.

Commenced with Commonwealth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 Organisation (CSIRO), Division of Applied Geomechanics as Technical Assistant in 1962. Promoted to Technical Officer, then Engineer/Experimental Officer.

In 1970, joined CSIRO Division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Studied part time at Swinburne College of Technology, obtained Bachelor Degree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with Distinction) in 1975.

Studied part time at Monash University, obtained Master Degree of Engineering Science (Mechanical Engineering) in 1980. First part time student out of 40 students to complete the new M.Eng.Sc. course.

Now working with CSIRO Division of Building, Construction and Engineering as Principal Experimental Scientist. Area of interest include heat transfer, fluid dynamics, thermodynamics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air conditioning applications. Author of 23 scientific papers.

Colin and Ann now live in the Suburb of Glen Waverley, City of Melbourne, Australia. Have worked with CSIRO and lived in Melbourne for the last 30 years. Two sons, elder son Robert (29 years old) now married for 5 years. younger son Peter (25) just completed Graduate Diploma in Computing, after obtaining his Bachelor Degree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from Royal Melbourn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陳少銘小傳

自五六年離校後，到英國和美國讀機械工程，畢業後在美國大公司做事，由初級工程設計員而至工程經理。二年前到 Sacramento 一間公司作工程管理。現開洗衣館，與太太各管理一間。太太趙美雲是在香港聖瑪利女子學校畢業，在港認識，六七年結婚。有一女一男，我們也升級做了祖父母。兒子剛剛大學畢業。蒙神祝福，生活安定快樂。

果行吾弟英鑒：

小兄離港赴星小女家中暫住轉瞬已八週矣。上星期六（六日）由星返港，昨為星期日（七日），下午即打電話神愛護老院一詢令堂健康狀況，據聞不知。命今日星期一（八日）再打，小兄揣思護老院中應時時有負責人瞭解一切，照顧老人。不得已今日下午再打電話詢問，並將令堂曾入博愛醫院事相告後，謂果行諸子皆在美國，始獲答覆，並謂此乃不幸，令堂已於一月五日過身，聆此不勝詫異，既已出院當甚健康，于吾弟等回美僅十餘日，何能遽而逝世，未悉確否。吾弟時有函電，甚盼其詳，果如此人生達高齡者為古稀之人，古人稱之為“笑喪”，吾弟等已盡其責，可無憾矣。如不確，望來函說明，小兄之言算是糊塗人語可也，請勿介懷。小兄此次赴星得遇心臟專科醫生服藥，現大致尚佳，據醫生言，心下血管多年使用，當有淤積而變狹窄，服藥使之稍寬，使血稀薄流通較易，但恢復之後，絕與當年比較不及也。此為老人與不可免之機器磨損同也，既為如此，亦任之而已。

小兄夫婦擬入老人院（乃子女催促），免日後小兄夫婦獨居，一旦有事乏人照料，順告，一旦成為事實，當再函達，大作兩篇小兄均已細讀，異日刊醒獅語集第二集時，未悉仍有機緣為吾弟作短序否。

匆匆，即候

合府康樂

小兄單倫理

偕 師母佩珍 同候

又：吾弟練功如非為掌門人，尚望以強身為主才好。

果行兄：

十一月十七日手書并大文‘海濱賽跑父子兵’已拜讀，吾兄精力旺盛，不減少壯，可喜可賀。歷觀兄台寫作，文中雖多以‘老夫’自居，然每於文爭武鬥，唇槍舌劍，有如神鋒出匣，後生望塵莫及，‘上級’人馬，退避三舍。路遙知馬力，來日之長跑競賽，兄台又必得獎也。

來示囑寫‘與兒練武記趣’一文，為卅五週年補白，文題甚有意思，且亦當為吾兄必曾經歷者。夫佳趣誠有之，惟弟以為凡專門之學而涉及父子授受，不若同時易子而教之易於得功，就以武術而言，拳，械，對拆，父子同練可也。但一至搏擊，則父子練習難收奇效。蓋拳腳若以點到為止，則不知痛癢，必也拳拳到肉，始能盡搏擊之能事，得武術運動之環中。未知吾兄以為然否？苟不以其言為妄，敢請以此信為特刊補白。

耑覆並謝，即祝

精健

弟

漢超手上

十一月廿二日

抗日戰爭結束後，我的父母從西南邊省的雲南省昆明回到廣州就事和工作。父親就業機構在近郊的東山購置了一排房宇給員工居住。印象中的東山很是美麗。家門前是一條小河——新河浦。河水時漲時低，水多時整個住宅區域都是水，没法行車。有木船來往載人，小孩不用付錢，所謂“西江水漲”。水少時河床亦可見，我們喜用水草縛成長線，在另一端束一塊牛肉或豬肉，用來釣小螃蟹，日可得幾十，最麻煩是釣了上來赤手去把螃蟹解掉，常給咬上，不易受也！

我們四姊弟，便在近居的學校就讀。選擇學校是費了母親的一番詢查，和參觀校舍。結果大姊進了培道，女校，校舍對面便是我們三兄弟就讀的培正小學部。那時抗戰復原，八年戰亂，影響學童就讀學齡的參差，學校便以高度來分班，每班約是四十人。甲，乙，丙，丁...而下。我每年都被排在最後的一班，四年級我是在庚班，是級內最尾的一班，同班同學記憶最深是王曦光，他家就在我們河的對岸。上學中午回家吃飯和下午放學，我們都常在一起，他樣樣都做得比我好和夠膽色。只是“打波子”除外，在小息時我們十多人便在沙地上劃圓圈，我們各人把三粒或五粒波子放進去，然後猜拳頭看誰領先把波子打出來，我常用香煙鐵罐裝得滿載而歸。有天我打贏了不少美麗的波子，把罐子放在褲袋裡，然後排隊走到東山浸信會參加整個小學部的佈道大會。那浸信會設計得非常漂亮，整個會堂是一大圓形，中心是牧師講座，眾座位愈後便愈高，地板因而是斜傾的流向中心。這樣叫聽者把精神集中在牧師身上。那天，在大家低頭祈禱時，我心中實在為收獲到的戰績而沾沾自喜，禁不住把香煙罐拿出來，把蓋子打開，怎知用力太猛，整個罐的波子都跑了出來，“嘩啦！”一聲都衝向牧師那兒去了，這是個人第一次在教會作的奉獻。

在廣州小學四年中常憶起的是“亞貴”打鐘，上堂和下課的聲音，教國語老師講述的西遊記，晚上放的電影和老師們排演的話劇。印象最深的還是每星期六中午下課後，一列列的留校寄宿的同學們站在小學的正門前等待從城內的家人來“領回”家去，他們臉上的焦急，渴望和遠遠見到他們的父母從街道走來時的喜悅情緒現於臉上至今不忘。此外孫必興在全校運動會跳高時旁邊的級友齊叫“西施”替他打氣。

一九四八年由于國民黨中不良官員乘抗日勝利大貪大污，引至全國財政崩潰，民不聊生，共產黨義勇軍起而替之，他們新的政治觀點和口號把很多在廣州的知識份子和中層階級的人們嚇得跑到香港來。我家是幾十萬家的難民之一，那時香港仍是十九世紀式的英國殖民政策管制，我父母好不容易在這樣的環境掙扎和生存下來。但無論經濟情況怎樣艱巨，他倆仍以我們四姊弟的教育為首要。香港的政府教育學校對從大陸逃難來的兒童概不收容，半官立的天主教和聖公會學校也不易進去。除了人事，還要有基本的英語教育。對在中國長大的小學生實是全無機會。與此同時，香港有小部份的教育家仍以中華文化為首出錢出力的在開辦“中文學校”——在香港的培正中小學便在這樣的環境中慢慢誕生和成長。五零年初林子豐先生義務的挑上了校長一職，先把學校改為上下午校制，這樣可多收容從中國來的學生，就這樣我

們三兄弟報名投考而復進了培正，我進的是初二真班（下午班），何宗頤先生那時是校務主任，面試對我教訓一番，要做榜樣學生。

真班四十五個學生，男女各半，全都是新的插班生。林英豪先生是我們的班主任，班房是D座的地下。後面是老瑞麟先生的辦公室，往前是善，正兩班，同學坐在我附近的是蔡子平，林桂生和李耀庭，由於我們全是新丁，加上何主任的下馬威整整一年我們各人全都必恭必敬的上課，往往吵鬧的善班聲音便會經正班而傳過來。何其俊和蔣中寬是我們真班熟悉的名字。

林子豐校長認為，長遠有意義的中小學教育應是全日制。他向學生家長港九的浸信會信徒，和美南浸信會呼求捐贈款項去擴建新校舍，好不容易把一所可容千多學生的中學校舍興建起來，雖然這樣仍不能應當年之需，另外還要保持學生的優秀水準。中學因此實行了減班政策，每升一級便少班數，我們真班在升初三時給分到愛班和善班，與此同時的正班也沒有了，我們由七班減至五班，不見了九十個同學，分班不是依高矮而是按名字的筆劃來分，我們的善班四十五人全是男生，首先註冊每人便以在“和尚班”而自豪。我們的班主任是單倫理老師，他是山東人，教書很認真，學生作文逐字逐句的在看在改，好的劣的常在課室中褒貶和頌揚。他注重的是有創造性的描寫，因此往往在一同學的身上，這星期是佳作，下一回寫的要是不小心，便有拙劣之彈，同學中的表表者有黃漢超，梁果行，鄭國輝，唐翦... 由於是班主任，他對學生的德行，也要培養，啓導和管教。在這方面他的率直和認真的態度，全發揚出來了，他鼓勵我們多看課外書籍，他個人中西作品都知悉，一天黃漢超請教單老師有關“拍案驚奇”一書，“這是明代有名的小說，你們是和尚班，可以值得一看，這樣可以對男女關係有進一步的認識”，同學中多人閱此書者後全都拍桌叫好，余寶祥更以此和西方文學相比，他認為“雅歌”比較美麗，常在小息朗誦和同窗相研。我們和尚班的精神也由此慢慢地培養出來。

新校舍建成，各同學家長捐錢出力的很多，我們由半日班變成全日班，學費也因此加漲，我們在學生週記 --- 這是林子豐校長關心我們中文寫作的能力，特規定由小學四年級起，每一星期寫一篇記述週內的生活思想和活動，然後交給班主任修改。同學中為此不平而鳴者多人，單老師為此單人匹馬去見校長進言。回來向我們解釋一遍，更告我們學校有獎學金來幫助清貧而又成績優良的學生，他說會盡力支持有需要者的申請。因此下學期多人獲此幫助，有位“仁兄”，因是半價，一口氣把整個學期的學費全付了。單老師為此氣得很，當眾向他申斥一番。

由於我們多是“舊生”不是新入培正，加上沒有女同學同座，上課不用虛假做作，和先生們教問相答和各自談笑常有。單老師採用商鞅政策，由班分行，每行由長管，班長則管行長。行長他親自選擇，他以最“嘈”的同學為其首選人物。行長做得最好的是史濟康，柔威並濟，人人都給他治得伏伏貼貼，我坐的一行的行長則用小冊子記錄每人在每一課中的劣行，然後把冊子交給班主任審閱，在一起受苦的除我還有蔣中寬，賈士元，梁果行和余寶祥。我們全都同意冠該行長花名“太監”以比明朝宦官之亂也。其後我和余寶祥把這行長弄了一大“鑊”闖出了彌天大禍，“君子之

過如日月之蝕，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便是班老師對我們的告誡，多年後在芝加哥大學和崔琦說起這事，他記得比我詳細，兩人說起足足大笑了十多分鐘，那位行長不念舊惡和我卻成了同班的好朋友。

我們全班上英文課最靜最聽教，何宗頤到校長巡堂時多是在這時間，因此初三善班常給他贊賞，主要是授課的老師——程知真，綽號“僵屍”，蔡子平同學初二升初三進了愛班，教他們英文的是一位男教師，小息和午飯時間，我們常有往還，他對我說，我們真是幸運，程老師不但是發音動聽，其儀態更可往競選世界小姐，我聽後方始大悟，為何這位女先生授課時每人都是端端正正，所有家課都繳交無誤，程老師授課一句中文都不用，為的要訓練我們聽講能力，另一方面和她是上海人講廣東話不成也有點關係，英文中她最欣賞王祖良和崔琦，李修文也是她常提的好學生之一。有天李同學在黑板上寫英文字句給我們示範，不小心把 GOD 寫成 DOG，全班四十五人為之大笑了三分鐘，程老師為保持她教書肅靜的記錄，再也没叫李同學示範了！

教數學的是鍾偉光老師，他教幾何中英文並用，由于鄉音的關係，每說及 OA 等於 OC，全班便齊聲回答 OC 等於 OK，之後便是師生相共而笑。教地理的李辛老師亦教我們怎樣把幾何的推理應用到地理上，例如有河流交匯必有城市，而這城必又是工商業的重心，近沿海的地方氣溫是海洋性，和大陸氣候大大不同，可依此而“吹”，而萬保不錯，他是代入公式原理，對我們每一個遠來北美就學，對陌生城市的分析和了解，全都用上了。

老師中個人最佩服的是林天蔚老師，他寫得一手好墨筆字，邊講邊寫，娓娓道來，有條有理，中華歷史上下三千多年優劣全分析得詳盡，不用另讀其他課文，每人亦可領悟中國歷史的真粹。

初中畢業後升高一善，部份的同學編進光班成了兩班“和尚”。高中二時剩下四班，光善合併成了高二光和高三光，整整高中三年我們這群男學生被“當權”的行政當局全認是頭痛之源，不知是那一位老師的提議，自我們社之後再也不把男學生編排在一起了，培正在廣州立校，中學部一直都是男校的為準則，到我們初三善班便是最後的“和尚班”，往後便是男女平等了。

九二年七月在梁鑑源，雷仲宏，李宗辰，何其俊，倪福年同學發起下，我們輝社四十多人在多倫多有離校三十五周年之慶，我們光班同學這回較多，幾乎全是畢業後三十多年來第一次的重聚，興奮之情實非片紙可道，據李宗辰的非正式的統計，和尚班的流弊是遲婚，我們班除了王世榮和孫必興早婚（他倆由中學開始每事都比我們優先）其他各同學計算起來平均比信望愛遲了三至五年，其中著名的王老五鄭國輝，唐翦都是初三善班的樁柱。

"至善至正"

黃開旺

在母校就讀時記得每級都有信望愛光班。特別在高中時代，多數同學都由高一到高三同在一班。所以每同學必然對自己班比較有深的印象。以前我曾比較玩笑式的狂想為何不叫恭喜發財四班，也許嚴肅些叫禮義廉恥等四班，此乃國之四維，既高雅，又有意義，為甚麼卻採用信望愛光，如此小弟由小學二年級讀到高中三都沒有得到比較正面的答案。

事隔卅餘年，現在才体会到母校實在寄有很高的期望，且這期望早早就刻在各同學心中。細看校徽正中有一本書寫著至善至正四字，雖然未有明確的著明這本是甚麼書，但能夠在這本書中找到善與正似乎不是一本簡單的書，也許有同學熟記大學之道，明德新民，必能止於至善。但小弟眼看很多有大學問的人，雖然知識極之廣博，但不少知法犯法並不止於至善，反而知善而不行善。至於至正之正字，不偏不斜為之正。不會過之猶不及，應該做的就要做，不應做的就不做。相反，不應做的反而拼命去做，應份要做的闕佬懶理，這都是不正。那麼能夠做到校訓中的至善至正真不容易。畢業後到今真不知做了多少既不善又不正之事。雖然如此，我卻不必因此而灰心氣餒，因為在這本校訓之後面那本書告訴我們只要有：---

信：義人必因信得生 --- 就是因為信基督而成為無罪之人，因而得到永生的生命。

望：由於信而得到旨望。不然我們不知生命為何而來，將來要往那裡去。以後毫無把握，談不上甚麼期望，特別是信而沒有望不是真信。

愛：如果將信，望及愛分別計算的話，愛是最大，最重要。原來愛像水一樣有兩個元素組成，缺一不可。這兩個元素就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恩慈者即連本來不值得接受慈愛也都給與慈愛。俗話就是'抵死'的，也給與憐憫和愛護。愛之所以最大，是因為天下大事都會有一日完全過去，只有愛卻永遠長存。

光：對輝社同學很有意義。因為輝社一半是光，一半是軍，要有光，同時亦要有依靠萬軍之神的力量。嚴格來說，我們自己本身沒有甚麼光可言。但只要有大光照射在我們身上，我們便不在黑暗中走，令人覺得安穩，平安，喜樂，不容易因黑暗而跌倒。

母校早就把信望愛光來造就和祝福我們各同學，將至善至正作為每個人做人的目標，是祈望各人成為出類拔萃的人才，認識神付與每個人的人生價值，站穩自己崗位而從善，成為真理之干城的一員。詩篇第90篇中幾句形容得最恰當，"我們的一生不外七十，強壯的活到八十，其中不外勞苦愁煩，轉眼成空。但求神給我們有智慧的心，(按即認識至聖者的心，不是有大知識的心)，好使能早早得到慈愛，此乃小弟卅五年後不同的觀感和願望。

感謝主，祂重重的使用我

單瓊珠

人生的路程是彎曲的，我們無法看透明天的道路是怎麼樣？可是回顧過去的時候，你卻看見一條很明顯清楚引導你路程的光。這光就是上帝對你的引領，也是上帝的恩典。我的過去也是一條彎彎曲曲的歷程，然而主的引領卻使我在祂的恩典中平安順利的度過。

培正母校是以基督的愛為教育之宗旨，再加上父母都是基督徒，我自小就享受著在主的愛中生活，在培正母校同窗都有著深厚的感情。後在教育行列中工作了二十多年，一切頗為順利。但是為了給孩子們有好的求學機會，放棄了香港奠定的事業基楚，移民美國。來到一個完全未踏足過的地方，真是不容易。但是我深感主的手在扶持我，讓我在困境中得到安慰，讓我有勇氣面對一切。祂要我更剛強，祂在磨煉我。祂要我更瞭解人間的痛苦，祂要我瞭解在痛苦中的需要。祂也安排了很多天使在我的周圍護衛我。移民到美，就全靠妹妹寶珠的申請，到美後又得她一家照顧暫時住其家中，其次第一時間又得到培正同學們的關心與接待，多位灣區的同學共聚在王曦光同學之府上，在他們熱情的關心之下，吸收了很多新環境的情況。繼而有機會參與培正同學會的聚會，更接觸到很多舊日老師與紅藍兒女。我在澳門培正小學的鄺乃良老師和師母還親到家來探望我們。他們的熱誠與鼓勵，對於剛到這陌生國家而有的不安減低了不少。

話雖如此，在美國作為一個新移民，到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香港做校長，來到美國連教書也不可能的，只有靠勞力的工作，這在來美之前已有心理準備了，無奈勞力工作也不容易找。數月內，我先後曾做過侍應，收銀，最後還是靠紅藍兒女，妹妹寶珠的同窗許惠翠同學的介紹，才可以得到一份電子廠的工作，算是穩定了下來。可是半年後，公司面臨關閉，我也就嘗到 Lay off 的滋味。但內心卻有一種的喜愉，因為這工作實在缺乏興趣，現在可以有機會嘗試別的了。一停就是半年，情況實在令人擔心，但我也喜有機會去讀一些免費課程，學一些現代美國的秘書基本技巧。這也奠定了我日後的工作機會。

在這段困難的日子當中，我體會到，在任何境況中，不要離開主，凡事交託與主，憑著信心，帶著愉快的心情去面對一切，你會發覺，凡事都會迎刃而解。我是一個聖公會的教友，自移民到美後，熟識我的牧者與主內弟兄姊妹都很關心我，其中一位遠在多倫多的謝博文牧師夫婦常有來電問候，瞭解近況。就在他的連繫之下，我開始了與美國聖公會的接觸，也開始了事奉的機會。更因此而有機會在其中一間禮拜堂辦事處擔任秘書。這工作給予我對美國聖公會的一切有了學習的機會。

感謝主，這秘書的工作不只是一份工作，它是主替我安排的一個訓練學校，一個受栽培的機會。工作一年後，我的上司，也就是這教會的牧者推薦我考慮做牧師的工作。這一提可非同小可，心裡起了不可控制的波浪。這是主的呼召嗎？我可以嗎？雖然我一直都在教會事奉，年青時擔任詩班，教主日學，帶領青年團契。但這可與擔任牧者工作相距太遠了。雖然我在香港曾讀神學，但那時我的目的是要增加

對上帝的認識，在學校裡帶出基督教愛的精神。這與做牧者也有相當的距離呀！在今日的社會做基督徒且不易呢，何況獻身做牧者。算了吧，這只不過是牧師隨便提提罷了。但這意思卻不停在我腦海裡出現。在這時我剛開始了一項直銷生意，進展尚不錯，頗有遠景。事奉主，我是願意的，但是做牧師，談何容易。當我向香港熟識我的主教與牧者求取意見時，他們卻給予很積極的答覆。沒有人知道是否可以，既然有這樣的可能，為什麼不進一步在主裡找尋祂的旨意呢？

差不多兩年的爭扎，在不停的禱告中，在我的屬靈導師與神學研討導師的指導與鼓勵下，看到主的旨意，祂要重重的使用我。感謝主，我已於一九九三年三月二十七日被按立，正式踏上全身事奉的行列。在我封職典禮中，鄺乃良老師與何汝顯，王曦光，孫必興夫婦等多位同學前來觀禮，他們的蒞臨給予我很大的鼓舞。還有封職禮文書的封面也是培正的同學楊寵健力，讓我把主的平安帶到每一個我接觸到的人那裡。也不替我設計的呢！但求主加我能負紅藍兒女對我的愛護。

主的愛在我們的周圍，祂總是在我們需要的時候給予幫助，祂的幫助是藉著你對祂的信心，祂會藉著你周圍的人，就好像主差來的天使一樣給予你護衛，給予你啓示。在我的人生經驗中已充份體會到這些。盼望我們都能蒙主使用，做別人的天使，也讓我們享受著主在我們需要時給予的幫助。只要我們相信祂，把一切交託在祂手中，讓主使用，你會生活在祂的恩典之中。



孩童的表情

林桂生



到多倫多參加同學聚會，很多同學三十五年未見過面，又重新認識了一些以前未認識的同學，十分高興。

在遊覽車上，坐在一不相識的同學附近。黃開旺同學稱他是李老板。我努力在追想當年孩童表情跟他的連繫，結果落空。相談之下，才知道他是李樹衡同學，未畢業就到加拿大去了。他的孩童表情依舊落空。他的頗典型的中國城的中國人面孔令我失望。

隔了一天，又和他見面，偶然才發覺到他原來是那位喜好打籃球的李樹衡同學了。他的籃球技術不是頂高明的，他也不會像黃開旺同學受人重視。他的孩童表情當年是他的活動必要，在籃球場上有機會可以舒展身手，像一些舞迷非跳舞不可。

參加了同學聚會後，又到美國波士頓去看帆船大遊行。在太陽光下曬了大整日。回到市區。遇見一位六七十歲的中國老太婆。她衣著並不破舊。她拿了一提袋我看，裡面是一些可樂的鋁盒。她哭泣地說她沒有飯吃，沒有人照料她。我給了她一張大鈔，心裡想，這樣一張大鈔那能解決問題？只見她驚喜像一位頑童似的，連聲道謝離去。一位老太婆竟會有頑童似的表情，心裡很多感觸。

在香港大學校園內，看到一大群年青人。他們的衣著神氣，跟我們在台大當然不一樣。這種成人的表情是跟他們孩童的身體不符合。便想到我有了孩童的無知。又加上政治和社會系統學的追求，到處使人誤解。跟三十五年許多未見面的同學再會面，才知到我雖然白髮不少，其實比許多同學還幼稚得多。這大概是二十多年來清閒工作的關係吧！

衝擊

馮津

七月五日的晚上，帶著一個迷幻的心意，我踏進多倫多的香山飯店：...三十五年是一段很長久的時候，也是整個世紀的三分之一，世界的改變何其大，人生的變遷何其多，從前少年時代的同窗，今晚可能重認？

事實上，香山樓今晚卻變成了一個熱烘烘的火爐，只見人頭聳動，人聲轟鳴，人面赤紅；握手，擁抱，擠肩，說盡了卅多年來的別情；香山的冷氣設備顯得疲乏無力，尼亞加拉瀑布的巨響蓋不了卅五年的離情，美洲大陸的千山萬水也阻隔不了1/3世紀的別意，世局的巨變更抹不掉少年的情誼：...

王曦光的穩重，李澤洲的熟練，樓永靜的熱情，胡露施的誠懇，莫伯豪的爽朗，鐘佩娟的沉著，何其俊的細心，何汝顯的活潑..... 在在使人難忘，重逢的激情，久久不能拂去！

露施在耳旁細訴："和尚不在了"，

".....甚麼？甚麼時候的事？"

"大概有一年了，患的是肺癌，死在香港.....，他本是農業專家，可能接觸過量農藥至病！"

"....." 心裡實在說不盡的難過！

還記得我們高中開始同班，他那善於微笑的大嘴，那會說話的眼睛，那對生物學不死的愛情，那與人毫不計較的友情..... 真一個無法忍受的消息；再加上他給露施的信，情感如是豐富，心境如是無奈；"當貓記"中的洒脱；高三社運，他在雨中穿了水鞋賽跑，竟得冠軍；寶蓮寺裡，我們高呼'和尚'，引來十多名僧眾的眼光。現在，結局卻是如此痛苦，無助。

當天晚上，我無法入睡，卅五年來的別情的衝擊，使人無法抵擋，同學們的音容笑貌，中學的樸實回憶，再加上剛毅的紅籃精神，滿溢在整個睡房之中，情緒高漲，不能平息。

卅年前，也是同樣的一個晚上，四週安靜得很，我卻無法成眠，心裡思潮起伏，面對六年來的掙扎，其衝擊之大，使我不得不作了生命中最大的抉擇，在絕對的安靜中，我披衣而起，作了如下的禱告："主耶穌，禰是神，無所不在，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所以禰一定了解我的心情，六年來，我一直參加教會的主日崇拜，也參加主日學和團契，然而，那從內心裡不斷出現的怯懦感，使我一直不能承認自己的信仰，聖經對我也是一本淡而無味，不知所云的書，祈禱更不用說，從不作飯前祈禱，團契的祈禱會也是我逃避的事，這樣的信徒實是一個空殼！我其實沒有和禰的真正關係！現在，我向禰攤手，求禰用禰的大能，在我的生命中，作一次深入的改變，我無法忍受虛偽的關係，也深知不能改變自己，請改變我，使我成爲真基督徒！"

畢業前一年的聖誕節，我受浸加入教會，當時的信念有三：

- 一． 天地之大不能沒有一位全能的創造者，神是必然存在的。
- 二． 人是罪人，色情，自私，貪婪，憎恨，惡毒，都是罪。罪使人不能見神的面。
- 三． 主耶穌在十字架上的死，給人一條到神面前的血路。

六年來的教會生活，毫無真實感，雖然觀念正確，知識完備，但畢竟生命沒有更新，和神的關係只在頭腦之上，所以，不能讀經，不能祈禱，不能承認；這是一種嚴重的疾病，必須徹底作完全的醫治，這就是當天晚上心裡屬靈的衝擊。

不久，我參加一次主日崇拜，講員用穩重的聲音說：

"今天，我要講述主耶穌再來的預兆，這是馬太福音廿四章的重點。當時門徒要求主耶穌告訴他們再來的預兆，和世界末日的事，主耶穌最少提出四個預兆：

- 一． 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必有戰爭。人類歷史從未停過戰爭，可見，主耶穌在此所提的戰爭，一定與別不同，以前的戰爭只是局部地區戰，甚至兩次世界大戰起初也只是地區戰爭而已。但是，現在的戰爭不同，全世界都相信，現代的戰爭可引至第三次世界大戰，實在上，是世界滅亡的戰爭。我深信，這是主再來的預兆。
- 二． 多處必有饑荒。1962年正好中國大陸大饑荒，百姓逃向香港，我們親眼看見饑民的逃亡潮，真是可怕，現在的饑荒是全球性的，我們不得不知道這是主再來的預兆。
- 三． 地震。1962年正好香港大地震，我們都親自感覺震動，震動來自印度，菲律賓，日本，再回香港，這是主再來的預兆！今日地震愈來愈多，我們非留意不可。
- 四． 無花果樹發芽長葉。無花果樹代表以色列國，這裡說是她的復國，二千年的亡國恨，沒有消滅神所預備的國，1948年5月14日猶太復國，這不但是歷史所無，而且實在是神的預兆，主的再來一定很近了，可能就在我們有生之年了。"

講道完了，我趕緊買了一本最大的聖經，閱讀的時後，如饑如渴，神的話跳躍著進入我的心田裡，其甘，甜，滿足無法形容，聖經成了一本活的書！祈禱也成了我的呼吸，不可停止，祈求，感恩和讚美，充滿整個生命；聚會也成了一件不可或缺的事，與信徒的相交，講台的信息，在在都成了最大的享受。這是一個真正生命開始，是屬靈生命的更新，把一個無奈而痛苦的人生，轉成滿有豐富意義的生命。

人生的衝擊是不可避免的事實，我們應該逃避呢，還是起來作勇敢堅定的回應？

中州鴻爪

鄭國輝

"人生到處知何似，恰似飛鴻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

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二日黃昏，飛機在廣州白雲機場起飛，歷近兩小時的旅程，在暮色蒼茫下，降落在鄭州機場上。早有廣州中旅社代我安排好的鄭州陪同張東俊先生在機場等候，帶我到國際賓館歇息。車子駛進鄭州市區，夜幕早已低垂了，在街燈閃影下，我約略看出這河南省會的風貌，這是一個很有計劃建設的城市，主要街道都是很闊大的，兩旁植了枝葉茂密到可以合抱的梧桐，白楊，楓，柳等樹，車子沿金水路走，在紅花綠樹叢中穿插，突然一座巍峨樓宇在眼前矗立著，這就是國際賓館了。

在夜裡看鄭州彷彿是欣賞著舞台上的古典美人扮相，日間就給人不同的感受，街道上的樹木都蓋上了厚厚的灰泥，來往的汽車，單車不停地響著號角，駛過時揚起一陣風沙。原來臨近黃河的鄭州，東北郊全是沙丘，更加上旱季時黃河乾涸，風起沙飛，遮天蔽日，城市綠化是必要的，否則，這些無情的沙丘，假以時日，定會吞吃了整個鄭州城。於是我感覺到鄭州是一位避暮的美人，如何打扮修飾，也掩蓋不了歲月的痕跡。

其實鄭州是我國最古的城市之一，市內的商城遺址便看到了一段商代城垣，是板築的夯土牆，夯窩的痕跡還依稀可辨，車郊的大河村遺址就有石器時代居民生活的痕跡，我真不信宿願終償，置身在我國文化搖籃的中原中。

我憑吊了兩個古戰場。滎陽戰場在鄭州東北的邙山嶺上，有兩座遙遙相對的古城的殘垣，分別為劉邦，項羽所築。當年項羽駐軍廣武山上，隔著鴻溝和漢軍對峙，後因缺糧被逼撤退，所以滎陽之戰是劉邦勝項羽的關鍵。從鄭州往開封，途經中牟縣，有一大片的果園，路旁有一大的指路牌："古官渡戰場"，官渡之戰是曹操和袁紹爭奪中原霸主的殊死戰，曹操燒烏巢糧倉，斷絕了敵人的供應線，終於消滅了盤據河北的袁紹大勢力，統一了中原，唉！"漢家蕭鼓空流水，魏國山河半夕陽。"漢高，魏武的勳業，而今安在？只有黃河的濁浪，在不同的季節中，安詳撫摩著或猛烈沖擊著鄭州，開封這兩個古城，從未間斷過，而劉邦，曹操這兩叱咤風雲人物，早化作泥土多年了！

偉大的黃河，哺育了光輝的中華文化，也帶來大河上下的居民無窮的災害，原因是上，中游水土過量的流失，下游洪水經常泛濫，在二十四史上，讀到了"洪水橫溢，屍漂四野；赤地千里，餓殍載道"的記載，加上不定時的改道，所謂"擺龍尾"，下游各省，從河南以下，無日不在威脅中，全面治河是歷代政府一棘手問題。登上鄭州郊區的邙山和開封城內的鐵塔，俯瞰黃河，一水如帶。我不禁有點失望，六年前在蘭州白塔山上去看黃河，河水滔滔，氣勢雄渾，而河南省的黃河，乾涸如斯耶？在邙山亭上放眼極望，見到了八排巨大的輸水管爬上邙山之巔，於是我恍然大悟了，原來河南省政府，建了浩大的水利工程，引黃河水，劃破邙山，輸入金水河，灌溉鄭州的農園和市内街道的樹木，配合了城市的綠化，且河南西的三門峽水庫，截斷了河水，流到鄭州，開封時，河水已無多了。據聞，開封因此逃出了黃河的魔掌，使此古城得以回復青春。我在邙山腳下乘水墊船下黃河，真有陸地行舟之感，這是水陸兩用，車船兼備，下河時泥沙翻騰。在河心遙望那邙山，唸著元好問的名句："千古北邙山下

路，黃塵老盡英雄。”別有一番懷古的滋味。船停在河的中央淺水之處，我踏上黃河灘頭，如踏在橡膠上，不到半分鐘，足下的水慢慢滲上，把鞋面也弄溼了，導遊警告我們，不要在某一地點停站得太久，並誇張的說是會陸沉沒頂。“不到黃河心不死”，但我領會到中華民族的偉大，祖國河山的壯麗，倒心如鹿撞呢。

鞏義市離鄭州只有兩個半鐘頭的車程，但路不大好走，大部份是破爛的沙石路。當車在“過春風十里，盡齊麥青青”一耕田附近停下，我萬想不到這就是北宋真宗趙恆的永定陵所在，北宋諸帝生活比較儉樸，所以陵寢遠不如陝西省漢，唐帝皇的茂陵，昭陵，乾陵的宏偉壯觀，但仍有一尊嚴肅穆的規模。神道兩旁的人像，石動物亦保存得很完整。陵是一小山，但遠不如霍去病和李勣墓的面積，沒有石級可登，我企圖爬上去，但走不兩步，便覺足下泥沙滑瀉，陪同張東俊說要扶我上陵頂，我婉辭了，若跌了交或扭了腿的話，這中州之遊便要提早結束了。遙望四周，是無際的麥田，北宋七帝都葬在毗鄰。距永定陵不遠，是包拯之墓，見到了這鐵面無私的包公長眠之地，心中有無限的感觸，包拯是宋真宗之臣，陪葬在附近，是理所當然的，又是“一休君臣祭祀同”了，黍離之思，油然而生。

鞏義北臨黃河，南背嵩山，河山險要，鞏固難渡，為歷來兵家必爭之地，當然留下了不少文物古跡。北魏石窟寺，位於洛河北岸的邙嶺大力山下，寺院背山面水，風景秀麗，佛像有自北魏至宋七千多尊，簡直是洛陽龍門的縮影。就在這山明水秀的環境中，誕生了我國詩聖杜甫。我要走進筆架山下的南窩灣村，穿過了曲徑僻巷，雞鴨群中，方能尋著杜甫的故里。驟眼一看，這簡樸骯髒環境不配作為一大詩人的舊居的，但杜甫是能了解民間疾苦，道出老百姓呻吟，寫成氣挾風雷之章，除此環境外，我更想不到別的更適合他的成長，如今故里還保存有一孔深十五米的磚砌窖洞，傳說杜甫就在洞裡誕生。

“望望不可到，行行可屈盤。一經林杪出，千岩雲下看，煙嵐半明天，落照在峰端。”這是北宋歐陽修登嵩山太室峰詩。中嶽嵩山在鄭州西南的登封縣城北面，分為太室，少室二山。中嶽廟就在太室山南麓，形成和佈局仿照北京故宮設計，金壁輝煌，氣勢磅礴，確為嵩山秀上添錦，中嶽廟有殿，宮，亭，台，樓，閣...等建築物三百餘間，若仔細欣賞，一天也看不完，令我最注目的是漢翁仲，宋鐵人，據聞宋鐵人可幫助療病，若身體不適，撫摸鐵人同樣部位，便霍然而愈。剛巧晚間在鄭州吃了些不新鮮的海鮮，患上河魚腹疾，於是便在鐵人肚皮上撫摸了一回，果然當日遊嵩山，沒有“後顧之憂”，中國農村的公廁，不用問，只要“聞”便找到了，實在不能解決問題的。中嶽廟園林內的柏樹，是漢朝遺物，“將軍柏”是我國最古最大的，東漢“雲台二十八將”之一的馮異曾在樹下流連過。

嵩陽書院在嵩山南麓太室山腳，宋理學家程頤，程顥，朱熹曾在此處講學，我立在門框外凝神向裡望，吸取“程門立雪”的求學精神。嵩嶽寺和法王寺都在山腰上，汽車沿著羊腸小徑駛上，可以領略到歐陽修詩中的意境，尤其是法王寺地處嵩山腹地，左右峻嶺，蒼松翠柏，溪水潺潺，寺東太室諸峰聳入雲霄，其中兩峰對峙，形成一缺口，其狀如門，夜間月光照入，簡直是王維詩：“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嵩門待月”是中嶽八景之一，但我上嵩山是旅程最熱的一天，在酷暑般雷下找到了此清涼世界，妄將此景改作“嵩門望日”罷。

少室山腳便是天下名剎，武林聖地，名馳中外的少林寺了。少林寺集禪宗和武術於一身，遠在唐高祖時，寺內僧人便協助李世民討伐王世充，參加東都爭奪戰。少

林寺的建築物，從山門到千佛殿，都是沿著山麓起的，參觀時便有起步維艱的登山感覺。一九二八年軍閥石友三縱火焚寺，火歷四十天而不息，寺內主要殿，堂，樓，閣及文物大部份被毀，午餐後我曾參觀了少林武術表演，身手敏捷，刀劍閒熟，嘆為觀止，最令我驚異的氣功，是有一壯漢在肚皮上吸著一鐵碗，請觀眾把它拔掉，有彪形大漢二人，其中一位是外國人，費盡九牛二虎之力，不能移動鐵碗半分，一位中國人竟被碗底割傷了手指。

出了嵩山，沿著蜿蜒曲折，峰迴路轉下山，便是偃師縣了。偃師是“通鑑”上常見的地名，是洛陽的外衛，從六一三年楊玄感作反，回師洛陽，至六二一年李世民擊敗王世充，攻拔洛陽，這八年的東都爭奪戰的戰場就在偃師。楊玄感，李密，李世民，王世充都和此地發生了密切關係，但車行過偃師，見到的是寧謐的農村，怎會想到當年驚心動魄的大戰。偃師通洛陽的公路，兩邊植滿了桑，槐，景色怡人，時間的巨輪把這些英雄人物，都輾埋在地下了。

“九朝古都”洛陽自有不凡的氣勢，中州路橫貫城中，市一條很長很闊的馬路，梧桐夾道，林蔭蔽日，兩旁商店林立。雖然“銅駝暮雨”，“金谷春晴”此二景早成歷史陳跡。王城公園內的牡丹也早凋謝，但洛陽樹木蒼翠，給人有花城似錦的感受，當晚就停宿在市中心的牡丹酒店內。

洛陽在國史上的地位，不用我多費筆墨了。驅車南行十二公里便抵達龍門，“龍門山色”，古今不變，伊河從中把山劈開成兩邊，西面是龍門山，東面是香山，北魏孝文帝時（西曆四九四年）便開創龍門石窟了，後經隋，唐，連續大規模開鑿經營達四百多年，分佈在伊河兩岸的崖壁上。地理環境的優越，龍門石窟壓倒大同的雲崗和敦煌的莫高，站在奉先寺的大佛前，遠眺伊河和對岸的香山，有在居庸關的長城遙望的同樣心情，作為中國人感有自豪。越過伊河大橋，便是香山，是詩人白居易晚年隱居和埋骨之所。

車子開回市區，越過洛河大橋，橋邊就是唐朝忠臣顏果卿受安祿山割舌酷刑處死之地。忠也好，奸也罷，都隨著無情的年月消逝，只是流芳或遺臭，永垂千古。

關林就在城南，相傳是埋葬蜀將關羽首級之處，羽為吳將呂蒙所殺，傳首洛陽，是孫權移禍之計，曹操以禮葬之，一是示劉備不預殺羽之謀，二是敬重他的義薄雲天。墓地有資格被稱為“林”的只有兩處，另一處便是曲阜的孔林了。關林佔地百畝，有翠柏八百餘株，大殿有關羽的坐像，側面侍者是王甫，廖化，關平，周倉四人，除廖化外，其他三人都隨關羽殉難於荊州之役。孔丘，關羽為文武二聖，所以墓地為林，比帝皇的陵還高一級，至於武聖為不是岳飛？真是匪夷所思了。

白馬寺在城東，一入寺門，便聽到了震耳欲聾的“白馬鐘聲”了。此是漢明帝時翻譯佛經之所，也許此行看到的寺院太多了，我只作走馬看花的巡禮，沒有很深的印象。倒是在白馬寺東面三華里，可見到些破壁殘垣，是漢魏故城舊址，我驀然把時光倒流了，何處是嵇康受刑前發出“廣陵散，從斯絕矣”的嘆息的驃馬市場？洛陽啊！你的歷史太悠久了，隨處我可以找到古人幽靈和我陪行共話，遺憾的我只有短短的一天兩晚，未能詳盡地作歷史探索，又要僕僕風塵赴另一古城開封了。

開封比洛陽更具古城的風貌，據導遊說，建築物全有高度限制的，城牆雖被拆除，但基地清晰可見，黃河就在城外抹過，因為泥沙淤積，黃河的河床甚高，高於開封城內的鐵塔，開封就在碗底下，在七大古都中，它是受天災最嚴重的。城內湖沼甚多，都是黃河氾濫時留下的積水，未能回歸故道的後果。

首先觀光了包公祠，祠中造像，包拯赫然是白面書生，大異於民間傳說。四周壁畫，都是他審案斷獄事蹟。祠後包公湖，面積頗大，一泓碧水，幾乎可和藍天相接，當年審案處，就沉在湖底，有待重見天日。

宋都御街給我印象最深，樓宇都是仿北宋時的建築物。街端樊樓，是當年李師師營業處，宋徽宗就是她的常客。紅顏薄命，靖康之變，開封淪陷，一代名妓，下落不詳，樊樓上寫著“七俠五義宮”，未知是否北俠歐陽春，錦毛鼠白玉堂飛簷走壁，施展拳腳之處？可惜沒有時間上去一睹為快。

街的盡頭是午朝門，北宋皇宮的正門，當然真的皇宮已湮沒在地下。門內是一長堤，分開左右潘，楊二湖，堤上廣植樹木。行盡長堤，便見到龍亭築在磚砌的小山上，建於清雍正十二年（一七三四），四周圍上石雕欄杆。登上龍亭，腳下兩小湖的湖光閃影，盡收眼底。

相國寺在市中心，原是魏信陵君舊居，北齊時（五五五）改建為寺，經水滸傳“花和尚倒拔垂楊柳”的渲染，相國寺更是家傳戶曉。八角琉璃殿的碧綠琉璃瓦，十分惹眼。

登鐵塔是一件傻事和苦差，但我卻做了，因為此是北宋遺物，九百年來歷盡滄桑，受風暴，洪水，地震，戰火的襲擊，仍安然屹立，憑這堅持不屈的精神，便值得我犯難登臨了。

趙善強兄告我，它的祖宗趙匡胤要開封開夜市，點綴昇平。我不知善強兄期望的是甚麼，但鼓樓夜市是別具一格的。夜深時街道滿佈小食攤位，每攤位燃點大臘燭一支或電光燈一座，照得街道如同白晝，行人川流不息，雖時近子夜了，人群未有疏散跡象，其熱鬧情況，只有九龍旺角庶幾可近，這夜市留下我對開封一美好的追憶。

五月二十九日，我從開封回到鄭州，乘京廣鐵路夜車先到新鄉，轉入新荷鐵路赴兗州。“八方風雨會中州”，此語誠不虛也，河南省境內便撒滿了中國文化的瑰寶。我能見到的不及一半。零晨一時，火車抵達山東省的荷澤市，我有點黯然神傷，別矣！中州，未知何時方能重遊故地？我又要開始旅程的下半段，齊魯之行了。

江逸峰世姪婚禮後感懷

鄭國輝

五月中從新澤西傳來喜訊，是江達信兄嫂為公子逸峰婚禮寄出的請柬，剛巧正準備起程作河南，山東之遊，於是順便到旅行社詢問，到波士頓來回最便宜的機票，翌日便收到達信長途電話，說已準備了我的行程，並邀請到府上先盤桓二天。驚喜莫名，只有借用李陵對蘇武說的兩句話：“人之相知，貴相知心”了。

這喜訊像一塊石子，投在平靜的湖面上，產生了一陣漣漪。自一九八三年辭退了工作，這十年的生活，就在“以閒為歲月，將壽補蹉跎”中渡過，不覺年華漸逝，白髮頻添，今天世姪輩也成家立室了，能不感慨萬千？多年來過慣了孑然一身的生計，漠視外間的人事浮沉，悲歡離合，達信和我份屬同學兼摯友，這次作新翁，不覺感染到他們的喜悅。

逸峰姪是一九六六年出生在 Iowa City，成長於 New Jersey。畢業波士頓 Tufts University 的經濟系，現在 General Electric 作財務分析工作，少年得志，前程未可限量也，就在大學期間認識了音樂系的新娘子黃若思小姐。她是銳社黃宗環的千金，赤繩繫足，良緣天定，若思小姐亦是一九六六年在香港出世，六歲隨父母移民波士頓，現服務於 ORTHO Pharmaceutical Division of Johnson & Johnson。套用句俗話，逸峰和她真是郎才女貌，珠聯璧合了。

遠溯一九五三年秋，在初三信班內便結識了達信，那時他的俠氣豪情，已在同學間表現無遺，遺憾的是我和他同窗共硯的期間只有短短的兩個多月，我移民來美國了。一九五八年在柏克萊大學一男生宿舍內碰著他，原來他在探訪表弟，於是我們在街頭漫步，談到零晨三小時，那時都是赤子之心，未染世故，大有“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情懷，以後便各奔前程，在塵世中打滾，一晃便二十五年。一九八五年，王祖良在紐約和我談起，他從林龍鈞處取得達信住址和電話，我極力慫恿祖良往找他，這八年來，他每年總有事務過三藩市多次，兼籌備離校三十年，三十五年慶會，我們竟成莫逆。

七月二十七日到新澤西，是在達信夫婦府上第二次作客了，嫂夫人陳御蓮，出自名門的大家閨秀也，款待客人，細心入微，使我有賓至如歸之感。二十八日達信和我赴紐約華埠，應鄭萬霖午餐之約，萬霖和我小四便同班，是初中時的死黨，數十年來都有密切的聯絡。晚上打電話給應義勇，他已遷往紐約工作半年了，頗關懷他的近況。

二十九日赴 Boston，居停在郊區 Framingham 的 Tara Sheraton 旅店內，這是英國氣味甚濃的旅店，外面建築是古堡式的。達信豪氣干雲，在旅店一連訂了幾十間房給他們的貴賓。當天便見到了達信夫婦的家人，最難得的，結識了我的同房劉湛平先生，他是達信在越南時總角之交，為人純樸忠厚，是謙謙君子也，他曾為花縣僑鄉雜誌撰文，記載達信種植人參經過，文筆流暢，報導詳實，我竟不客氣獵取過來，轉載在輝社刊內。

三十日是婚禮前夕，我和達信大姊，湛平兄合同租了一部汽車，由我駕駛，日間赴古城 Salem 參觀了 House of Seven Gables 和 Witch Museum。十多年前我已遊過此地，此次故地重遊，對美國歷史有更深的認識，收穫甚豐。晚上趕回波士頓華埠吃龍蝦餐，跟著看音樂劇“西貢小姐”，故事是套用歌劇“蝴蝶夫人”的，但舞台音響聲色效果，我從未見過，一九七五年西貢大撤退的一幕，竟有直升機降落在舞台上，此劇的舞蹈場面，別具一格，音樂總算悅耳。

三十一日晨，在旅館內先遇到了方德權夫婦和鄧鎮邪夫婦，方，鄧二位都是我初三信班同班，我們在游泳池畔聊天了有兩個鐘頭。下午二時許我便坐香港同學會

雷禮和副會長車往 Lexington 的教堂去。

此婚禮莊嚴隆重兼備，可見主人籌備精密，儀式過後便見到了一大批輝社同學，已有梁果行兄的報導，不再贅述。回到旅店時，在大堂門前早設有一茶點酒會，琳瑯滿目的各式小點和各類名酒，任客自擇。我和輝社同學，借此機會，談下印刊的進展情況，因為我不能參加次日的午餐大會，將重要的資料交給李澤洲轉述。

晚宴大堂擺設華麗，每桌都供有鮮花，培正同學竟佔兩席。我趁此良機，多謝了趙文權，司徒民為社刊投稿，並請洪志士交上近照，席上的熱鬧氣氛，已有梁果行說了。宴後唐翦和我在大堂仍喋喋不休，談到深夜十二點半，我們一向很投機，見面時總有一番說不完的話語。

八月一日早晨，達旋便車我到機場了。這次盛會帶給我的歡愉，夾雜了多少惆悵。“殘溪流月去無聲”，不知不覺，光陰在腳下溜走了，這十年來，父執輩已陸續辭世，而兒輩也踏上人生路上，開花結果，升為祖父級同學，已有多人。竇叔向詩：“去日兒童皆長大，昔年親友半凋零”，此話誠不虛也，輝社從青年走入中年，曾幾何時，又要漫步走出中年，進入另一階段。近三年我頭髮已禿脫了很多，見到有些同學也“鬢已星星也”，於是我恍然大悟了，雖然自己仍有一顆火熱的心靈，不斷追求藝術化的人生，但歲月催人，生命難免是“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的，在人生路上，環顧左右，有多位同學同行作伴，也許這是輝社驕人之處，於是我借用了莫伯豪兄的呼叫：“我不寂寞！”了。

輝社江達信同學喜作新翁

梁果行

一九九三年七月三十一日，達信兄嫂為長男江逸峰主持婚禮，新娘是黃若思小姐，地點在波士頓郊區華人聖經教會舉行。輝社同學到賀的有李澤洲夫婦，陳偉民夫婦，司徒民夫婦，鄧鎮鄂夫婦，方德權夫婦，梁果行夫婦，及趙文權，洪志士，唐翦，和由加州來的鄭國輝。此外還有一九三三年奮社老大哥劉國榕，六零年正社蕭蔭堂夫婦，蕭博士是世界聞名的數學泰斗，現在哈佛大學數學系正教授。六六年皓社有陳國忠，六八年仁社有香港副會長雷禮和暨夫人顧明珠，他們的公子雷首陽，是九零年騰社。達信兄兩位弟弟亦是培正世家，江達超是六三年真社，江達旋是六八年仁社。連同其他中外嘉賓，濟濟一堂，喜氣洋洋。

教堂觀禮完畢，輝社數位同學先去李澤洲兄嫂家中小坐，然後驅車去附近喜來登大酒店晚宴。席間司徒民兄透露，他的千金將於明年夏天出閣，到時將穿長衫馬褂主持大典，以示隆重，各位同學可以拭目以待。

當晚有樂隊助慶，江達旋同學客串表演，高歌一曲，繞樑三日，搏得滿堂掌聲。主菜有雞和牛肉，任選其一，正是魚與熊掌，不可兼得，鎮鄂嫂心生一計，他們夫婦兩人，各選一樣，便可品嚐兩種菜式。司徒民兄喜歡半生熟之牛肉，民嫂將碟中之半生熟牛肉，留一半送給民兄，各同學均讚民嫂體貼。

喜酌至十時後才散席，同學們就便在酒店過夜，主人達信兄盛情招待遠道同學，已經替各人安排了房間。尚有一事值得報導：達信兄去年回鄉廣東花縣，捐款築建其先父景英文娛紀念館，造福鄉人，九三年五月尾又回鄉剪綵，誠樂善好施，光宗耀祖也。

次日回程之前，李澤洲，陳偉民，余日健三家人，替輝社同學餞行，在附近長城餐廳招待午餐，到會有趙文權夫婦，方德權夫婦，司徒民夫婦，鄧鎮鄂夫婦，及梁果行夫婦，輝社又多一次機會小聚，多謝三位同學地主之誼。

附有達信兄嫂和新人照片一張。

一九九三年八月十五日于新澤西州



江達信娶媳宴席上
全部輝社同學



江達信在人參農場內



江達信夫婦和公子，新媳婦



江逸峰婚禮
Lexington 教堂外
美東輝社同學
權充新郎司機

"友誼，是清新的空氣。你不能撫摩它，不能收藏它，但亦不能缺少它；當它出現時，你必須用真摯的心去感受" --- 以上的感覺是當我坐在 82 Collin Rd. Wabon Ma. 回健後院時突然湧現。

白色太陽傘下的長桌，圍坐了紅藍兒女，麻省 "四君子"，我及舍弟偉達(昇社)眼前的同學，既熟悉，卻又陌生。熟悉的是他們親切的問候，衷心的關懷；陌生的是他們的外型，有人長矮了，有人頭髮斑白，有人面上多了些條紋。四周的栗樹，不時有未成熟的果子下墜，落在傘頂，落在伍網常的肩膊，卻無礙 Nancy (回健太太)溫柔的笑容，Joan (澤洲太太)清新的語調和 Carol (偉文太太)爽朗的笑聲。當他們談及麻省的交通及孩子們升學及前途時，我初入培正時的情景忽然一幕又一幕地在我腦海中浮現：

高二第一段考試成績尚未揭曉，數學老師黃逸樵卻向望班同學宣佈名列第一的是 "陳鈞賢"，我立刻抗議。十五分鐘後，抗議生效，原來他把 "陳賢勵" 三字讀錯了，這一來，全班同學才曉得我的存在，但已經把榜首的同學嚇得半死哩！黃老師教的數學雖然令我傷透頭腦，但午膳後我一邊嘴嚼著秀森或霞姑購來的零食，一邊向慧瑤或德華請教，比上數學堂時得益更多。考試後和同學往沙田紅梅谷野餐，我首次嘗到男同學炒的菜，煲的番薯糖水和半生熟的米飯。六位女同學呢，卻一起遠眺煙雨迷濛下的望夫石及欣賞附近的景色。畢業旅行的目的地是大嶼山寶蓮寺，也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沿著那座多山路慢步登山。足下的山頭一座又一座的在眼前聳現，身上的毛衣，棉襖一件又一件的脫下，背包愈來愈重之際，不曉得是那一位同學把砍下來的 "山桔木" 從旁遞來，我倚靠著它上山下山。現在這根拐杖的扶手經已給我撫摩得平滑了，但我依舊保存它。

離校後，同學的交往，接觸更多，一起往太平山頂漫步或在紅寶石餐室欣賞 "醉人的音樂" 或往赤柱暢泳。而同學們的父母對子女的愛護也惠及我們。坐在赤柱灘頭的太陽傘下遞毛巾，茶水或三文治的是林龍鈞的母親，她的孫兒，我及李國潔等人只好做 "伸手將軍" 了。在家中花大半天時間做順德美食 "粉果" 是德華媽媽雖然雙手要把燙熱的粉皮搓得勻稱並不容易 -- 事實上她也不常做 -- 但是為了解餓的我們，她卻弄得滿頭大汗，上衣溼透了。回健在加拿大讀書時，我每一次往探他的母親，她必定弄一碟鹹菜煮魚腸或焗魚腸讓我和惠娟 (回健妹) 吃個飽。我第一次往美加旅行，給我一封 "出門利是" 的是霍伯 (秀森爸爸) "鈞賢，多吃一碗翅" (姚伯母語)，"小姐，多吃一件馬蹄糕，把這袋芋蝦帶回家" (霍伯母語)... 等聲音，依稀仍在耳邊傳來，可惜其中一些長輩卻永遠不再我眼前出現了！

今年年初，我雙親與世長辭，霞姑連忙不迭地打長途電話通知幾位老朋友，德華，秀森先後打了多次電話來安慰，似責備實關懷和提醒的語調令我昏亂的腦袋，消沉的意志稍稍復甦。乃熙，文權，慧瑤夫婦的慰問咕和國潔懇切問候都使我永遠難以忘懷。

我記得趙榮光曾經用下列的說話來教導兒女："親戚呢，你們沒法去選擇；但是交朋友呢，你們卻有選擇權。"可是我卻沒有刻意去挑選他們啊！在我身旁出現的朋友，是那麼自然，不造作；可以開玩笑，可以談心事，年前在太浩湖的聚會，更令我這種體會加深了！人類的壽命若以百歲為長壽，那我們的歲月已流失了一半；幸好流失了的歲月，卻培植和鞏固了深厚的友誼！

一九九三年八月四日於麻省



蟹佬的故事

雷仲宏

一九九二年七月四日晚，幾位光班同學約定到士嘉堡一餐室，吃晚飯及敘舊。當時正是餐期，全場爆滿，我們只好等位，並趁此聊天。我突然靈機一動，想到一辦法來考驗一下同學們的記憶力。以下是我跟梁果行兄的對話。

"果行兄，你作了許多好文章，我們都很佩服。但貴埠中國人少，附近圖書館又少中文書，你去那裏翻書？"

"我不用去圖書館查書。"

"那麼府上一定藏有許多中文書了！"

"不是。"

"那麼你一定把書本看後即將內容藏在肚子裏了！"

他好像是十八丈金剛，摸不著頭腦，無言以對。我又把矛頭指向在旁的趙文權兄說："這就是你的傑作了！"文權兄也發怔了，不知所措。

上文是卅年前綽號蟹佬的老師教國文趣事的改編。高中三文選中有很多古文，很難以現代語解釋。於是老師叫我們'死記'，即背書及默書，但不求甚解，亦不求甚讀(發音)。他一面輕拍肚臍，一面勉勵我們要把古文記憶清楚，正如把書本部藏在肚裏一樣。五六年冬天，光班開晚會。文權兄主演一幕鬧劇。出場時他已扮得腹大便便，走路蹣跚。與他合演的同學向他諸多詢問，但他總是指東言西，不作正面解答。最後不能再支吾了，他才說明肚臍大是因為讀書多，載書多。鬧劇就在歡笑中結束。這笑劇使老師尷尬得很，不久便說有要事而早離場了。後來我問文權兄如何收拾場面。他說已向老師道歉及解釋清楚，又經李宗辰兄立刻證實，大家也漸漸地記起來了。

老師教導方法使我們困擾不已，但我們總要找尋詞句的解釋。有一天，我們問他'亢龍有悔'的意義。回答是'亢龍有悔就是亢龍有悔！'這等於沒有解釋過。但別看輕'死念書'的效果：我們在會考場中是順利的。原來大部份的試題是考記憶的，所以人人都能過關。轉眼三十餘年已過去，'亢龍有悔'仍是言猶在耳，但真意如何，還是有待我去查閱國文教科書呢！

最近常常看到同學寫的很多精彩的文章，文章裏掏出了深藏已久的心裡話，訴盡了對人生的看法。這是由於大家互相信任，真誠相待的結果，這不能不說是卅五年聚會的功勞。尤其是看到趙文權寫的“父母心”和“骨肉情”，使自己心潮起伏，也要參加議論一番。

我們高中畢業時，回大陸的幾個同學，用一句話來形容，就是“逆子們”。這使得我們這些人在自己的歷史過程上，背得最沉重的包袱，就是“自己對不住家庭，對不住父母，傷透了他們的心”。父母是不是對，我們是不是錯，這不是我們要討論的問題，而且永遠不會有結論。

我自己的經歷比較我們一起回大陸的一些同學，似乎微不足道，不過仍然不時夢迴縈繞，不能成眠。

我的父親在抗日戰爭香港淪陷之前，就離開了家。他一直在美國的華人報紙中寫文章為生，我對父親的認識一直都是通過書信及讀他的文章，小時候我是非常崇拜他的。在初中之時，在他的影響下，我也喜歡寫點兒東西，寄給他看。有兩三次，還以“廬士”的筆名在他自己辦的“太平洋週報”上發表。但不久就難以繼續下去。因為他要我注意週圍的人和事，多寫些香港的世情。而我只喜歡那些詩情畫意，不著邊際的幻想東西，對一個十四、五歲的初中生，也看不到有甚麼特別的“世情”可寫。而且高中轉到培正後，我對國文課毫無興趣，視寫文章為苦事，但即使如此，我的很多方面，仍然深受父親的感染和薰陶，我知道父親非常愛我，並安排在高中畢業後就去美國讀書。但同時我自己也受著各種各樣革命思潮的影響和衝擊，我非常嚮往小說中革命部隊中的那種和諧大家庭式的同志感情，尤其是那種英雄式的獻身精神，時時使我不能自己。我要把自己獻給祖國，獻給人民。但是當父親理解到我的這些想法不單單是“讀書隨筆”，而是要決定付諸行動，回大陸去時，他非常審慎的寫道：“你今日的行動，要想得十分清楚，這會影響你一生的事業前途，你要對自己的行動負完全的責任，今後不要怨恨任何人。”畢竟父親是在民主的美國中生活，我可以看出他的失望和無奈，但沒有看到他暴跳如雷的面孔。我只是想哭，我知道我傷透了他的心，但我並沒有看到更嚴重的後果。

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之後，父親以新聞記者的身份，來到北京，很奇怪，從來沒有見過面的父親（父親在我一歲半左右離開，我等於未見過他）。他的聲音，笑貌，一如我在夢中見到他時一樣。使我驚訝的是，我們見面時他的第一句話竟是：“你回到中國來是對的。”那時，我們剛經過可怕的文化大革命，我回國時的一腔熱情，已幾乎耗盡，但是我聽了這話，我知道他已原諒了我，其他別的感覺，也就不重要了。我們走在路上，他穿著畢挺的西裝，我穿著黑灰的人民裝及黑色布鞋，但是當他緊握著我的手，在路人奇怪的眼光下，興奮地告知在美國的祖父母及叔叔姑姑們的情況時，我感到一陣陣暖流通過全身，我仍是家庭的一份子！我負疚的心情輕鬆了一點兒。

那次的會面，把幾十年的隔閡拉近了許多，不過我的思想實在是非常的僵化，我不知道如何表達自己，我知道我自己建起了一堵牆，把自己包圍起來。他帶來很多禮

物，還不停地問，“還需要甚麼？”我卻客氣地說：“不用了，甚麼都不缺。”他於是改口說：“是媽媽給你的”。而最令他難堪與尷尬的是，在臨離開之時，我私自到櫃台上結了我自己的那一份賬。他嘆了一口氣，無奈極了。我的表現就是這樣令人不能原諒。我不知道能不能歸咎於一個長期處於感情抑制的社會。

自此以後，父親每兩年回來來看我們一次。我們的通訊非常頻繁，慢慢地，我終於衝破自己的圍牆，敞開我的心靈。在他的報紙上，他不時的寫著：找回來的父女的愛，對他的生命是多大的意義。有一次，我對他說：“年老之時，我去照顧你。”他卻嚴肅地說：“絕對不可，你不知道照顧老人的痛苦，我不希望留給你們一個痛苦的回憶。”之後不到兩年，他因為心臟病在睡夢中去世。

我來到美國之後，我的叔叔曾告知：“你是否知道你回中國給你父親多大麻煩，五十年代在美國，正是一種‘麥卡錫主義’紅帽子滿天飛的時代，因為你回共產中國去，聯邦調查局幾番調查，對立的報紙也不停地以此來攻擊，報紙館幾乎垮掉。爸爸，請寬恕我，他的話：“你回到中國來是對的”又一次響在我耳中，他已經寬恕了我。

現在自己也成了父母，也時常羨慕別人的兒女如何長進，埋怨自己兒子不夠用功，但一想，孩子比起高中畢業時的自己，哪一個讓父母更操心呢？

五十年代我們的叛逆行動，有時後果真是不堪回首。

有一次在培正同學的餐會上，我問旁邊一位同學：“你是否準備申請妹妹一家來美國？”答道：“我五十年代後期來美國，當時並沒有報上她是我的妹妹，現在再來報，相信手續會是十分的繁複和昂貴。”我表示不解，為甚麼連自己的妹妹也不認，實在有點兒不近人情。後來才理解到，當時若被移民局知道她的妹妹在共產中國，連自己來美國也會帶來麻煩。相信這位妹妹不但不會引咎姐姐的責任，反而會慶幸自己沒有給姐姐帶來太多的麻煩，否則又是一個沉重的包袱。

我們這班“逆子們”是不是個個如我那樣，能得到家裡的原諒而心安理得呢？恐怕遠遠不是這樣，另一個同學的姐姐這樣對我說：“你們都講愛國，講理想，為甚麼不想想家庭，不想想爸爸媽媽，他走了之後，因為他的原故，爸爸丟了工作，一向溫暖小康的家庭發生了突然的變化，我在美國讀書，假期拼命做工來交學費，還把省下來的錢，寄回來幫補家庭，他給我們帶來了甚麼？媽媽最愛的就是他，整天為他耽心，臨終也不能見他一面。”……

撫心自問，我們真是這樣的無情無義的一群麼？不是的！不是的！天倫啊，還有



甚麼可以補償麼？請告訴我，我一定去補償。

不過，據我知道，和我一起回大陸的伙伴們，每一個人當他狼狽地回到香港的家時，首先幫助他克服那種“自卑心理”的，還是自己所負疚最深的父母。

往事雖然不堪回首，但又有誰可以不去追憶呢？畢竟過去了。不管情願還是不情願，歷史有如滾滾長河，流向前方，我們必須跟著向前，“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願我和我的摯友們，也在洪流中，洗刷自己，把沉重的包袱，付諸東流。

記尼亞加拉瀑布遊

羅柏泉

一九九二年七月四日至七月六日，北美洲培正中學輝社離校卅五年在加拿大多倫多市與培道中學翔社共同聯歡。

我們一群由美國加州三藩市灣區的同學訂了一星期的來回飛機票。因此，在聯歡會後的幾天日子裡，就參加加拿大首都渥太華，魁北克等城市三日遊。

最後的一天，王曦光夫婦，孫必興夫婦，胡露施，及我們夫婦，共七人租了輛七人小巴士，駕車到尼亞加拉瀑布，參觀這世界有名的十大名勝之一的奇景。

沿途我們閒談說笑，一個多小時就到達了。把車子泊好後，跟著人群步行到岸邊觀看。

只見那些瀑布水從山坡上滾滾而來。把整個地區遮蓋著水花，像傾盆大雨那樣，那些水傾瀉到下面河床裡，發出咆吼的浪聲，日以繼夜，陽光照射到水霧上，畫出了美麗的彩虹。

我們決定到瀑布的山谷下，乘坐參觀船。在急流的河中，船慢慢地駛向瀑布的水簾下，那些水飛洒到船上來，幸好每個人在上船前派定一件雨襖，否則，就要像落湯雞了。在船上舉頭往上看，那些水像從天上來。

萬千氣象競奔雲，宛似游龍怒馬群

飛瀉銀河成鼎沸，轟轟發發悶雲開

由瀑布谷上來，我們到那觀摩塔上看全境。這裡可以看到那滾滾而來的水。原來是北美洲五大湖，因為地理形勢的關係，湖水由一個湖泊流到另一個，最後流入聖羅倫士河而入大海。

時值黃昏，我們一天的遊覽又快完了。

第二天早上，我們會同其他同學一齊返回美國，結束了一個愉快的聯歡會。

希望在離校四拾年的聯歡會能夠見到每一個同學都身壯力健。

國輝兄：

寄來相片一張，希望這一張相片亦可以作為同學動態的一小部份。

事實上，香港同學在最近是沒有甚麼活動，相信你亦明白香港的生活是比較忙的。

在有同學回港時，才可能有聚會。將來有機會時我一定會寄來生活相片作為少少的告訴同學們的動態。請原諒這一些的活動是不足夠的。

祝生活愉快

弟

文波 20/8/93



國輝仁棣如見：

去年三藩市一別，瞬又經年。遙想起居迪吉，定符鄙頌。

頃接雷仲宏電話云：輝社刊物需我相片，特隨函附上，請查收。

我生活如常，乏善可陳。前數月去政府學校學習電腦（免學費），現已放暑假，在家練習中文系統。此信乃係練習之一。“倚天”軟件係王曦光及胡露施送的，有便見到他們，請告知他們我的成績並代表達我的謝意。

即候

近好

啟 溟 上

一九九三年七月二十四日



國輝學棣：

頃接雷仲宏來電話稱：輝社離校卅五週年，將增印刊物，囑接得尊址後，請將近照寄來（家庭或個人）均可。可惜余無近照，若即往攝影，已來不及；故出於無耐，只以余與內子本年四月金婚照片，投郵奉上。請收閱；如不合用，可留作貴社照片冊，以供傳閱可也。專此，并候

近安

鍾銘鈴啓

一九九三年八月廿四日

輝社在多倫多聚會中很高興見到一別卅五年對我化學啓蒙的張啓滇老師。當然是拍照留念。不知是不是王曦光或是另一位“百厭仔”在人叢中發問：“趙文權中學化學有沒有及格？”雖然中學沒有嘗過補考化學的經驗。但是沒有忘記張老師每星期考試發卷時由最高分發到最低分那種難受的滋味。發卷最前面的自己沒有份，到了一半之後還拿不到卷，便開始提心吊膽，萬一發到最後時才拿到，假如張老師再加一些諷刺的評語，那真使人無地自容，如今想來，還是“怕，怕”。

或許張老師那時用的是激將法，如越王勾踐，受盡了吳王夫差的侮辱然後臥薪嘗膽，終於滅吳而復國。對學生，我不忍也不敢用這方法，無他，每個人都有他的自尊心。

讀何汝顯的“當貓記”，言及他和另外三位同學化了四個多月的課餘時間完成一個值得自傲的生物實驗，以為一定會得到生物老師的贊許，結果得到的是“百厭”兩字。終於這些在生物有一些興趣的同學，對該科完全“心灰意冷”“避之則吉”，沒殺英才，可惜可惜。

記得我兒子在六歲的時候，擲壘球將我的眼鏡打破，血流滿臉，他自知闖禍，不知如何是好，非常害怕。假如我罵他“百厭”，“頑皮”，或拿他“出氣”，他以後會對壘球一定無緣，望而生畏。是以我用平靜的語氣安慰他說：“這是意外，沒有甚麼，你没有錯”。結果，雖然醫生在我眼皮上縫了好幾針。但這樣兒子對壘球的興趣沒有受到影響。

在多倫多輝社聚餐時，梁鑑源夫人說及陳慶鏗的兒子在還未入學時，一天早上，他父母發現他拿工具要拆開電視機，看看裏面的演員。當然，那時慶鏗沒有責備他兒子的“百厭”，反而鼓勵他兒子的好奇心。不然，那會造就出這樣聰明優秀的兒女。

有一次我帶六歲的兒子和四歲的女兒乘灰狗巴士從馬利蘭到密蘇里的長途旅程並囑他們料理沿途一切。當巴士停下來，司機宣佈停留四十分鐘，乘客可以自由去吃餐。時間快到的時候，我頻頻催兒子回巴士去，但是他說時間還多，不必匆忙。我指著手錶的時針給他看，告訴他巴士快要開走，但是他說：“司機的餐剛才拿到，還沒有吃完，巴士沒有司機，不能開走。”我不但沒有罵他不“聽話”，更沒有“老羞成怒”，反而稱贊他的觀察力。的確，他是對的。我自己“墨守成規”尊從司機所說的絕對的四十分鐘。而兒子用的是普通常識，司機說的是相對的四十分鐘，他可以改為六十分鐘。結果該巴士停了一小時。

兒子在十五歲在唸高中一年級時，妙想天開，想在眾議院暑期實習。他明知國會所請的暑期實習生都是唸大學法律科的學生。但他不為這條件所氣餒，結果在電話中會談多次，並通過最後的面談而得到該職。高二的暑假在國家上訴法院實習，高三暑期，雖然知道要足十八歲才能在最高法院工作，但主管人也讓他不足歲開始在該法院實習一暑期。

不循規蹈矩，不默守成規，在長遠計，很難說是對與不對。但在目前看來也很難和事實爭辯。我想，這觀念也是由小養成的。

我自己由小學，中學，對老師敬而畏之，做事循規蹈矩，默守成規。對事情往往不求有功，但求無過。這些觀念也是由小養成。

這些年來憑著毅力，在研究，在學業，在事業上尚還差強人意，也頗知足。但有時不禁想著自己不能登峰造極，更上一層樓，大概與小時所培養的觀念不無關係。

在離校三十五年通訊讀到吳詒憲給胡露施的信中說："我似乎後悔自己青年回大陸工作的行動...我們這班回去的人...可能是受害者。"想到我們在高中三年級時對升學的選擇，回大陸，留在香港，去台灣，往外國留學，何去何從，實在很難取捨。有些決定回大陸升學，抱著滿懷熱誠，為國家，人民服務，向理想前途進軍。但有些家長以為那是錯誤的選擇，不忍看著自己兒女回去"受苦"，想盡辦法去說服兒女改變主意而不果。無計可施，只有四出懇求兒女的同學朋友去"勸"自己孩子不要回大陸升學。那種苦心，絕望，無助的情景，歷歷如昨。過去的已過去了。伯母，安息吧。

一九六八年前後，我在威省一所女子大學任教，間中往芝加哥亞鋼國家研究實驗室 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y 做研究，也曾探望在芝城的傅大強同學。大強言及莫伯豪那時生活不如意，很消極。（見莫伯豪寫的"浮生的浮雕"）那時伯豪母親很耽心，四出求助，不用話下。也曾在絕望之時，妙想到在小孩時伯豪與司徒國基最老友，言聽計從，不知其時國基身在何處，請大強幫助找國基來勸勸伯豪。然而莫伯母忘了伯豪那時已為人夫，為人父，早已有妻有兒的成人。真是此一時彼一時。但由此反影到為父母的苦心與真情。

雖然結果不同，或含恨而終，或喜見浪子回頭，但是真情都一樣。

發生的已發生了，歷史沒有所謂錯誤，也永遠無法再來過。何況一個人在為國家，正義，理想，愛情，私心，無知，感情衝動所朦蔽時，往往六親不認，不可以以常理而論，其時無論誰勸也是沒有用的，但是父母那種真情，非局外人所能容易受得到的。

三十年前我在一間教會大學教書，有一位從泰國來的學生，修我大學一年級化學。他父親是一位著名的律師，在泰國為教會義務辨護訴訟，功勞很大。教會特別保送他的獨生子來美升學。這學生對我很信任，而我對他的處境也比較同情與瞭解，知道他受的精神壓力很大，是以有意無意間給他許多在精神上的支持和鼓勵。第二年我離開該校，不久收到舊同事的信說該學生在學校自縊身亡。我知道這消息，心裏很難過，在想：假如我沒有轉工作離開該校，假如我離開之後有別人瞭解他，給他在精神上的支持。假如...但是各種假如的結果都是妄然。何況其時那是我剛從學校畢業的第一份工作，而且自己也沒有比他大了幾歲。

三十年了，從想像得到該學生父母那種傷心欲絕，痛苦的心情仍在我腦中。

剛上大學一年級的兒子說及他在學校兄弟會（fraternity）同學們喝酒的情形，我聽來很不是味道，於是告訴他說這是不智的行為。但是他說，他的同學都不讓父母知道，"假如你不想知道，以後我不告訴你便是。"

這是一個很大的矛盾。其實不只是小孩，大人何嘗不一樣？"忠言逆耳"即使是夫婦也不能例外。值得講的不能講，不值得講的無謂講，日子久了變成無話可講。

記得自己小孩在還沒有駕車執照前，為父的經常做司機，馬不停蹄地載小孩及他們的朋友東奔西跑，忙個不亦樂乎。我的原則是無論他們談論甚麼，一律充耳不聞，免得他們拘束，即使天大的事也不大驚小怪，但對他們的言談，思想瞭如指掌，心中有數，在以後有適當機會的時後，很自然地輕描淡寫地給他們開導。

有時聽到朋友的孩子由於情緒低落，言及少年自殺的題材。自己的心中很是耽憂。即使是最好朋友的兒子到底是別人的孩子，自己無權去管，何況還要避免"小題

大作" "弄巧反拙" 的誤會。但是自己知道了，不能不管，這也是矛盾。自己心中在躊躇，在默禱。積極方面，告訴兒子多給他朋友電話，交通。有時內子覺得這做老子的對別人的孩子比對自己的孩子更關懷。無他，父母對自己孩子的弱點往往看不到，或不想知道，這是偏見。我相信別人對自己孩子也同樣的關懷與愛護。看到自己孩子的成人長進固然高興，對別人孩子的成就也一樣值得歡喜與快慰，這也是父母心。



參加多倫多大會的同學

骨肉情

趙文權

我在單身唸研究院的時後，實驗室兩次失火都被我奮不顧身地將火救滅，那時真是不知“怕”為何物。

我在這學校教書的第四年，兒子只有四歲，女兒兩歲。有一次，我在實驗室看到我的助手 lab assistant 拿著滅火筒，指著實驗室外停車場的一輛在燃燒的汽車，她突然將滅火筒遞給我，我在沒有考慮便接下她的滅火筒，馬上去救火。火愈來愈大，當我將滅火筒對著燃燒的汽車時，驟然地兒子的微笑在我眼前出現，還有我小女兒的那張天真的笑靨，我陡然地驚覺，我的生命不單止屬於我個人的。“怕”在我心中出現，後悔沒有考慮便將該滅火筒接下。我沒有滅汽車火燒的設備和訓練，萬一汽油箱爆炸，一切完了，但是騎虎難下，突然領會到“慷慨送死易，從容就義難”這名句的意義。



一九八二年電視在廣播有人放氰化物毒藥在泰倫諾 Tylenol 向藥商勒索，無辜者服下以致死亡，一時人心惶惶，一天晚上，我叫醒在發高燒，在半睡的五歲女兒，說要給她服 Tylenol。她說：“爸爸，但是電視說...”她還沒有說完我知道她在說這是毒藥。“怕”是人的天性，生存的本能的確很微妙，於是我對她解釋在電視上所說的是壞人將毒藥放進 Tylenol 去。這退燒藥我已經驗查過，很安全。看到她從那種驚恐，懷疑而轉到那種信賴，很勇敢地服下去，真使人憐愛參半。之後看到她那種安祥的沉睡，心中不由得有無限的滿足與安慰。

一九八三年暑期，我和內子被邀往中國大陸及東南亞一帶講學。六歲的女兒與八歲的兒子隨行往國內觀光。其時國內物質缺乏。我們在北京時看到許多大人與小孩在排隊等了半天還買不到一個小小的西瓜。女兒於是觸景生情，情不自禁地說：“爸爸，我很幸運，因為你很早到美國，不然我會像他們一樣整天在烈日之下排隊等著買西瓜。”這由衷之言出自六歲小孩口中，真使人感動。

朋友中有一位很成功的名醫，有一次衷心地對我說：“我真羨慕你能看你小孩差不多每一場的球賽。”原來最平凡不過的接送孩子往練球，看賽球也值得別人的羨慕。無他，這是人生的過程，在分享兒女長成的點點滴滴，在與兒女建立情感的基礎和分享一些人生經驗。同樣的道理，醫生為病人治病，看著他們復原也能分享一些經驗與快慰。

當收到輝社中學畢業三十五週年在加拿大多倫多聚會的通知及報名單時，情緒很激動，於是乎打電話和同學們聯絡，並得悉同學之間也互相詢問“如你參加我也參加，如某某人參加，他也參加..”原來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每個人都很興奮，都想參加，但是始終猶疑不決，沒有立下決心。這次聚會是絕對的成功。除了負責人能幹和賣力之外，聯絡成功的因素也很大。結果無論在參加人數（培正培道同屆共一百人），情緒，安排，一切的一切可算是空前，極端的成功。但在剛剛中學畢業的兒子聽到我們在電話中的交談，不禁偷笑地說：“看你們這些同學，真像一群小孩子。”不錯，我們這些同學在中學，小學時相識，隔別後，時間好像在停頓著，印象還是三十多年前一樣，在得意忘形之際，“原形畢露”，兒子所說的真是一言中的。原來這數十年來，在社會和商場上所相處的人，大多數彼此帶著一個無形的面具，今次聚會同學們能“還我本來面目”真是人生快事。難得，難得。

我們這一代，蒙孔夫子所賜，以前在家時，父親是一家之主，令出如山，兒女非但不敢反抗，也沒有辯論的餘地。在美國出生的小孩，不知“禮教”為何物，更沒有“不應犯上”的觀念。當十七歲剛高中畢業的兒子知我要參加多倫多的聚會，屈指一算，理直氣壯地說：“你十九歲才中學畢業，一定是留過班。”問得老夫有口難言。於是感慨地說：“兒啊，你不知道生在戰亂時期（小學期間經過中日和國共兩場戰爭）。不是每個小孩都能六歲上學，而且東奔西跑逃難，能中學畢業，已是不容易。在戰亂期間我曾看到鄉中有餓死的小孩。”兒子說：“你那時沒有挨餓，為何不分些食物給鄉中小孩，免得他們餓死。”這真是與古時晉惠帝向大臣說：“平民沒有飯吃，他們為何不吃豬肉粥”的笑話有異曲同工之妙。所謂“夏蟲不可以言於冬，束於時也”。

有一次，兒子在問：“六零年代大學生吸毒風氣甚盛，你那時既任過國際學生會主席（United Nation Club President）沒有理由不嘗試過吸毒。”這問題實在使人有口難辨。於是對他說，“那時女留學生要找理想對象的條件是三個P，即是房子（Property），博士（Ph.D），和永久居留權（Permenant Residence）。為父那時一無所有，更沒有靠山。不單沒有嘗試過吸毒，連想也不敢想過，”原來要作奸犯科，做違法的事也得要有條件，自己那時的確沒有條件，不由他不信。

在五零年後期及六零年早期，從香港來美的留學生，許多都和我一樣，大家一無所有，舉目無親，前途茫茫，有些受不起精神的壓力以致神經衰弱，或更有些成為嚴重的精神病者，我那時知道的也有好幾位。這種情形非後期來的中國留學生所能想像得到的。這二十多年來也沒有機會和別人談及。於是乎深深體會到鐘期死，伯牙以無知音者而斷琴的故事。這次在多倫多聚會找到那時“同病相憐”的“知音者”，談得真是痛快。

我們遷居來華盛頓郊區已兩年多。在十二月初接霍秀森電話約我們一齊去參加方德權女兒盈盈的婚禮。我知德權住在賓州，離這裡頗遠，也沒有收到通知。

原來婚禮在離我們不遠的小鎮舉行。而我們十六歲的女兒在多月前已收到請帖，她們認識已兩年。盈盈是教會少年團顧問，也是我女兒研經班的組長，我曾多次送女兒到盈盈家聚會，想不到她是德權的女兒 --- 也是輝社的第二代。

因為盈盈是教會的中流砥柱。參加婚禮的人很多，熱鬧非常。晚上筵開二十多桌。輝社同學除霍秀森外，還有方鋒培夫婦，鄧鎮鄂夫婦與及本人和內子。當時也有拍照留念。

這次婚禮給我很多的感想。這世界看來這麼大，但事實上也很小。回想自己在三十年前開始教書，修過我課的不知多少。早期的學生，許多還記得，但是後期的學生，記得的已寥寥無幾了。也同樣想到世間的財物，經年累月的積蓄下來，為數雖不算多，但總可以不必為生活而耽憂。同樣的一份薪金。記憶所及，留學初期靠那份助教的薪金，入不敷出，非要精打細算方能度日，那時的薪金比現在所得的有意義得多了。

孩子們這些年來得到許多錦標，銀盾，外人看來，錦標便是錦標，沒有分別，只有孩子自己才知道那些是值得的，那些是珍貴的，那些是靠運氣的(do not deserve)。同樣的人，有些名成利就，有些寂寂無聞，有些不名一文。但也只有他本人才知道某些是珍貴的，真是“淚是酸的，血是紅的，奮鬥出來的人生才是最有價值，最珍貴和最甜美的。”

莫伯豪在“浮生的浮雕”的一篇文章以赤子之心，淋漓盡致地寫出他那不平凡而動人的人生經驗。我自己不知是否漂泊得太多，還是人生已過了大半。這些年來，對自己未來的日子特別珍重。希望將自己更充實一些，多做一些有價值和有意義的工作。

牛拉松

司徒民

因機緣或因素，很多希望做的事情，往往辦不到，只能望洋興嘆。在另一方面，只要我們愿意的話，可能做到而又有有意義有益身心的事。有如恆河沙數。跑馬拉松就是其中之一。為甚麼馬拉松？物以罕為貴是也。因長程（26英里365碼）之故。到目前為止，有跑過馬拉松經驗的人，為數不多。原因何在？因為在過去一般人認為馬拉松是不可能的事。只有特別訓練的運動健將才可以做得到。所以一般人就乾脆不去嘗試。但近年來證明並非如此。

有人說跑馬拉松的感受只可意會，不能言傳。那稀有的情趣，有如雲雨之情，絕對不能分享。只是方今世風日下，甚麼雲雨鳥蜂之事，有如家常便飯。是故不可同日而語。更不能與跑馬拉松相提並論。更多的人說，跑馬拉松的人都是“痴”線的。此話亦非虛說，因為歷史上第一位剛跑完馬拉松的仁兄，立時便被佛祖召回西天去。那麼跑馬拉松有何目的？愚見以為，絕對沒有，因為玩耍本來就沒有目的。但有豐富的人生意義。

閒話休提，言歸正傳。究竟誰人或如何去準備才可以跑馬拉松？有些專家以為，只要你能步行，你就能跑。老夫是否能“跑”，未敢亂吹。但去年(1992)十月，在一個細雨菲菲，寒風颯颯的早晨，老夫確實“走”了一趟“牛拉松”。歷時五小時。那焦慮與期待的情緒，那興奮與舒暢的喜悅，沿途的人情與景色，終點的歡呼與接待。..實在難能可貴，無法描述。然而這一切，又遠不及訓練時期的樂趣，以及任務完成後那永說不完的故事，真是人生大樂。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只要閣下有興趣，樂意（不是勉強苦練）隔日運動一小時，九個月後又是一條好漢。我保證任何人都會成功。

果行：

自從寄出風情點滴一文，接踵又收到大作多篇，每次閱讀畢總有立即寫一點較有振作性的文字來和應這位文墨知己的意圖，結果又像冷卻了的灰燼，孃孃的煙縷過後，火也全熄了。我的生活習慣太凌亂了，雜務既多，性情又放蕩不羈，偶爾文稿構思若隱若現，瞬又被俗務沖散了。更殘漏盡的時分醒過來，念及自己的因循怠懶，負疚很不好過。

你與受僱公司爭持那麼多年，要是不太受抑而居下風，很希望你能將心態鬆弛，調節一點，別誤解我要你媚外，撤防，工作以外還有更廣闊的人生領域讓你馳騁，有更多的理性問題待你揭露呢！你的近作並不帶太多火藥味：'父子賽跑' 將生活情趣流露無遺，可惜我的兒女比你的大得多了，舐犢之情比不上你感受那麼濃。把握現在，好好享受天倫吧！離巢燕的老子挺不好過呢！惠贈諸文，我讀後的感覺就像喝了半瓶上品的高粱，酒勁熱呼呼的。

三十五年前我對新詩有過份的偏愛，也曾'爲賦新詞強說愁'寫過一些詩篇，雖不敢自許掛冠詩人，對自己的寫作可撇不開啟帚自珍。八零年回港一遊，人面桃花依舊，故人咄咄窮質下，竟胡亂地寫下一首七絕舊詩：

多情應笑我當年
赤子童真共愛絃
曾經滄海情何寄
緣薄徒對離恨天

冷飯冷麵，一爐共冶，盡是鴛鴦蝴蝶派的膩辭，張恨水該含笑九泉了吧！翌年的夏天，我在翻閱舊書中看到了陸放翁的'紅酥手，黃藤酒，...'有感，又綴成四句：

去年仲夏重邂逅
恍惚心情似陸游
東風吹過緣散盡
沈園餘恨聚心頭

顧影自憐，免不了'黑水仙'之譏！學步之作，自覺功力不夠，感情卻是會應當時心境的。十二年後，心境漸趨太上忘情，明日黃花，這兩首七絕，就算是黃花詩燕吧！

前月雙十節，台灣華夏技藝訪問團來芝獻技，演出前與諸團員相處正歡，觀後有感，半作半抄又湊成四句，稍吐離情：

祖國寄來宣慰聲
溫煦滋潤我心靈
華夏國慶逞絕藝
萬水千山總是情

前數周收到你這多產作家來函，一時心虛，頗覺你有催稿意，情急下，將點滴文內'半醒半睡'的文意濃縮成：

半醒半睡非偶然
咫尺天涯催稿箋
果然行動驚胡地
伯仲豪情仰月仙

芝加哥的美中文藝詩社社長孔繁恩自從讀過我所寫的悼吳詒憲七律後，竟以爲我慣作吟詠，一再慫恿我將作品寄往詩社，這趟真是豬八戒照鏡咯！只好將前時的黃花詩抄下數首以應。幸而我對美醜褒貶看得很輕。只願我的嘗試之作能像邱比得在花園水池上的佻皮相，醜態畢逞，(光著屁股，露出不文之物，) 人們還是欣賞他

的天真！我總覺得文字的作品（詩，歌，文），勿論文字細緻或是粗糙，只要含孕著感情，外觀雖醜，靈魂還是美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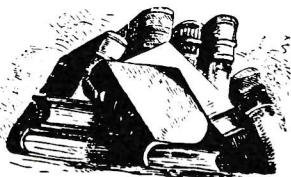
最近看了一本叫做“人間味”的文集，覺得這三字很有世故的哲味，盧遂業的“哈哈笑”應以“深具人間味”作形容，待我整頓生活規律，收束散佚心情後，一定與他好好筆談。還有馮津，我要將思想淨化一點才好意思與這位身負聖職的同學通信。目前頗有愧對故人之感！

胸間好像熱血盈腔，腦海好像思潮洋溢，構思的架子卻一點也沒有支柱，讓我將過往與現在歸納一下再寫點趣味文章給補遺錄，要是箭已在弦，急不及待，那就將這信稿寄給鄭老篇吧！我是不介意蒙上充塞之嫌的。祝

一切好

伯豪

十二月十日



果行：

嘗試去電你家，被電話公司吞食了二元五分，‘撥輪’去你公司，又說你將有一段時間不在 Office，比對我收到你第一次信與第二次的慶會趣文那麼久才回應，我實在有點‘惡人告狀’之嫌，而事實自多城回來，先後收到你與馮津信，靜止的心湖掀起了波動，你倆主動而直接地對這隔別多年的同學表示了解與關懷，令我不再胡想自己性情，思想的複雜。是的：我的現實生活的獲取與成就不大，可是，我有的是風骨，我有高度鑑貌辨色的本能，註定我要受世俗的人事紛擾。能收看你的文字，就像暑夏裡喝到一杯清泉！

我住的是市區，宅外的街上建築工作過去三個月來不斷進行，噪音鬧聲自清晨不斷傳入來，這就是令我遲遲不能回文的原因。拜讀寄來的‘花絮’，我了解到你的用心是‘拋玉引磚’，要是我没有回應，豈不是有負‘半睡半醒’，‘難兄難弟’的盟義。‘點滴’文內我只能就當日接觸的幅度見景生情而描寫描寫，沒有被提名道姓的同學多的是，他（她）們個別在我印象裡也是像印烙般的抹不掉！

鄭國輝是否仍在收集文稿，若是，給我一個通知。又文稿結集後，重新編入‘三十五年’特刊？還是另有園地。請不吝常賜教。敬候府上各人

近安

另一半

伯豪

花旗參種植場巡禮

劉湛平

筆者於去年九月間，得童年時知己江達信兄賞光邀請，慶幸能有機會，前往參觀他一手創業的人參種植場，在他指引帶導下，實地考察他旗下數個農場，計種植總面積，超過百英畝參地，舉凡農莊廠房，生產機器，設備等等，一覽無遺，並會見他的助手，各部門員工、共同工作多天，親身體驗參場生活，謹以所見心得，介紹耕耘人參的經過，我這一輩華僑營商，一般多從事經營洗衣館、餐館、衣廠及超級市場等等。今天又可加多被人鮮知的行業，花旗參農場。

查江達信君，祖籍小埔村人，出生越南堤岸，爲華人花旗參種植的鼻祖，在威斯康辛州種植人參已經有廿五、六年歷史，彼此於童年時，在香港唸書及進中學時，適逢他父親江景英世叔從越南回港經商，遂安置他令郎，在培正中學肄業，畢業後前往澳洲留學，最後學程，來到美國加州，深造商科畢業，世叔景英，祈望兒子回港。繼承父業，誰知此君，卻留他舅父的牛肉屠場當雜工，學非所用，所用亦非所學，原來此君，乃真正欲在他舅父的屠場，小試牛刀，獨具慧眼，目標超人在先，尋求創新事業，於是孑然一身，離開陽光燦爛的加州，首途新澤西州。初期傭工經紀，鼓其如簧之舌，這行業亦非他之目標，但這一行業，正是一樣米養一百樣人，竟然探上種參加的道路，前往威斯康辛州，發展種參事業。

現在他是經營數量以噸噸聲，十萬磅交易花旗參

的巨子，一般家庭，一年祇用數磅罷了，我們大部份祇知花旗參能補身，鮮知生長過程，在此暫不介紹它屬什麼草本植物，花旗參是數寸至二尺餘高的小樹叢（像花生樹叢）經過三年或四年（視乎參場主人決定是否要收成。）才能夠收成。種參土地，祇能種植一次，以後從不在已種過的舊土地再種參，因三、四年悠悠歲月，人參生長過程中，泥土好處，均被吸收殆盡，土地等如報廢，欲獲知土地是否先前已經種植人參，可向市府查詢，一一登記在冊，是故種參的主人，每位都是大地主，他們年復年地耕種，積下來萬萬畝參場廢地，祇好改種其他農產品，或把土地賤價而沽，有見及此，有些農主，租地而不買地耕種，無後顧土地之憂，至於種植人參的種子，是要經過特別處理，與泥沙混合，蓋以稻草，在地下特製的木格子，讓天然氣候，風雪、雨淋、日晒之下經年，才可以種植，種植方式，用機器自動播種，計算每畝及磅數而施行，下種後，仍需用乾草，又於數天內蓋搭木棚架，高約十尺，好大農場，這時主要是木棚架設，看來似變了野戰重地，四週圍以膠布或木架，略事遮擋，等待未來的嚴霜大雪，如是者在泥土裡經過一年，人參才會開始發芽，在生長過程裡，當然拔野草，施肥又施肥，維護等等工作，不在話下，以後的歲月，於落雪季節接近時，要把蓋頂的木棚架，梅花間竹式拆開，以免大雪時負荷過重而倒塌，另一方面效果，又可疏導些雪花落在花旗參泥坑裡，等溶雪時有水份吸取生長，第二年時，花旗參已開始長花，第三年仍然長花之外，但此期長出的花朵，已可結種子，第四年時亦如是，視乎農場主人要否三年或四年收成。當然第三年的花旗參不如第四年的壯大，也當然第四年

的成果價高許多，什麼原因，許多參主第三年要收成原因很簡單，因為等多一年就是冒多一年風險，天有不測風雲，若第四年突然下一場極大風雪，人參通通覆蓋死去，多年辛勤種植，就等如白廢功夫。

人蔘種植，無論是三年或四年，收成月份，大多是在九月底至十一月上旬進行，而播種子也是在同期內完成，從人蔘農場觀點來說，這些月份是良好氣候。另外，收成時前所拆下的木棚架，就能移去新農地就地即用，否則一百數十畝的粗大棚架、木杉等等，蓋座高樓也難貯放。

前文述及人蔘於三年或四年時，便長花結種子。在未拆棚架準備要收成前，該是先行摘種子。摘取種子是手作眼見工夫，但非易事，因種子長在花莖頂上，成圓球狀，十多粒至四十粒大小球狀，成熟的種子是紅色，尚有少數顆粒仍然青綠色，表示尚未成熟，這些就不宜採摘了，稍候一或兩週，由青變了紅色，熟後再摘取。若羅通掃北青生紅熟，通通摘去，這就等如大撒金錢。再說摘採成熟的種子，又得小心奕奕，因為成熟的種子輕輕一動，便會跌落，甚至風吹草動亦然，是故許多種子也落在泥土裡，亦屬金錢損失。

註：新鮮摘下的種子，有皮有肉，要經過十天左右潮濕工夫，清洗去種子皮與肉，售價每磅是八十元，仍然未能下種，尚需把種子與沙粒，依份量混合，蓋以稻草，埋在特製在地下的木格（詳情見上文），這樣讓它經過一年土藏，及經過挑選後才能下種，這些種子此時身價每磅高達一百四十元。

當種子全部被摘光，就是豐收成果：人蔘。首先移拆所有上蓋棚架，然後支柱木杉，以便農車行駛，把人蔘叢葉首先剷去，然後翻土車出動，把人蔘翻出土上。好比在鄉下時鋤蕃薯或花生，跟著是人工去執拾。接著載回廠房過磅，水洗附在人蔘上的泥土，洗淨後，一篩篩的入暖爐烘乾，在巨大的房舍暖氣下，烘兩週左右，完成烘乾手續，才可以出售，買家大批購入。人蔘大小粗幼，混在一起，蔘主以重量出售，買家購入之後，把人蔘分大小粗幼，分別盒庄，再定不同價格及重量，待價而沽，我們在零售商或藥材店所見，就是這些；但江氏人蔘農場，主要銷售對象，是出口香港南北行、南洋及中國佔一部份。

此蔘場主人江達信君，相信梓里多亦熟識，他於數月前回鄉，贈款原籍祖地小坵村，計劃築建先父景英文娛紀念館，今年元月上旬又親自回鄉探視動土近況，唯祝達信吾兄，紀念先父敬意心願早日達成，鄉人也能有文娛活動場所，料回鄉剪綵，不日可期。這次弟參觀蔘場大開眼界之外，並帶回江君贈款花縣總會館一百元、季刊一百元，樂捐善款福有攸歸。



孝道與老人問題

“大飽易賣，大錢難撈，針鼻削鐵，祇係微中取利。 ”

然公乃作照思
偶建述或寫道
店區所抑實孝
飯會聯，現統
國新上實之傳
六家。屬會之
仔法品否社國
灣書作是港中
於名的，香，
茗由念錢日見
品。留大今可！
間聯生賺述此矣
午對先難描由微
己副陳，聯。式
知一闕旨下大漸
數的老宗。誇日
三上團銷論不已
與壁集多不毫擊
前牆通利且，衝
年廳海薄故份之
多茶陸之，其化
我在給業承如文
乃掛寫食奉恰方
此懸書飲意確西
到筆樓刻的被
見親酒者，想

而人甚點
進為不幾。
，也列緩。
孝子人下紓
不逆本到少
母忤，做些
父為泛以到
對目廣可得
如人很為”
者給義以題
子便意我問
人，的。人
為為孝易老
，行實容”
道的其何之
孝規。談上
重法容是會
注常不真社
上倫所到令
統違會做可
傳有社面亦
人出為全，
國做，要夠，
中，齒，足
反所了已

- (1) 尊敬：子無刻威
女生產、勞
應能勞
該能勞
重之、大
和後大
敬，不呼
愛不呼
父要喝
母當，
尤們重
其是重
是堆是
他圾維
們廢護
年物其
老，自
退任尊
休意和
- (2) 愛護：子災電，
女難慰務
該擾，做
維。親到
護經自”
父常帶攜
母關兒父
，心女來
不父探少
令母訪”
其或，之
孤不抽其
獨同空中
和住與一
憂，其份
傷也往子
，應酒。
不經樓
使常品
受致茗
- (3) 供養：在衣活”
經濟食以
環頤報滴
境養答水
容天”
許年黃落
下。口地
給如無後
以力飽反
一有期彈
切不”向
之逮之上
生，撫倒
活也育流
所應恩之
需共。水
，同希珠
令甘能
其苦做
豐過到
- (4) 服從：父合更
母意使
之或不
命遇得
不責。
敢，亦
違，予
避容
免忍
拂和
逆寬
他怨
們，切
的喜勿
好爭
，拗，
縱，
有口
不角

人角甚
為麟，毛了
，鳳分
會鳳分
社是五
的已十
大怕九
極恐給
響，也
影者者
化點點
文四兩
方述(3)
西上(2)
受到(2)
是做到十
經夠做八
已能夠給
港信能也
香相，點
今，了(3)
現年少(3)
不的之到
子，至

女愛，無的和壽題重律人
子的礎長有氣的問過注法老
，母基尊才風人人擔其以重
愛父為對面之，老負尤府嚴。
相對”。裡哺明”利，政有也
婦，理講隊反昌，福緩坡其賜
夫長論情軍無學化老紓加聞所
增”無在女醫老耆家新未”
，的以也有子日劇以國如今道
女月想母只，今急都方例至孝
子歲思父是任，口府西。”
愛著育，那責別人政較少法想
母隨教法，的差界國是更犯思
父，方依從會的世各面題則家
，大西不服社想，方問否儒
字最。、對和思歲題這，國
“心忘理絕府理十難在者母中
“愛愛道合，政倫九大家行父拜
“時至不要是方、一國執養是
重小甚如必純西八之方激供不
著紀，之人東到界東貫須嘗
人年淡親從老是活世，法必未
方，沖幫服養這可今痛立女此
西母漸不須供，往現頭及子。
愛也幫一事習命確十孝規問

趙榮光

一九九三年八月二十日 多倫多

介紹"評柏楊"

雷仲宏

前言：一九九二年七月初，輝社同學齊集於多倫多，作為期三天的聚會。鄭國輝兄送我一本明報出版社的"評柏楊"，作為見面禮。這書使我詳細的思考一下以前看過的柏楊作品。我在此談一下觀感，與讀者分享。

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以下稱"醜陋")是一本收集了許多批評中國民族性情的雜文的書。大部份文章的作者是柏楊。"柏楊版資治通鑑"(以下稱"柏版")是一系列由柏楊把史書"資治通鑑"翻譯成白話文的版本，書中常加進'柏楊曰'以作評論。柏楊的著作引起許多爭論，孫國棟是批評得較嚴厲的一個。另外陳啓明亦著文批評"柏版"。柏楊的回應是把福建張苾蕪的文章送到明報月刊發表，以代表辯護。張苾蕪的文章有許多漏洞，使孫國棟有更多的材料來反擊，把柏楊塗得更黑。後來明報月刊把孫，張，陳的文章合成一單行本，這就是孫國棟著"評柏楊"了。未看這書以前，當然最好是先閱讀柏楊的著作。但各作者都把對手的片斷引述得很清楚，所以未看柏楊著作，也可先看"評柏楊"，本書就是有這個特點。

首先我們要知道柏楊是一位著作等身的作家。這話怎麼說呢？他作小說，散文，詩，詞，收集在五十多本書中。晚年治史，有"柏版"數十本，中國人史綱等。這百多本書疊起來就有五呎多高了。他的思想當然摻雜在所有著作中。要批評他的思想就要參考他的小說，散文，詩，詞及數本描寫他的書，單憑一本"醜陋"來下斷語就是太片面及欠公平了。

在該書一四八頁張苾蕪指出孫國棟反對"醜陋"的十三個要點。歸納起來，爭論的主因是柏楊否定儒家，否定中國文化，過份宣傳中國人的劣點。孫國棟以為儒家有優點，中國文化不應揚棄但應改善，柏楊否定中國文化是因為他憎恨中國文化，柏楊不應太誇張中國人弱點而使讀者反感與不思改進。我以為儒家是一種思想，有存在的價值。柏楊太過誇張儒家中的壞人。他雖未明言，實際上是用"一枝竹竿掃盡一船人"的方法：這人壞是因為他是儒家；儒家的人都不行。其實自漢武帝尊儒以後，學者都標榜是儒家，於是好人壞人都是自認的儒家。這人的品行不好也證明不了甚麼，我們只可說他對儒家思想陽奉陰違而已。柏楊不愛中國文化？他已為中國文化坐了九年多的牢，他不似是這種人吧！柏楊的確是過份渲染中國文化的弱點，效果也不一定是好的。記得七零年代，約克大學有一位中國裔教授，他去各地旅行，回來後寫了一篇遊記。他的文章除了描寫風景外，還大贊日本人好，但中國人樣樣都不好，要向日本人學習。中國學生非常反感，他們反駁教授的言論，有的還說教授講風涼話是因為妻子是英國人。可見教授誇張的方法不見效。由此可以聯想，柏楊誇張的效果，可能也是適得其反的。

在另一方面，孫國棟批評"柏版"中卻獲得大勝利的。他痛斥"柏版"誤導讀者，大致有以下四個弊端：

- (1) 柏楊沒有先研究原作者司馬光的思想，於是無法妥善地把資治通鑑譯成白話文。這本書獻給宋神宗看，作為統治者理國的參考。他生於封建時代，自然要鞏固君權，但單靠武力是不行的，政治上軌道才是好辦法。司馬光就是要灌輸他的思想，使國家大治。柏楊未能掌握至這點，以致常譯錯。
- (2) 沒有詳細查考原著中所引用的典故。司馬光引用典故是鼓勵帝王行仁政。當時的皇帝都是飽讀詩書，這些引典是不需要司馬光注解的。現代人對這些典故已很陌生，但柏楊不去查考真意而照字面直譯。
- (3) 妄發"柏楊曰"以作批評。許多"柏楊曰"是因一時靈感而發，並未考究事實，難

免有錯評了。例如在肥水之戰的譯文中，柏楊未考究原委，誤以為東晉的勝利全是幸運的，在其中加插了兩個“柏楊曰”。

- (4) 對歷史人物，不用當時通行名字，改用他們的原名，男的一律稱先生，女的一律稱女士。例如不稱漢武帝而稱劉徹先生，不稱宋神宗而稱趙頊先生。我以為這是“柏版”的致命傷。諡號雖是封建時代產物，但是流行，古人及今人都懂得。一旦換上了原名，讀者反而混亂，何況有些王帝有幾個名字，究竟要採用那個名字才合理？相反，諡號則只有一個。於是讀慣了柏楊史書的讀者便不易看其它書，亦不易與其他人溝通。其他讀者亦不易看懂柏楊採用的人名。舉個例子吧。宋太祖（諡號）名趙匡胤，他的弟弟名匡義。因為匡字是避諱字，弟弟於是更名光義。後來光義殺太祖而自立，他就是宋太宗。宋太宗更名趙炅。炅是不流行的死字，這樣可免去人們忘了避諱而受罰的機會，如果要用原名，我們應該稱太宗為趙匡義，趙光義或趙炅？稱呼女人的原姓名更是困難重重。古人（現代農人也是一樣）對女人稱號是孀，夫人等，或在丈夫名字下加上孀，夫人。漸漸的，人們忘了她的名字，甚至連姓也失傳了。孟母是“仇女士”，名字呢？還是“孟母”較流行！（註）

其實資治通鑑不需翻譯，也不易翻譯。宋朝已有胡三省의注，數十年前又加上標點。為了適合現代需要，我們可再加注解，這樣可免去因翻譯而失去原意的麻煩。

總而言之，我以為“評柏楊”是值得讀的，“醜陋的中國人”是很具爭議性的，“柏楊版資治通鑑”是很糊塗的，柏楊仍是站在炎黃子孫方面的。

- (註) 柏楊寫歷史是以世紀為單元的。還有數年就是廿一世紀了。以柏楊還原真姓名的方法，下世紀的教科書中就充滿了以下的陌生人名字：孫帝象先生，李雲鶴女士，蘇濤先生，郭衣洞先生。但在二十世紀中，他們卻是路人皆知的孫中山，江青，華國鋒，柏楊。“姓名遊戲”竟產生這麼嚴重的代溝！



改善學生的粵語程度之我見

雷仲宏

最近讀了去年十一月十二日星島日報對本地中文班的報導，十二月一日及二日家長黃苑薇對公立學校的批評，及毛陳樂生校長於十二月卅一日的回應，真是令人感慨不已。我既是家長，也是家長會委員；子女既讀過公立學校，也讀過私立學校；故願意趁此表達一些意見，以改善學生的粵語程度，尤其是下文所說查考詞語之粵音的方法，希望對師長家長學生有助。

首先，黃女士的言論好像有些過火，但不是惡意謾罵。如果人人都寫歌功頌德的文章，怎能找出毛病，又何來進步？事實上，有些家長對子女的中文學業漠不關心，以為只要送孩子上中文班，責任已全盡了。絕大部份的老師是負責任的，但「樹大有枯枝」，偶然會有些不負責任的，或語文程度較差的。學生程度參差不齊，缺乏適宜教材，這些都是事實。老師的薪水也差，公立學校教員能得時薪卅元，已較私立學校教師好得多了，因為後者只獲得車馬費，更有些是義務的。本人無意涉及老師家長的私人糾紛，亦不譴責任何人，但願提出以下的建議：

(一) 家長應參與教導孩子的中文。你看，許多西人在家輔導子女功課，也參加學生戶外活動，旅行，及家長會活動，與師長學生打成一片，可見西人對教學的注重。在這裏，中文不是流行的言語，家

長的輔助是更需要的。最容易做的事就是盡量以中文與子女交談了，既不勞神，亦不花去子女的時間。談話還可使子女潛移默化。有些人以為用中文談話會阻礙孩子的英文進展，這憂慮是不必要的，我們從未見到一位在這裏長大而不識英文的土生。談話內容可包括中國傳統、文化、禮貌、家庭背景等。尤其是家庭狀況，這只有父母才能教導子女。試看本地的中文七年級學生，許多都不知道父母的中文名字叫甚麼，更不用說姓名之書寫了。這決不是老師的責任。中國人名字多多，有乳名、學名、教名、譜名、筆名等。舊式家庭還有嫡母庶母。老師怎能清楚這些名字？再參考西人子女，那有九歲的孩子寫不出父母姓名的？家長們，請勉力吧！

(二) 成人要注意自己的語文。如果自己有些東西不清楚，教人便會出現問題，更會使學生不尊重老師，而對學習失去興趣。記得多年前，公立學校一位老師解說世界上也有男人穿裙之事。學生立刻說這就是蘇格蘭之Highlanders。老師竟不知此為何物，學生在背後取笑她。老師讀錯字或寫別字，學生也有時用英語交談取笑的。學生程度雖淺，用不着高深的文學，但老師的良好語文確能提高學生程度及學習興趣。文學不是一朝一夕便可改善的，但發音則是可立刻見效

的。這裏說的發音，不是指鄉音；鄉音許多人都有，但不一定是嚴重。舉個例吧。「女紅」中的「紅」是與「工」相通，如果將此詞讀作「女洪」而不讀作「女工」這就不是鄉音的問題了。改善的方法並不困難。只要有良好的字典及辭典，而又有耐心查閱，這就行了。下面是我對查考詞語的廣州讀音之淺見，供各位參考。

(三) 成人選擇粵音字典及查閱詞句讀法。無論那種方言，漢字都會是多音，而且有讀音及語音之別，一字之讀音又常常由詞句來決定。最理想的辭典當然是，在每詞語中，每字都有注音或注字。市面上的辭典很多，例如康熙字典、台灣中華書局的辭海，解釋很詳細，可惜沒有將每詞的各字注音，這不但對學語無助，對國音讀法也幫助不大。至於大陸的辭海，就更不用說了。有詞語注音的國音辭典不多，以三民大辭典及國語辭典較好。但直至現在，仍未出現粵音的辭典。我們只好求其次。首先，我們先查李卓敏的李氏中文字典（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是形聲部首的字典，查字音較其他字典容易。每字的國音及粵音均注以國際音標及注字；國音方面，還有拼音符號。但有的詞，李氏不載。我們可先查三民大辭典，找到該詞的某一字的拼音符號。然後從李氏所載該字的國音對照，立刻可找到該字的粵語讀音。現舉例如下。

(甲) 單于（讀善余）。大部份人讀作「善余」，普通粵音字典將「單」音作「簪」或「善」。李氏的「單」屬獨立部首。從三三三頁查到「單于」的單應讀作「簪」。另外，「于」可讀作「於」或「余」，在這裏以「余」為較好。

(乙) 阿房宮（讀阿旁宮）。普通粵音字典將「房」注音「防」。好的國文教科書則說明，這字要讀作「旁」，是四阿旁廣之意。李氏的「房」屬方部，從卅頁中查出，阿房宮的「房」要讀Pang（第四聲），但沒有注字。如果我們不明白這音標，我們查附錄的粵語國際注音索引。在附錄一二零頁中，列舉了這音標的同音字如旁，滂，龐等，於是確定了阿房讀作「阿旁」。

(丙) 永定河上游桑乾河（讀桑干河）。普通粵音字典不載這詞。在特別名詞裏，乾多讀作「虔」而不作「干」，但這處是例外的。李氏沒有這詞。我們從三三二二七五頁找到「桑乾」，注音ム九々。李氏的「乾」屬乞部，從十四頁找到這字，國音讀ク々時，粵音是「干」。另一方面，查大陸出版的地圖，桑乾河是簡寫成桑干河的。

如此類推，我們從這兩字典查到許多常用詞語之粵音。除三民外，我們也可查國語辭典。在注音方面，國語辭典常常比三民更合理。可惜此書以國語注音作查字順序，查多音字會有困難，而且解釋亦過於簡略。除外，我們可參考報紙上關於字音的散文，如一年多前馮鳳歌在星島日報的「字音漫談」連載。（註）

國輝兄：

十分多謝你星期六晚上那一餐別緻的“燭光晚餐”。這個晚餐格調高雅，風格獨特，再配上鮮花和悠揚的古典音樂，給了我們一家一次十分愉快的藝術享受。我在去之前曾經耽心我女兒或許會覺得“BORING”，但在進餐之時我就已經感覺到她很喜歡了。出來之後更是大加稱贊！這樣的情調對她來說是一次十分新鮮的體驗。就爲了這一點，我就已經要十分感謝你了。因爲你使她受到了一次高尚的薰陶，使她知道除了流行歌曲和吵吵嚷嚷的婚宴之外，還有另外一些令她嚮往的東西。我太太也很欣賞你的廚藝，總之，很多謝你！

有一樣要向你道歉的，就是這麼遲才通知你人數有改變，因我女兒原說不來的，使你的周密計劃受到了影響（比如說，你自己就吃不到那些老虎蝦！）

那天你提出把“逆子”的插圖改爲整個版面刊出，本來對於這樣有份量的文章，插圖大一些也很應該，我不反對，但可惜這一張畫我是用比較不擅長的畫法（用乾墨），畫得比較拘謹，胡露施的姿勢畫得不夠自然，樣子也不太似，放到這麼大就更“原形畢露”了。不過如果胡露施本人也同意的話，也就這麼辦吧。但需要重新印一張COPY，使畫四周留的白邊與文字頁的白邊同樣大小。看來這工作仍然需要我來做。因爲一來我公司的複印機有“PHOTO”這個功能，可以使黑白之間的層次更豐富些，另外，我要印出幾張不同的黑白色度然後選出最合適的一張。但原稿已經留在你處。那麼，我可以在下月“工作會議”時取回，印好之後再郵寄回給你。可否？這一整頁的插圖可以夾在“逆子”一文的兩頁之間。

如果這樣辦的話，胡露施就可以不必重新編排她的文章，那張“排版草圖”可以作廢，所以，你也就可以不必太急於把畫交給她了。因爲我現在會同時給她寄一張小的COPY，她應該現在已經看到了。但我前天忘記告訴你，留在你那裏的那張原大的COPY也是準備送給她的。你甚麼時候見到她就甚麼時候給她好了。（還請你代我還她照片）

我準備再爲趙文權的“骨肉情”畫一幅插圖，這次我會用鋼筆來畫。因爲我希望盡可能做到每一套插圖都有不同的風格。而插圖的風格要由文章的風格來決定。“逆子”和“骨肉情”的內容已經決定了不能用漫畫方法來畫。而其中不同的是，在“逆子”插圖中，是用“洋法”稍帶一點中國味。“骨肉情”則我準備純用“洋法”來畫。（但不知成不成功）此畫在“工作會議”時也許可以交貨。到時就請你在後記中把“骨肉情”這題目加上即可。

好了。暫寫到這裏。下月再見。

祝

好！

弟

寵健 八月三十日

P.S. 那餐晚餐，你爲此一個人忙了好幾天，我們又無法幫忙，真過意不去。我太太和我再次表示謝意！

聞雞起舞

司徒民

金雞報喜人長壽 春滿乾坤福滿門

欣逢雞年的降臨，美國郵政總局于去年十二月卅日在三藩市以鑼鼓雷鳴的隆重儀式，發行了一張印有中文“雞年”及英文“新年快樂”的紀念郵票。該日，三藩市同胞，聞雞起舞，排著長龍，爭相採購，盛況空前。這是第一枚紀念美國華人的郵票，對我一百六十萬的同胞來說，實在值得慶祝與驕傲。

金雞乃十二生肖之一，美郵政總局計劃將其餘十二生肖繼續發行。但再度發行的主要因素，則要看這枚先鋒的金雞郵票，是否能受到廣大的歡迎而定。故此，凡我華裔，務必大力支持鼓勵，多多採購使用。

雞年紀念郵票之能得實現，其前因後果，大有來歷，紀念華人郵票的原本構思，是由一位兒童圖書館理員陳黃卓吾提議的，然後由美華協會（註），經過五年時間的掙扎，以不折不撓的精神，展開一連串的策劃，推動及遊說工作，同時鼓勵各分會及會員去函郵政總局局長及公民郵票審查委員會請願，才得成功，祈勿忘記，美國因對華人有所歧視，故有 1882 年之排華法案，直到 1943 年才由羅斯福總統將之廢除。今年 1993 年是廢除此法案的五十周年紀念。所以在歷史上是有非常重大的意義。由於此法案的廢除，華人才能正式移籍美國，也從此開始，華裔對美國社會的影響與貢獻，巨大非常，可是一直被美國政府忽略，雞年紀念郵票的發行，可說是美國政府對我華裔貢獻的肯定，也象徵華人在美參政的一個重要開端。

炎黃子孫，天資聰穎，刻苦耐勞，辛勤耕耘，成就的例子，不勝枚舉，較為顯著者，科學家有李政道，楊振寧，丁肇中，吳健雄，李遠哲...等，電腦有王安，建築有貝聿銘，音樂有馬友友，電影有李小龍，百老匯劇作家有黃哲倫，政治有吳仙標，余江月桂，作家有譚恩美，運動有張德培，陳婷婷，醫學，尤以愛滋病領域裡被美譽為“華人黑手黨”的，成員有黃以靜，何大一，陳紹虞...等，紙短情長，其他方面，未能盡錄，但從此也可知道，華裔在科技教育與經濟方面，都大有躍進，可是在政治上則非常落後，若然要在美國社會取得絕對的平等待遇，則必須團結起來，通過政治手段，才有良好的效果，到目前為止，全國性的華人組織，只有美華協會一個，但願從此以後，華裔能踴躍參政，分則弱，合則強，我們必須聯合起來，共同奮鬥，以達目的，

祝大家萬事如意，新春好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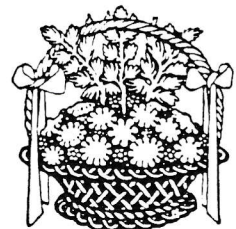
註：美華協會（美國各州及香港均有分會）

Organization of Chinese Americans, Inc.

2025 Eye St. N.W. Suite 926

Washington, D.C. 20006-2053

(202) 223-5500, Fax (202) 296-0540





*** 良賈深藏

——遂業 (紐約)

密地城是美國中部威斯康辛州的首府，亦是它的州立大學所在地。這大學以生物化學、農業和數學最為著名，美中十大名校之一，校園建在雙子湖旁。這兩個湖是冰河時期的產品，大學的生物系便以研究這湖的淡水生物而聞名於科學世界。少為人知的是這兒的小山藍水，在夏天時紅花綠樹處處，加上了無數的蜂蝶蝶使，叫不少男女大學生泛游湖上，留下了甜蜜的回憶。那年我和少鳳（當時的密友現時的嬌妻）參加了三天的分析化學會議之後，便共陶醉在這如詩如畫的環境中。在醉月淺笑之中，我倆暢談各事，提及她的父親不抽煙喝酒，說話常夾鄉音，但在商業上極受同業中人敬重和愛戴。少鳳真不知她父親成功的秘訣在那裏！

六七年夏天我倆回香港結婚。那時國內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香港亦受影響，政治上左右兩方對立得很是緊張，街上常有爭鬥示威，國貨公司全沒人涉足。我十八歲便離港赴美求學，對香港結婚一切習俗全無所知，但教堂的婚禮和晚宴得了我倆的友朋和教友熱烈幫忙，一切一切都極端美滿。最重要的是所有重要安排都仗外父母們的交遊和大力資助，才有這樣的福樂。「金冠酒樓迎淑女，愧無金杯敬五老」，婚後外父母在尖沙咀的一所著名潮州菜館請吃晚餐，首輪湯吃後我不禁讚嘆地說：「這粉絲湯真是好吃！」登時全席靜了下來，不久妻才說：「這是潮州魚翅，我聽後十分沒趣和感失禮，往對面看去，外父嘴上一絲微笑，毫無見怪之意。長者的仁慈和寬大都從這笑容表達出來了！

婚後我們在加拿大定居下來，求學和就業。每兩三年外父母便會連袂來探望我倆。七五年我們一行六人由安省驅車往美國南部的佛羅里達州遊玩，佛州是美國的大遊樂園，深海釣魚、歌劇和迪斯尼世界等等我們都有機會參與和觀賞。我外父最喜歡的是在晨早六時多和六歲的外孫到海灘早泳。一天我們往一養鱈魚的農場參觀，場內的工作人員操排了不少鱈魚陣給我們看，有一工作人員把一條十多尺的大鱈魚引得張開三尺多長的血盆大口，然後他把自己的左手從鱈魚的大口橫掃過去，

「哞」的一聲像炮聲一樣，那鱈魚把口合了下來，把我們在旁的十數人全都嚇了一跳。那位黑人男士的閃電手却是絲毫無損，外父大為讚賞這真功夫，贈美金拾元給那男士以示見重英雄之意。他們倆回港後，外父寫來了一封長信，少鳳很仔細地看了又看，然後她很小心地把信珍藏起來。她自六三年離家，由於父親事業繁忙，多年來這是她父親首次寫信給她的親筆信！

七七年夏天，外父母又遠渡重洋和我們西遊美國的黃石公園。我們橫過中部各州，那時中國食店很少，我們多擇離快速公路稍遠的小鎮去找給貨車司機們駐腳和吃喝的餐館，這些地方用的菜料都新鮮，且即時煮食，與快餐店的食物相比高超多倍。外父最喜歡點吃不同煮法的牛排，八歲的小兒也自學乖，逢是外公要吃的他也跟着點食，在旁的媽媽擔心他會吃壞了，但十多天他們爺孫兩人都是吃得津津有味，後來連少鳳也叫了同樣的牛排菜色，三人共享其樂呢！

七九年我應北京和福州之邀回國和當地的醫學學者交換臨床化學的進展，有機會在香港停留多天。蒙岳父母們招待，並指點回中國的禮儀和習俗，雖是短短數句，但在中國的兩個多星期全都應用上了。其後幾乎每年我們都有機會到香港遊玩，借外父之光有機會和不同的成功工商業人士接觸和交談。知道他們對外父的商業道德和辦事精明都很推崇，一位父執對我說：「蔡叔一句話勝過千字合同。」外父姓蔡名慶輝，是在廣東澄海出生長大，十七歲蒙族叔的帶引來香港謀生。起初在柴灣的一蔗糖廠工作，其後轉在布疋染廠工作，他對織布和染色發生了很大的興趣，刻苦自研，常到當時的顏料舖請教有關調製染色的化學知識。由於他眼明手好，幾萬疋的布染上去都是色勻一致，顧客全很滿意，很快便當上了染色師傅大概是相當於現時的化學總工程師。他曾說對染布很有信心，但最怕是天下大雨，因為那時顏料新染上，要在陽光下曬乾多天才不易褪色，要是首天便遇上大雨，整個過程便要重頭再來，麻煩極了！由於他對布料的知識湛深，廠方倚靠他去購買布

料，又要靠他和顧客商討他們對染布的要求，他的精密頭腦又學上了快捷精確的心算方法，多繁的數字和銀碼，不用紙筆和算盤，他很快能準確算出。他的七個兒女中，有三個化學家和兩個數學家，不是偶然的事！

六十年代，中國的紡織業開始蓬勃向海外發展市場。外父和代表國內的華酒公司拍檔，盡量把國內的優良產品推銷海外，或是在港染色後再向外出售，以薄利和貨優為原則，二十多年來，他深得布界同業的推崇和信任，他的成功不是偶然的。

公餘，外父致力於九龍城的慈善福利，在這方面他一本從商的精神，沉默的去盡他的力量，去幫助貧窮的街坊，毫不向外張揚。我們也是很偶然的在他的書房內發現九龍城樂善堂的頌狀才知他是該堂的永久理事，兒女中知道的恐只有二、三人。

外父一生全無生意場中的不良嗜好，如抽煙、喝酒，唯一是喜愛「打麻雀」，即如是都僅限於在好友輩中水準高的才打。他手法超卓，是四方城中聞名的長壽將軍。他最愛是在山明水秀的環境中和牌法高的同儕打牌共樂，再伴之以鮮美的食品，對他來說這是精神上的享受，故他絕不會投大的賭注和沉溺於麻雀局中。他的事業和兒女們的幸福是他一生的志趣和精力的中心，他到七十五歲那年才決定正式退休，不久便因多年的糖尿病引致眼力衰退和腎機能的喪失，復患上了喉咽癌，於九一年十一月六日溘然長逝。

十月中我搬來紐約就任新職。少鳳和我致長途電話向外父相告，短短數語，關懷之意萬里之外倍覺親切，想不到那時他已病深，竟成最後的別語，惡訊傳來多日不能成眠。

我三十多年來在美國和加拿大生活，耳濡目睹成功的工商業人士都是像我外父一樣，魄力強、對人真誠懇直，不好炫耀，對事物不斷的渴求新知，兼內有精明賢淑的妻子相助。這些美好的條件不能從書本上求取，要學他們的精神和榜樣，這樣才能使我們的生活滿足和快樂，並和人們共謀福利。世界要走上大同，極需要像我外父處世為人的言行為信！

我(地)重有無啤酒?

司徒民

有無啤酒是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我”則是個非常有趣的問題，在日常生活中，我這個字用得最多，各位善知識，當我們說我的時候，“我”有甚麼感覺呢？茶餘飯後，請君試想下面幾個問題，我相信會給你帶來無限的樂趣：

我是誰？

我是甚麼？

我為何生存？

我有何意義？

讓我先喝一口或兩口再囉嗦。

各位善知識，假如我跟你說，“我是一個身體”，我不會怪你笑我癩線，因為適當的說法應該是我有一個身軀，不過這種說法則似乎是說“我”與“我的身軀”是兩回截然不同的事，我們通常不是又說我有雙手雙腳……聽起來，這些手腳似乎是屬於我身體以外的東西，正如我說我有一部汽車或一雙皮鞋一樣，在另一方面，當我們說“我”或“我自己”的時候，則又像完全屬於體內的感覺，又假如我說我在跳動我的心臟，你一定會笑裂肚皮，因為心臟的跳動，是一種非志願的自動動作，與我毫無相關，那麼說來，我豈不是一個全無主宰被別人愚弄，折磨的傀儡？

我們究竟是甚麼一回事？常道不二，立竿見影，羊毛生在羊身上，荊棘長不出葡萄，不管我們了解與否，萬物依然，草木自榮，清水總是一氧化二氫而成，只是明與無明，對人生的意義，待人接務，則有天淵之別，從某個角度來分析，我們可以說是由細胞，原子，核子或更微小的夸克（甚麼頂，底，上，下，奇異及粲子，細佬實是山東人吃麥冬，一懂也不懂）組合而成，不過這樣分析，“人”與“人類”就根本不存在，而“我”也只是一種幻覺，因為存在的，只是無數的連串微塵份子而已，這種觀念，我們遠不如一條可憐蟲！

我們總又認為，我是出長來到這個陌生的塵世，這也難怪，因為我們很像孤兒一樣，呱哇墜地，便被遺棄，上帝自回天國，一走了之，故有偈云：

上帝安居天宮，塵寰萬事顛覆

因為這種不正常的觀念，我們就養成了孤獨與懼外的心態，認為我這個臭皮囊以外的一切都與我毫無牽連，而且是敵對的，這樣的人生觀不是過份局限，蔑視自我？實在不夠過癮，更何談享受？

當然事實決非如此，我們並非由一個空想的世界而來，也未被遺棄，因為我們本來是由這個世界，唯一的天堂孕育出來的，正如桃花是由桃花樹上長出來一樣。

我們既然是由這個世界生長出來，我就是整個世界不可缺少的一重要部份，也是說我與自然界以及宇宙間一切生靈萬物，是不可分開的，我實是至小無內，至大無外，來來來，讓我們大開腦懷，大放眼界，窮目觀望，那山河大地，海闊天空，豈不都是我個體的延續嗎？宇宙就是我，我就是宇宙，莊子就曾說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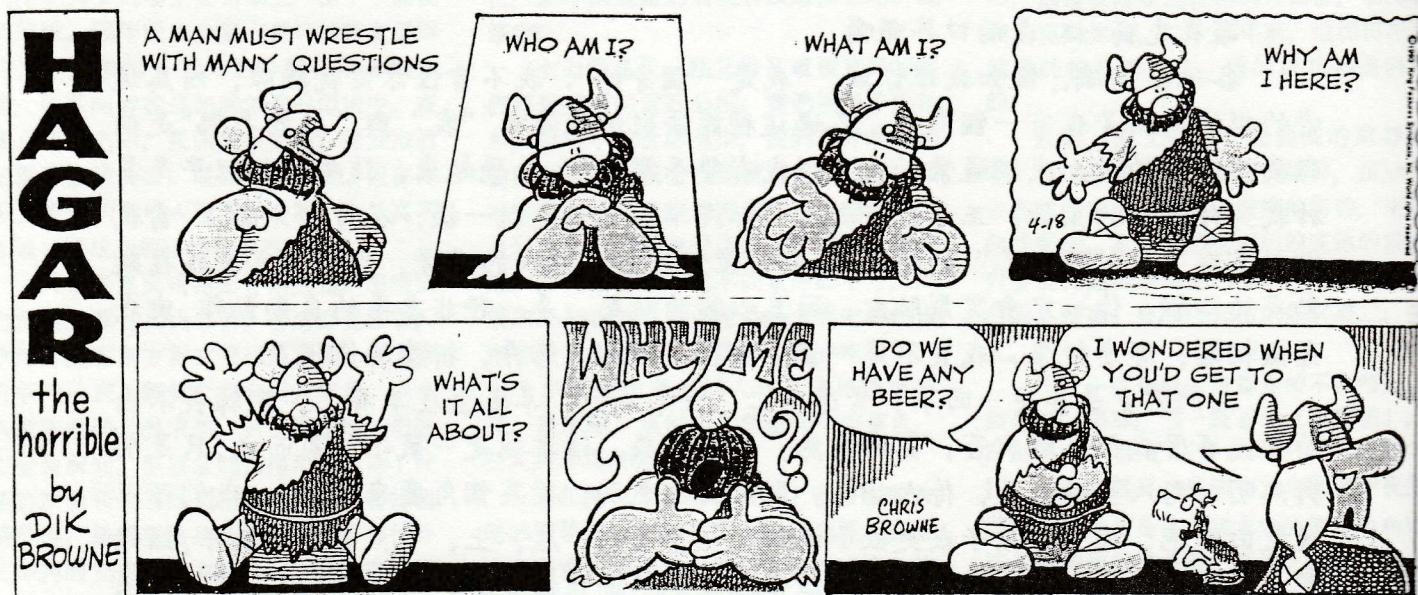
天地與我共生，萬物與我為一

但在一方面，請我們千萬不要忘記，我們之所以能得生存，絕非偶然，乃是恩賜，免得過份自傲，不可一世，我們必須上而追本窮源，下而虛心觀物，不要以為

自己就有能力來建造巴別塔，我們的五臟六腑，奇經八脈，與陰陽五行之相生相勝，宇宙星宿之運行，實是息息相關，錯縱複雜，妙不可言，玄而又玄，但稍有差池，即立時毀滅，不能不謹慎，故有偈云：

我賴天地以存身，天地賴我以致局

各位善知識，細佬東拉西扯，雜亂無章，欲以拋磚引玉，實則班門弄斧，因為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但人生幾何，閒來自吹獨酌，也是一樂，剛好酒已喝盡，而河東獅吼，僅借 HAGER, the horrible 漫畫一則，以作結語。



國輝兄：

接六月十日來信，才知兄已早旅遊完畢回美國，并謝謝惠來大作。這是一篇極好的遊記，比“君士但丁堡”等好得多多。這是因爲兄精通河南境內之史實，將所見的及所知的典故貫通之故。看了大作，立刻想起“背邙面洛，浮渭據涇”（千字文）的道理。提起趙佶，他真是唯一在宮外與平民爭妓的皇帝。他與周邦彥爭奪李師師，但芳心始終是傾向這位平民。幸而趙佶沒有殺他。在這方面，趙佶真是胸懷廣大，太祖，太宗那兒及得上。傳說的結局是這樣：金兵佔開封後，“馬屁精”捉了李師師，要獻與金人，她不願受辱，自挖其喉而死。未知這傳說之可靠性如何？

今次之補遺錄，能加入香港同學作品，應是洋洋大觀了。我已與梁鑑源兄聯絡，他將去年七月相聚之照片整理，直接寄給你。麥少嫻夫婦的照片，亦由他直接寄上，這是去年底在敘福樓攝的。至於其他同學的照片，有些已寄上，有些已登於卅年及卅五年刊，其實只欠數張，我可催促他們，交給我轉寄或由他們直接寄上。

隨信奉上報紙及影印文件。我已將兄的來信影給醒華，又影印了舊唐書及資治通鑑原文，但未見六月份醒華報的更正，說不定醒華報轉告給“正言”，他未有回復！但我所說的拙見（包括社區新聞一則），報館則已登了。王冕“有感”的第二首的頸聯及尾聯，與兄所說的有差異，可能是不同版本之故吧！

兄引述宋朝作者“唐詩言情，宋詩說理”。他是極偏見的。唐人喜歡寫甚麼就寫甚麼，宋人也是如此，正是“河水不犯井水”，那能比較？許多詩是“即興”而寫的，原本無標題，亦無引言。有的標題是後人加上去的。言情也好，說理也好，由後人猜測吧！有的作者好作雙關語，無法清楚內容（如李商隱的）。杜甫的“兵車行”是一流的說理詩，韓愈“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是言情及說理，玄宗“嗟爾勒銘才”悔恨失政，說理。鄭畋“景陽宮井又何人”，歌頌玄宗“愛江山不愛美人”，是玄宗唯一的知心人。李商隱“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喻唐政局已走下坡。宋詩“言情”也是多的。第一首好詩當然是花蕊夫人的“國亡詩”，效法陳之樂昌公主，向太祖求情也。蘇軾“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歐陽修“遊人不管春將老，來往庭前踏落花。”雷震“牧童歸去橫牛背，短笛無腔信口吹”。這些都是一流的言情詩。

至於詞呢，正如兄所說，絕大部份是言情的。詞有詞牌限制，故比較容易比較。詞句常有抄襲（應說參考吧！）成份。蘇東坡的“哨遍”，差不多每一句是仿照陶淵明的“歸去來辭”，他刪改孟昶作品而成“洞仙歌”，這洞仙歌竟變成了詞牌。唐朝的詞是極盛行的，但主要是給坊間及宮庭唱的。既然是唱的，當然是抒情的。作者可隨意增字減少，改換平仄，總之是唱歌時，唱得悅耳就是了。詞人多少懂些音樂，但不一定是文學家。楊貴妃不是文學家，但卻是詞人，能歌善舞之故也。所以唐至北宋，詞是言情的。南宋初期則有變化。北宋末，金人入中原，不重視漢人文化，以至樂器流失，樂師漸死亡，樂譜漸失傳。在極短時間內，“唱詞”文化全部摧毀！所以南宋詞人不能在音樂方面作詞，只能從詞牌的平仄去作詞。既然不須入樂，於是可寫一些說理的詞了。岳飛是過渡性人物。他作的滿江紅及小重山，都是愛國說理詞。這時仍有一些樂師尚存，一些樂譜仍留存。不久辛棄疾出道，樂師及樂譜已不復存在。辛棄疾的詞很狂，但狂中帶有民族感情的。菩薩蠻是最古老詞。差不多每一位作家都有菩薩蠻的，所以容易比較。試比較李白（平林漠漠煙如織），溫庭筠（小山

重疊金明滅)及辛棄疾(書江西造口壁)。三首詞的重心在最後十個字。李白寫遊子思鄉，有家歸不得，言情。溫庭筠寫閨房早上景色，言情。辛棄疾喚起民眾抗金，說理。讓我多發一謬論，比較三人的文字功力。李白以大小亭描寫遠方，使人有極深遠感覺。溫庭筠寫近景，如他不寫枕頭，也可寫花鞋，木屐的。辛棄疾以聽覺來描寫遠方，晚上聲音可傳很遠，鷓鴣離辛棄疾之處，可能有十多哩。見不到，但可聽到。他突破李白的描寫！不敢再寫謬論。祝

好。

弟

仲宏上

九三.六.十八

注意：李白是“菩薩蠻”的始祖，溫庭筠是專家，辛棄疾不擅長菩薩蠻，他的專長是“賀新郎”。但他寫的菩薩蠻也是出色的。



六個月前，筆者全家計劃回香港，探望家母，我的兩個兒子，從來沒有去過香港，小兒子又沒見過祖母。飛機票是在六個月前訂位。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廿三日起程，一九九三年一月二日回美國。

十二月十八日晚上，筆者接到三弟婦從加州來電話，謂家母病重，促我們提前返香港，我立刻打電話去香港，和我三弟聯絡，知道母親患心臟病和肺炎，已經入了醫院。筆者立刻通知在芝加哥的四弟，準備火速起程，不幸機位全滿，筆者全家只有照原定計劃起程。四弟僥幸買到十二廿二日的機票，但要十二月廿九日回美國。

十二月十九日，三弟婦再來電話，謂醫院吩咐親人盡快趕去看母親，筆者憂心如焚，但插翼難飛，唯有整夜祈求上蒼，使我能見母親一面。

十二月廿一日，筆者約了公司四巨頭面談，其中 M 博士臨陣退縮。好不容易熬到十二月廿三日，全家登機飛三藩市，再轉機直飛香港，在往三藩市途中，遇見一位 Y 先生，兩年之前，筆者在一所中文學校，曾和他合演功夫，慶祝農曆新年。他在機上講述學習氣功的經驗，十分玄妙，待日後另外修文報導。

飛機于十二月廿四傍晚抵香港機場，筆者當時心情緊張，有如箭在弦上，恨不得立刻趕去醫院看母親。三弟和他朋友 S 先生接機，三弟謂四弟剛從醫院回來，正在旅館等候，建議不要馬上去醫院，因為院方覺得家母探病的人太多，曾經解釋病情多次，不勝負擔云，我只好採納建議。

在旅館和四弟會面，他將醫生的解釋說給我們聽，知道母親已經渡過危險時期，體溫不再忽冷忽熱，顯然肺炎已有改善，不過心肌的一部份已經死了。

當天晚上，不能成眠，熬到五點半，索性穿上膠鞋和運動裝，在旅館附近的河邊跑步。跑了三英里之後，遇見一位老翁，和三個男孫在散步。筆者和他閒談，知道他的妻子在一個月前去世，老先生對老伴十分懷念，幸而有孫兒陪伴。他又說曾習十多年洪家拳，不過最近因為體力退化，只是偶然練習。我問他多大年紀，他答道八十一歲，身體實在不錯，希望本人到八十一歲時仍然能練功夫。

回旅館沖涼之後，和家人在附近一間茶樓吃過早點，約了三弟去醫院探望母親。到了母親床前，看見她需要一條胃管，由鼻孔引進，因為她身體太弱，只能進流體食物。母親瘦得只剩下皮包骨，面容憔悴，奄奄一息，令我傷心欲絕，欲哭無淚。我告訴母親：我的妻子和兩個兒子均在，只見母親輕輕點頭，不能言語。因為探病時間只限四時至七時，所以不便久留，決定下午再去醫院。

下午我和四弟再去醫院，三弟陪我內子和兩個兒子去鐘錶店。四弟和我抵達醫院，看見母親精神較好，我們和她講話，她都點頭反應。四弟和我大慰。

晚上三弟和四弟有約，我和家人在旅館附近一間叫做河畔酒家晚膳，點了馳名的沙田乳鴿，果然不同凡響。

十二月十六日

凌晨二時醒來，想起母病重，若果不是三弟帶我去見她，根本不會認得生母。據以前亡父云：五十五年前，家母是北大化工系系花，如今花已凋謝，只是依附在花托上，和死神掙扎，不過母親生命力很強，雖然早年患癌症，十年前又患柏金斯症，半年跌裂盆骨兩次，卻從不呻吟，所以很久才被三弟婦發現。一星期前不幸染上肺炎，同時又得心臟病，幸好她仍等到三個兒子美國趕回來，蒼天憐憫我們三兄弟也。母親受了許多折磨，筆者無法服侍身旁，甚感不安，悲從中來，飲泣至天明，又

去河邊跑步。

早上十時半去醫院，三弟和四弟都在，母親看見三個兒子，微笑示意，這是整個旅程中，看到母親唯一的微笑。下午再訪母親時，她顯得非常疲倦，我心中不安，決定明早再探望母親。

下午和家人去香港的太空博物館，和美國的太空館大同小異，我們選了一部太空電影，用粵語講述，但可戴上聽具，有英文解釋。

此行最大收穫是看見一格牌子，有老子對太空的觀念，現記于後：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寂兮寥兮，

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

可以為天下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強為之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下面有英文翻譯：

There is a thing confusedly formed,
Born before Heaven and Earth,
Silent and void, It stands alone and does not change,
Goes around and does not weary,
It is capable of being the mother of the world.
I know not its name,
So I style it 'The Way'.
I give it the make shift name of 'The Great'
Being Great, it is further described as receding,
Receding, it is described as far away,
Being far away, it is described as turning back.

Lao-Tse

看來中文比英文簡潔得多，筆者對老子的天文觀，不能不佩服得五體投地。

十二月廿七日

早上到元朗博愛醫院，母親精神比昨天好，雙眼張開時，比較明亮。一位助理用膠杯載水，叫我喂母親飲，至此時方知母親尚能吞水，稍為安心。陪伴母親至十二點半，筆者去醫院餐廳午膳，點了一道老少平安（豆腐蒸魚），加一碟油菜，連雪耳湯和白飯，只售港幣二十六元，合美金三元四角，比起在美國公司餐廳的食物，合胃口多了。餐廳由一些大陸姑娘任廚政，辛勤樸實，令人倍感親切。

午飯後再見母親，我問道：

“今天比較好嗎？”母親點了一下頭，但是不時有痰，可能肺炎尚未痊癒，不過咳嗽時比昨天有力了。

晚飯由四弟宴客，二弟全家到會，加上同父異母的妹妹，今晚兄弟妹全部團聚，可謂難得。席間筆者約了二弟明天六時半在醫院一同探望母親。

十二月廿八日

早上由三弟先帶我們去銀行換錢，跟著遊覽沙田的萬佛寺。兩個兒子看到不同的佛像，覺得非常奇特，拍了不少照片。其中佛像，有不少是印度僧人。

筆者的妻子是基督徒，她亦入境隨俗，買了一札香，分插在幾個大香爐中。又求了一支簽，請一位解簽先生解釋，費用港幣十元，合美金一元三角，十分便宜。解

簽先生問內子要問何事，內子答問筆者之工作。筆者一向不信占卦問卜，但其中一事不能不稱奇，就是說筆者的訟訴今年和解。第一，簽語中提到訟訴的不多，尤其是中國人不喜歡打官司，凡事抱著：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事。還有一個習慣：就是礙於“不好意思”的觀念，所以中國人打官司，可謂萬中得一。但奇怪的是，內子就是求得這支簽，真是巧合。第二，筆者在今年九月中，換了大老板，是一位華人博士，為人公正，另一華人同事 W 博士和筆者稱他為“楊青天”，所以本人的官司便打不成了，被簽語道破，若用“或然率”的數學計算一下，這機會有如中彩票一樣。

解了簽語，妻子付雙倍的費用後，繼續上山看真身佛。晚飯由三弟請客，回到我們小時後居住的九龍城，在一間潮州餐館進膳，這晚又是四兄弟團聚。

廿九日和卅日去廣州，詳情見下回“廣州之遊”。

十二月三十一日

今天是新曆除夕，筆者早上去河邊散步，在一涼庭的廣場上，看見幾位同胞在練太極十八式，看來有如柔軟操，筆者無心學習，于是自己練習功夫。當筆者練旋風腿的時候，其中一位男仕，甚感興趣，要求筆者教他，他很努力地練習，但是跳不起來，筆者建議他先練跳繩，增強彈力。因為時間不早，筆者不能再教，約了他們明天早上再會。

回到旅館，帶家人渡海去香港，坐巴士上太平山頂，沿途經過高樓大廈，皆是富貴人家。以前在此區域，都是英國人居住，最近九七大限將屆，英國人紛紛將房屋出售，賺一大筆，回英國享福去了。不久到達山頂，觀看景色，下山時坐纜車，比較快捷。

我們因為要趕去商店，午餐時買了一些外賣，在附近一小公園用膳。吃完之後，將盒子放回膠袋，投入廢物箱。馬上有兩個漢子，將膠袋檢出，搜索食物。筆者給了他們一些硬幣，其中一個收下，另一個說他只求食物，不接受金錢。妻子提議再買一盒飯菜送給他，他說他已足夠，亦不肯接受，筆者覺得他做人甚有原則。在這個世界上，有多少人會說足夠呢？

後來妻子買一杯可樂給他，加上一些錢，他只是收下飲料，絕對不要金錢，好一條漢子，這世上不要錢的人實在太少了。

買完東西回旅館，筆者一個人去醫院，三弟已在陪伴母親。不久送來晚餐，我和三弟喂了母親幾口稀飯，便離開赴約。晚飯由 S 先生作東，真是太客氣了。

吃過晚飯，筆者約了小舅會面，我們二十年不見，小舅已經認不得我，但他沒有多大改變，舅母亦是別來無恙。他們請我去他們家裡，看見供奉一位長者，原來是他的師傅劉法孟，乃大名鼎鼎的鷹爪翻子門第八代傳人，小舅是第九代傳人。鷹爪拳的始創人是宋朝的岳飛將軍。

現在要稍為介紹劉法孟師傅，他以前是十九路軍的國術總教練，曾經訓練一支大刀隊，令日本鬼子聞名喪膽。他後來去了香港，設館授徒，是香港武術界十大掌門人之一。年老時患了肺積水去世，只有六十多歲，甚為可惜。

小舅本來是名正言順的掌門人，但是香港武風不盛，學武人數很少，小舅多年前將武館結束，在政府部門工作，所以沒有採用“掌門人”這個名銜，不過武術界都知道他是鷹爪的繼承人。筆者要求他傳授幾道散手，他先送我一條腰帶，馬上束上。他在門外教我三路拳法，和鷹爪八把式，并說如果我能熟練，便可在江湖上立足了。教完功夫，小舅和舅母送我回旅館，約明早在公園會面。

一九九三年一月一日

今早去公園練拳，遇見昨天認識的幾位同胞，于是教他們一些基本拳法，并送

了兩本醒獅語集給他們，稍後去見小舅，他正在教授兩個徒弟，叫他們自己練功，他教了我一招穿心腿法，和練鷹爪的基本功夫，面對一棵小樹，用左右手向上下爪。練完功夫，小舅和舅母跟我一道去醫院探望家母。

在火車上，小舅講了幾個故事：他以前在墳場工作，曾經見過鬼魂兩次，說來繪聲繪色。

第一次是他的上司，有一個晚上，看見墳場上有火燒，叫小舅去看個究竟。小舅走向墳場，看見有男女多人，正在圍著煮食，他們用潮州話問小舅：

“你吃嗎？”小舅答不吃。他看見無事，便打算回去，但回頭一望，所有人突然不見了，他知道看見鬼魂，便回報上司，上司問他怕不怕，他答道平生不作虧心事，有何懼哉

第二次是一天凌晨二時，他看見一輛載死屍的車，停在門前，有兩個年青女子下車，走向墳場。小舅跟著她們身後，只見她們愈走愈快，小舅喝道止步，不然要開手電筒，其中的大姊馬上伏在她妹妹身上掩護，請小舅不要開手電筒。小舅問她們為何在深夜行走，姊姊答道：她妹妹遺失一手指和一腳趾，想去找回來，言罷便一同消失。

之後，他講了一段盜墳的故事：有一晚上，他看見一男子在掘新墳，準備偷盜陪葬品。小舅上前阻止，不料那個男子竟然用鐵鎚作武器，加以反抗。小舅是鷹爪派嫡傳弟子，身手了得，立即用一繩索迎敵，一個照面，便將鐵鎚奪去，用繩將那男子束縛。那男子向小舅求饒，請小舅放他一馬，保證以後不再作奸犯科。小舅于是饒他一次，後來他們成爲朋友云。

故事講完，他提起一件痛心的事，就是他以前的徒弟中，有一個不務正業，被他逐出師門。豈料此惡徒在石硤尾村，爲非作歹，此人武功高強，自稱爲石硤尾鷹爪王。所以小舅後來選徒弟非常謹慎。

在此筆者想起我的公司，有些人不努力工作，專門搶別人的功勞，有些明搶，有些暗搶，這些敗類，亦應當被逐出門戶也。

我們轉車到了醫院，家母只認得舅母，不認得小舅，不久他們便離開，去替我買跌打酒。筆者留在醫院，喂母親吃了幾口稀飯，便赴單老師的約會。老師和師母帶我去他們熟識的餐館，他們盛意拳拳，不停替我挾菜，并且堅持付賬，我只好恭敬不如從命，最後臨別依依。

午餐用畢，返回醫院，同房一位高齡八十七的婆婆，有女兒及姪兒等六人探病，他姪兒口才極佳，不停向他姑母拋帽子。我聽見婆婆是大學生，又是白鶴拳高手，昔年曾表演子母刀，文武雙全，可謂巾幗英豪。在此想起兩句詩，就是：

“自古美人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

筆者向婆婆說：待她出院，要拜她爲師祖，學兩道白鶴散手，老人家當場大樂。

今天是新曆元旦，家母的主診醫師不上班，筆者和她緣慳一面，只有在醒獅語集上，題字妙手回春，請一位護士代送主診醫生，以表謝意。不久，三弟帶我的家人來到醫院，三弟稍作逗留，便去護老院，和院方討論出醫院後的安排，由我們增加費用，請護老院特別照顧母親。

晚飯在沙田一間餐館，由筆者回請各人，在座除我家人之外，有三弟和他兒子及女兒，還有 S 先生夫婦幫助照料家母，情如手足，真是我們幾生修到。我姪兒在香港中文大學，筆者托他帶了四本醒獅語集，送給香港中文大學的圖書館，他欣然接受，并謂中文大學有四個學院，各自有圖書館，剛好每個學院一本。席間三嫂由美國來長途電話，祝我們新年快樂，看看手錶，是美國加州凌晨四時。

吃過晚飯，由 S 先生送我們回旅館，小舅和舅母送來跌打酒及膏藥，十分感

激。晚上睡在床上，心想明早便返美國，不知何日才能見到母親，幸好她的病情已經穩定，希望不久便可出院。三弟留至一月七日才回美國，可以繼續照料母親。他走後再託 S 先生夫婦幫助，一切安排妥當，唯望母親早日康復，今次香港之旅，就此結束。

一九九三年一月四日凌晨六時完稿

廣州之遊

梁果行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廿九日，筆者全家遊覽廣州，從香港坐火車出發，直達車票是朋友 S 先生預先替我們買好。因為新年期間，從香港去廣州的人非常擠擁。在廣州火車站下了車，S 先生替我們安排一位司機等候，他送我們去中國大酒店之後，一起在旅館的“食街”進午膳。我的大兒子點了一道蘭花干貝，他說味道鮮美，是他一生已來，最新鮮可口的干貝。

午飯後司機帶我們去越秀公園，參觀了五羊石像。之後便去我自小嚮往的黃花崗，果然氣派雄偉，石座是由很多石碑疊成，每塊石碑都刻了字，是由海外華僑團體捐贈，石座的頂上有一個小型的自由神像。這七十二位烈士，捨身救國，驚天地泣鬼神，精神不死，萬世留芳。筆者經過半百之年，終於有機會面對石座，還了一個心願。記起在公司裡，有一位中國同事和我開玩笑，就是待筆者去世後，要替老夫在美國立一座新黃花崗，用意甚佳，但其他烈士何在呢？

後來參觀了九龍泉，和一間博物館，裡面展覽一些近代文物和照片，有林則徐，孫中山，毛澤東等人；因為時間匆促，我們只是走馬看花。晚飯由司機帶我們去廣州有名的荔灣，我們點了活的魚，干貝，蜆，和蟹，加上豆腐鮮魚湯和蔬菜，在巨艇上進餐，大快朵頤。飯後司機帶我們去看珠江橋夜景，筆者經過一天旅程勞頓，已經昏昏欲睡了，不久回旅店就寢。

次日早上八點半和司機會合，他妻子先去一間茶樓訂了一張桌子，我們到達之後，吃了不少點心，結賬只有人民幣七十多元，合美金十三元。

離開茶樓，司機的太太自己回家，我們去參觀廣州動物園，在動物園外，有一個年青人，手上拿著一客小型銅壺，告訴筆者是古董，勸我購買，筆者不用看便知假貨，不加理會。進了動物園後，看到熊貓，稀有的猴子，各國的名犬。筆者的兩個兒子，最感興趣的是一隻狒狒，當時有兩位管理員，正在喂食物，她們要它打跟斗，先初它很聽話，不斷打跟斗，但那兩位小姐有意作弄它，很久都不給它青菜和蘋果，最後狒狒知道受騙，尖聲發怒，作勢攻擊。那時觀眾都替狒狒不平，管理人終於給狒狒青菜，它才願意再打跟斗。筆者的兩個兒子，看得不願離開。

在此筆者想起本人在公司裡，被幾個洋人欺負，所做的工作，都是他們不願意做的大夜班，和一些頭痛而複雜的科技問題，他們高高在上，等著領功和升級，卻不肯提升本人。如果是他們的人，一年可以連升兩次。筆者的遭遇，不是和那狒狒有些相似嗎？

離開動物園，請司機帶我去廣州圖書館，送了五本醒獅語集，由編輯部接收，這又還了筆者另一個心願。毛澤東紀念館就在隔鄰，但剛好中午休息，沒有機會參觀。

那時一間中學放學，學生回家吃午餐，和筆者小時候，在香港讀中學時一樣。我問司機讀中學是否要考入學試，他說需要，而且要交學費，看來大陸要辦義務教育，尚有一段時間。

跟著司機帶我們去華僑酒店午膳，形式是自助餐，匆匆吃過，便趕去火車站。下車以後，筆者給司機百分之二十的小費，他開始不肯接受，後來被我說服，司機不收小費的，是我第一次看到。這位司機看來三十歲左右，雖然沒有甚麼學歷，亦不是達官貴人，但他待人坦誠，辦事負責，我們萍水相逢，只有短短的一天時光，大家相處十分暢快，我們把他看作朋友，吃飯都是和我們在一起。比起筆者在公司認識多年的兩位洋人博士，他們曾經是本人的上司，高官厚祿，但我們相處，彼此猩猩作態，笑裡藏刀，真是無聊透了。職業無分貴賤，本人寧願和那司機做朋友。

在火車回程中，買了不少土產送親友，走來走去，時間過得很快，不久便回到九龍了。



多倫多輝社同學歡宴林英豪校長

雷仲宏

自一九九二年七月初輝社同學集於多倫多慶祝離校卅五年紀念後，本地同學聯絡機會多了。大家相約聚舊。剛巧林英豪校長退休後，最近定居於本市北部。於是決定在年尾聚餐，一方面是為他洗塵，另一方面是慶祝聖誕及新年。最初約定於十二月十一日在敘福樓見面的。詎料天公不造美，突然來了一個十餘年來最大的暴風雪，交通停頓。我們祇得改期在三十日相聚。當天參加歡宴林校長及師母同學是梁鑑源，李宗辰，何其俊，雷仲宏，趙榮光（前任本社社長）夫婦，麥少嫻及夫婿郭文強（前任銳社社長），潘福輝，倪福年。大家都在七時左右到達敘福樓，不久即開席。我們一面吃，一面傾談。林校長精神奕奕，健談一如往昔。談話內容真是包羅萬有：本社會務，回味七月聚會時情況，本月初雪暴中劇雪的苦況，同學及師長現狀，新聞評論。最有趣的是比較一下，誰是大戶人家。結果發現同學們中，既有專業人才，也有成功的商家，可說全是大戶，亦不枉母校的栽培了。席中有山瑞煲，似乎不是我們年紀的人之食料，校長以為小吃無妨，並“身先士卒”而試吃，於是各人也食了。大家高談闊論，正是快活不知時日過，轉眼已是九時多了。幸得校長舉杯向各人致意新年快樂，同學才醒悟到，已是聚會結束的時候了。在未離開前，當然要拍照留念。最後大家互祝新年快樂而告別。多倫多的同學分散各處，各自忙於工作及事業，這實在是很有意義的聚會。



多倫多同學設宴
歡宴林英豪校長
移民遷居此地



多倫多大會席上
劉輝會長夫婦
張亦文老師



多倫多同學：
何其俊，梁鑑源，
雷仲宏，李宗辰，
潘福輝

流月去無聲

—— 遂業 (紐約)

擺在我們眼前是一排過去二十多塊香噴噴、熱熱的鹹餅乾，那一粒粒的鹽晶閃閃地圍着那些英文字母在跳舞。我們三、四、五、六歲的四姐弟儘是瞪着眼在旁看，真不信母親能烘出和那美麗包裝的西洋餅乾一模一樣的餅乾，整個下午我們親眼看到母親把麵粉搓好壓成，放進用鐵罐弄成的焙爐，然後用柴把火點起來仔細地控制溫度。其後整整的數天，我們四姐弟都是興奮得不得了，星期日父親從城裏回家時，由三歲的弟弟到姐姐四人都在向他重述這實驗成功的過程——這是四十多年前的事，在我們姐弟有機會同聚一起時還津津樂道。

做實驗的地方是近雲南省昆明市的一箇小鄉村，那時正是日本軍閥侵華的高峰，我父母從南京隨着做事的機構逃難遷走到這中國的西南邊省。即如昆明仍常受日本飛機轟炸，人們常要躲避警報。父母帶着我們四個稚童實在吃不消，只好讓母親和我們在離昆明二、三十里外的一小鄉村中居住，這樣避去了「跑警報」之苦。後來美國駐夏威夷珍珠港的海軍艦隊被日本炸沉大半，美國迫而向日本宣戰。美國空軍在印支邊境設基地。在美軍的空軍將領陳納德率領下的飛虎隊，把常襲昆明的日本空軍一舉消滅，免去了百多萬人躲避警報的心身恐嚇。半個世紀後父母一輩的友朋談起這事，對陳納德將軍的輝煌業績仍是衷心的表揚。年幼的我們對這些一無所知，姐弟們記憶中儘是田野的生活。我學爬樹，太小不成，只好成田邊拾去收成時遺漏下的蠶豆。跟隨年紀稍大的村童去鄰近的果園偷摘石榴，我回來後他們分給最小的四弟，他很小心地分了，然後將一粒粒的金色小晶擺在桌上欣賞，稍大的三弟便教他怎樣把這些晶粒排

成不同的圖案和陣式，兩人哈哈的笑聲久久不絕，令我和姐姐深覺不負一行。後來果園的農夫受不了我們的騷擾，打鑼鼓來警戒，第一次便把我叮得連父親的「士的」(西洋拐杖)也掉了，母親知道後一番申斥，我們姐弟兩人再也不敢去了。但三、四弟的石榴却是供給無缺，原來是果園主人的贈送。

一天母親叫我隨姐姐去上學，這是第一次見到了和我一樣大小的人們可真快樂得很。在這村塾中我最怕的是去廁所，廁所和課室分開，得跑一段路，然後爬一段高高的樓梯方能大小解，向下望去盡是黃黑一片伴上無數的大頭蒼蠅，那深濃的異味更是不在話下。個人一生大小便的快捷和這早期的訓練很有關係。

在鄉村住了不知多久我們搬進昆明市內居住，城市的生活可真不同，美麗的甜品、各類新奇的玩具、人來人往的街道、大大的西洋巴士，各色各樣的招牌字號和書本上的字相對辯論真是有趣的事。比過新年還要熱鬧是有一天在街上到處有人在大叫大嚷的說：「日本無條件投降」，隨着便是不斷的鞭炮聲響久久的延續下去。那天晚上母親煮了很多道菜，一家六人吃得真是開心。之後不久父母便常在討論復員要到廣州去的一切。要減少行李的負擔，母親和我們四姐弟把每天把不同的東西帶去街市安排賣給人們，大姐負責收錢，一天不知為什麼她不在，我負責收管錢銀，可真高興得很，把錢收了一會兒後便溜到附近的糖果店買了一大堆平日只能看的食品回家分給弟弟們吃，母親却不吃，回家後才知道此舉令她非常生氣。

從雲南到廣州我們家坐的是改裝的美國軍用貨車，一行八架聯行。綿綿無盡的雲貴高原的山，下了又上，上了又下，公路像螺旋一樣換了一個又是一個。沿路上不知母親是怎樣安排，我們一家總無饑渴之苦。好不容易進了廣西境，我們改沿水路而下不數天便到了廣州，船泊岸後，第一個印象便是聽不懂當地人的言語，幸好我們四人盡自互相交談無所慮也。對母親

來說這是重來之地，欣喜之情不在話下。父親工作的機關很快的安排了居住宿舍，往後便隨母親註冊進入學校，二、三、四年級一下便過去，四年級學期結束，不知怎麼同學們紛紛購買紀念冊找先生簽名留字，我也效尤，只知各人會從此分散。我們一家亦于一天晚上乘船去香港，晨早五時多，我一人先醒來，香港島的燈光靜靜地在到處閃耀，啊！這是多麼美麗的地方！在香港一兩星期後我便隨父親回廣州，留下母親和三個兒女在香港。那星期我一人在家沒人管好不快活，只是鄰近的朋友搬走的愈多而穿軍服和傷殘的軍人也愈來愈多的在街上行走和在市郊駐營。

九月快開學了，父親帶我到香港和母親相會，住的是兩房比廣州的小，方覺時勢有點不妙。其後兩星期我們四人隨着母親沿着香港的堅道，問遍所有的學校，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一叫「港僑中學」的學校下午班，把我們四姐弟全收下來。才見母親緊張多天的心情放鬆下來。「寸金尺土」和「冷暖人情」這兩句成語是八歲的我首次體會的經驗，算是真正領悟到母親對任何困難環境都能勇敢的面對和解決。

我母親姓周名棟芳，是廣東開平赤坎村人，她的祖父早年遠渡重洋到美國謀生，積蓄有成，回到中國把兒子送到北京大學受教育，因此當母親在民國元年出生長大，她的父親沒有受到「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思想影響，把她送到廣州升中學，畢業後再鼓勵她進修裁剪和服裝設計的專業學校。其後她隨父親到南京居住和做事，在那兒她認識了暨南大學的高材生盧朗天先生相戀而結婚，那時代日本軍閥明目張胆的向中國國土進侵，加上國內共產黨和國民黨的不和實在無法抵抗日軍的侵襲，由於父親工作機關的早早遷徙，他倆幸免了日軍在南京的大屠殺。我們四姐弟是在這朝不保夕的環境下長大。整個抗戰八年直接受戰禍而去世的中國人估計約在一千萬人左右，間接因饑寒交迫而去世的人更不勝計了！

復員後國民政府高級官員在大貪大

污，百物高漲，金融崩潰，共產黨起而替之。中等收入的小市民們為怕政權的苛求紛紛逃散。香港彈丸之地人口驟增，加上那時英人統治仍是沿用十九世紀的殖民政策，實在不易生存下去，很多大陸人士回流，我的父母選擇了在香港奮鬥生存下去，在極端困境下仍以我們四人的教育為重。

我中學畢業後進入大學不易，父執輩中很偶然交上了一位美國工商業人士，他替我向美領事館担保而得以來美攻讀大學，我坐的是貨船往日本去三藩市，航行了二十八天才到！接着便是乘長途巴士三天三夜才到田納西州，學校是年分四季制，學費免付，我交了膳宿費後便只剩了一百美元，這便是在北美生活的開始。年年半工半讀沒人管自由自在，九年後和密友小鳳回港結婚，那時正是國內文化大革命的高峰，父母深以政局不定而憂，加上我們四個兒女都在美加，倆老便毅然的離開住了二十多年的香港而移居到加拿大來。

母親不諳英、法語，在滿地可、渥太華兩城居住深感困難，特別是出入找街道和房寓，幸好父親英、法語都才稍識陌生之苦。後來我們搬到多倫多，那時華人數目已開始漸增且華僑多以台山方言交談，母親聽來倍覺親切。一個很偶然的機會，她在市政府的廣場上認出一位在散步的老人，她往前相問這八十多歲的老翁，是「端澄叔嗎？」原來真是她相隔三十多年沒見的堂叔父，欣喜之情無以形容。慢慢的因此母親和她兒時鄉間長大的表兄弟姐妹聯絡起來。多年她在加的生活又見活躍起來，我們也因這關係見聞了世紀初期，從中國來加拿大謀生的華僑親歷奮鬥史和在白種人種種歧視下的感受！

慢慢地我們四姐弟一家一家的有了新一代，母親一家一家的在跑在幫忙照顧新出生的嬰兒，她從加拿大隻身到蘇格蘭後又到三藩市，幫得最大忙的還是在加拿大的我們姐弟兩家。我的兒女在北美出世長大對華語根本沒有學習的機會，但我兒子

的廣東話至今仍能對答如流，實是祖母循循善誘之功。小孩們選擇食品各有不同，母親透過她的仔細觀察加上她獨自創新出來的食品，真是投每一孫兒女之所好。

間中母親愛看電視轉播的冰曲棍球競賽，二十多年來她對有名的球隊和球員都能熟記，和同道的年青人津津道來，聽者和說者都大覺其樂。父親和我都不喜歡看電視球賽，對此深為讚嘆。因為對一個不懂英語而能從電視轉播上知道和認識冰棍球賽，要知道二、三十隊的職業球隊和數以百計的球員實非易事。而我母親能領悟這中的樂趣真的不易，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母親的人生觀——愛好敏捷的決定和動作及有不斷的公平競爭。

六九年在例行的血液分析中母親被醫生發現患有慢性腎炎，這種病難治，母親對病理不大懂，但知道食物調節可防止病況的惡化。二十多年來小心自己的吃嗎，加上父親在旁的看顧，直至九二年九月十七日才不治而逝，享年八十。

要紀述數十年來母親對我們子女和兒孫的愛護和照顧事蹟實不勝數，她就像月亮一樣，靜靜地照在江上的流水，不論浪濤洶湧或是水平如鏡，叫人航行其上總有依靠和信心的向着目標而去。人在世上生命總有完結的一天，傳統下來的華夏精神是叫我們生活中立德、立功和立言。在平日的生活中母親接觸的圈子不大，但她對我們姐弟四人和兒孫九八却留下無數有意義的德行和榜樣。二十世紀的文化是科學和技術的突破，億萬的人們因而得福的是不在少數。另一方面却帶來了生活上的緊迫和對物質的拼命追求，往往忽略了家庭和對下一代德行的培養。我寫此文的目的是要追記亡母，亦想藉此喚醒我們中年一代對年青一輩德行的培養和愛護責任。得這樣才叫二十一世紀的人們有更美好的生活世界。●

相觸
日日見車過
晚晚問卿安
時時彼此勉
處處探幽勝
千里春風思
遙祝生日樂
不讓鬢華欺
南來共揚志

--- 給少鳳
遂棠

九三.八.十七.

編後話

"有無攞錯，去年方出一刊，今年又出?" 很多同學在問我，不錯，輝社連發兩炮，在同學會中，不是絕後，也算空前了。自去年多倫多大會後，便收到馮津兄寄來大作"衝擊"，跟著梁鑑源兄，雷仲宏兄告知大會盈餘，撥二千二百元，要交給我保管，我生平最怕管錢，有了這筆"巨款"，當時就有再出一刊，以補前刊不足之意，後又得幾位同學贊同，於是草草寫下一通知，寄給各地同學。

此次反應比去年還熱烈，很多前兩次的"滄海遺珠"也投稿了，內中不乏情意親切，動人肺腑的好文章，我特別多謝多倫多的雷仲宏兄和紐約的梁果行兄，大力幫忙搜集資料，充實此增刊的內容，楊寵健兄設計封面，並插圖於"逆子"，"骨肉情"，"煙雨迷濛中的魁北克"，"金色的獎章，金色的年華"等文章內。何汝顯兄幫忙整理照片，翁希傑兄嫂美化此刊，梁鑑源兄重新沖晒照片並為此增刊籌得基金，尤其是胡露施同學報效最艱巨的工作 --- 中文植字。

你們發現，此增刊內容豐富精彩，不遜前刊，都是各投稿者用最真摯的感情，最熾熱的筆鋒寫出心中的話語，我們不敢自誇，我社國文修養比別社好，但這果斷犯難，真誠相處的精神，是聊以令我們自豪的。





何其俊夫婦



馮津牧師合府



何應龍和香港電視紅星黎美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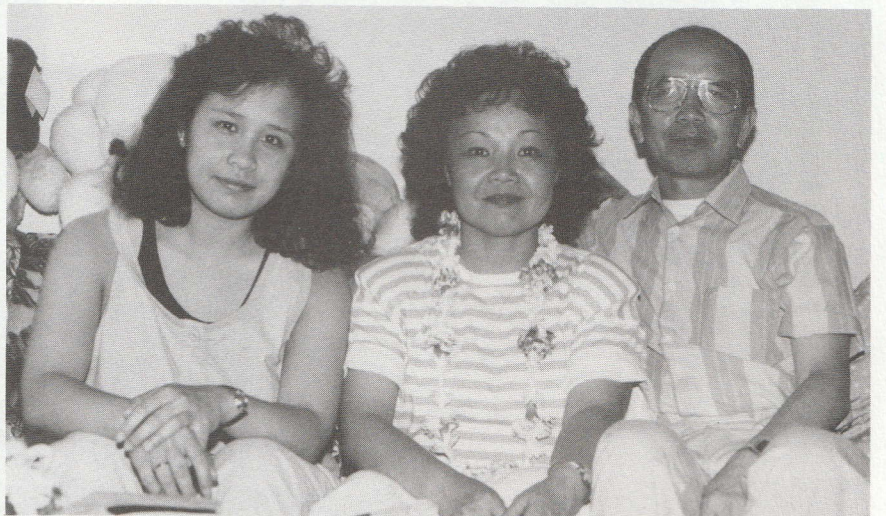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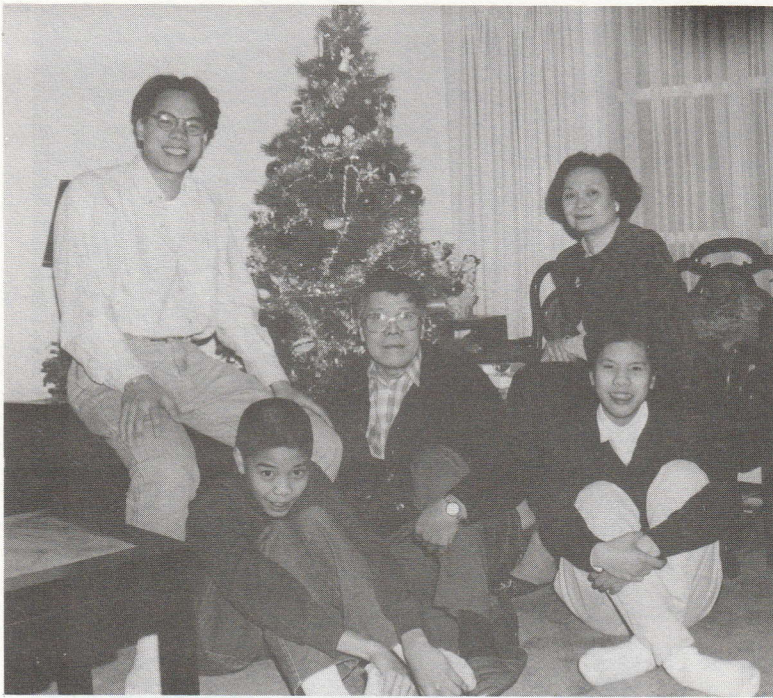
李雅倫夫婦



趙榮光

潘福輝夫婦和千金





梁鑑源一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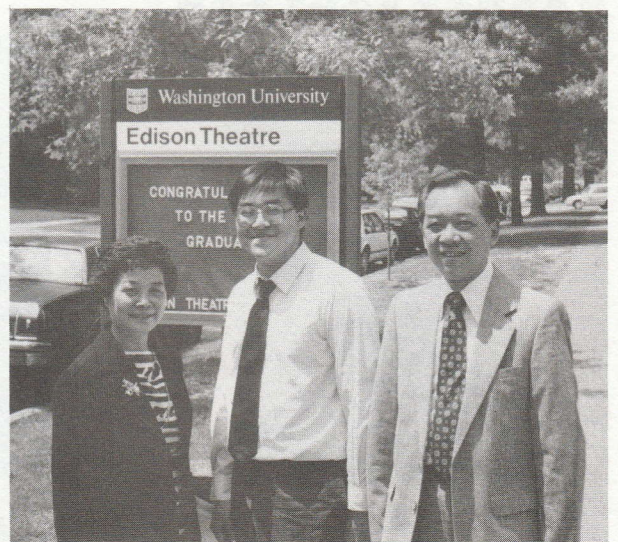
在澳洲的陳賢勵夫婦



麥少嫻和夫婿
郭文強(銳社)



李澤洲夫婦比利時旅行



鄺萬霖,梅心清(銳社)
和公子金泉



何汝顯, 胡露施, 龔懷京成都重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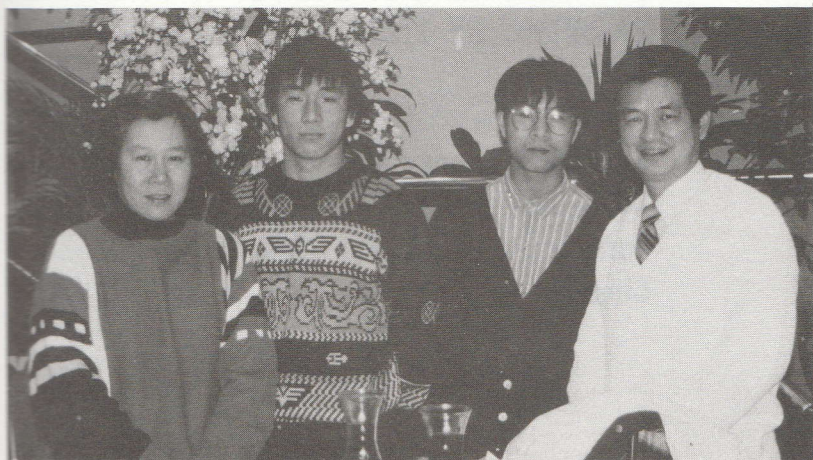
香港同學林龍鈞, 趙榮光,
潘乃熙, 王忠樞, 蕭文波
歡宴鄭國輝



陳兆銘夫婦



李宗辰和大會女主人
李佐明夫人, 梁鑑源夫人



余鴻瑞一家